



拉丁语言文化研究

Journal of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第三辑

2015 年 6 月

特别感谢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主编：麦克雷

编务：李婧 张明明

电子邮件：latinitassinica@163.com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100089

《拉丁语言文化研究》版权归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所有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LATINITAS SINICA

工作计划：

1. 拉丁语言文化教学；
2. 拉丁语言文化研究；
3. 拉丁语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对藏在欧洲的拉丁语汉学文献的翻译与研究）；
4. 拉丁语言文化在中国研究（对明清以来从拉丁语译成中文的历史文化著作的研究）；
5. 社会服务，推进拉丁文化在中国的认知；
6. 编辑发表“拉丁语言文化研究”辑刊。

LATINITAS SINICA

is a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Latin Language in China by

Supporting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Latin Language in China;

Promoting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field of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ing the area of Latin Sinology;

Researching the area of Early Latin t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fering to Chinese society various services related to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ng a reference for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terested in Latin Language in
China;

Publishing a “Journal of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成员/Members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赵刚教授 (Prof. Zhao Gang)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教授 (Prof. Zhang Xiping)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麦克雷教授 (Prof. Michele Ferrero)
成员：	罗莹博士 (Dr. Luo Ying)
成员：	张明明博士 (Dr. Zhang Mingming)

顾问/Advisers

杜大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彭小瑜教授 (北京大学)
雷立柏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刘小枫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黄洋教授 (复旦大学)
康士林教授 (北京大学)
Prof. Miran Sajovic (Rome Salesian University)

朋友和支持者/Friends and supporters

穆启乐 (北京大学)
李永毅 (重庆大学)
梅谦立 (中山大学哲学系)
魏明德 (复旦大学)
Prof. Roberto Spataro (Rome Salesian University)
Prof. Manlio Sodi (Rome Salesian University)
Liceo Classico Silvio Pellico, Cuneo, Italy
Liceo Classico Valsalice, Torino, Italia
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Cultura Classica-Delegazione di Torino

目录

前言

Leopold Leeb (雷立柏) 出版成果…………… (7)

拉丁文苑 (拉中对刊)

罗马书第八章…………… (16)

拉丁汉学

关于殷铎泽的首部《论语》印刷译本……S. Benedetti 白思凡 (王众华等译) (30)

从 'Dē Adami Schall Historicā Nārrātiōne' 中提取……David Morgan (李婧译) (56)

波塞维诺《丛书选编》(1593) 中的中国……………麦克雷 (陆杏翻译) (66)

从西方人的视角看清代社会生活中的礼仪文化……………李 真 (84)

拉丁西学

燃烧吧, 宝贝——罗马城与罗马帝王尼禄……………A. Wesolowski (靳夏楠译) (97)

拉丁文化在中国

拉丁语成语和汉语成语……………雷立柏 (105)

中国诗歌的拉丁语翻译……………Massimo Scorsone (113)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大事记 (2014-2015)…………… (132)

前言

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雷立柏

他说他的书本都像他的孩子们。好吧，他这样肯定不符合独生子女政策。

雷立柏(Leopold Leeb)于 1967 年出生于奥地利，母语为德语。1985 年高中毕业，同年入学圣加布里埃尔学院（Hochschule St. Gabriel，位于 Moedling 学习哲学、宗教学和基督教神学。1988 至 1991 年，在台湾台北辅仁大学语言中心和哲学系学习。

1995 年来中国大陆。1999 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2004 年以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著作有《张衡科学与宗教》、《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和《基督宗教知识辞典》等。他主要从事宗教学、哲学、古典语文学等领域的研究，精通德语、英语、汉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

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古代西方文明的书，下面列出了一些他最近的出版物：

1. 古典语言教学类

《简明拉丁语教程》，雷立柏编，商务印书馆，2010 年，ISBN 978-7-100-05888-9。这部小教程简明扼要地介绍拉丁语的语法并提供很多例句。课文的内容从简单的句子开始，逐渐走向比较复杂的句型。本书前头罗列种种语法表，附录有一个小词典，是初学者和自学者的最好工具书。

《拉丁语桥》，雷立柏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年，ISBN 978-7-5068-3045-4。这是第一部从比较修辞学的角度分析拉丁语及汉语表达方式的共同点，同时也是一本拉、英、汉三语并列的主题分类词典，内容分“世界和大自然”、“空间和时间”、“身体及其象征意义”、“身体的状态”、“生活条件”、“团体生活”、“物质文明”、“精神文化”、“人的心灵”。附录有拉丁语语法表和小拉汉词典。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美]韦洛克著，张卜天译，雷立柏审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ISBN 978-7-5062-9310-5。美国最著名的拉丁语教材终于能面向中国读者！书前有序“拉丁语在中国”。

《孔子教拉丁语》，雷立柏著，即将出，ISBN 。这部拉丁语语法教程使用《论语》、《大学》、《中庸》等传统文献的拉丁语译本来解释语法，使学生对拉丁语产

生亲切感。

《拉丁语入门教程 I》，（语法篇），雷立柏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ISBN 978-7-5502- 2701-9。详细说明拉丁语语法，包括很多拉丁例句。

《拉丁语入门教程 II》，（文献篇），雷立柏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ISBN 978-7-5502-2702-6。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料，从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到《英国大宪章》和《马可·波罗游记》。所有的文献都有英语译文，帮助自学。

《古希腊语入门教程》，雷立柏著，2014 年，ISBN 9787550231764 。包括语法说明、课文、小词典（500 个最基本的单词）；希腊字体和符号很清楚。

《希伯来文〈圣经〉语法教程》，萧俊良著，雷立柏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ISBN 978-7- 5617-5567-9。详细说明古希伯来语的种种语法现象，附有小型希汉词典。

2. 词典类

《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雷立柏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年，ISBN 978-7-5100-3172-4。这是 21 世纪中国首部综合性拉丁语汉语词典，语文为主，兼顾百科，收录常用拉丁词汇 15000 余条，释义准确，条目编排清晰醒目，便于读者查询。

《拉丁语语法速记表、拉丁语基本词汇手册》，雷立柏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语法速记表包含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的种种变化形式，一目了然，是学习拉丁语良好帮手。基本词汇手册（拉-汉-英）包含 2000 个最核心的拉丁语单词，还有分类词汇，包括日常用语、成语、各种领域的重要单词和对话用的语句。

《拉丁语英语汉语词典》，雷立柏编，约 300 万字，即将出。第一部三语拉丁语词典，提供详细的解释，例句和拉丁语同义词，是学习拉丁语的必备工具书，弥补了多年以来的学术空白。

《拉丁成语辞典》，雷立柏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ISBN 7-80123-797-8。含 3000 条来自哲学、法学、文学、神学等领域的拉丁成语，是西方古典传统的缩影。拉丁成语有英、汉语翻译，来自《圣经·新约》的格言使用“四语并列”的方式：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汉语。不了解拉丁成语就无法全面欣赏西方的精神世界。附加有索引。

《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雷立柏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ISBN 978-7-80254-025-5。拉丁语法律格言囊括 2500 年的罗马法律传统，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法学的精髓和精华。本辞典提供 2000 多条拉丁语格言或定义，加上英语、德语、汉语的翻译，附加有这些格言的分类索引。

《古希腊罗马及教父时期著名名言辞典》，雷立柏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ISBN 978-7-80123-921-1。从荷马的名言一直到奥古斯丁和西班牙学者伊西多尔的格言——这部文学工具书提供许多古代作者的名言以及多语的翻译：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汉语。部分来自《旧约》的格言有古希伯来语原文！附录 270-311 页含学习古代语言的有力工具：拉丁语-汉语词汇表，古希腊语-汉语词汇表以及拉丁语、古希腊语的语法表。

《汉语神学术语辞典》，雷立柏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ISBN 978-7-80123-840-5。提供很多基督宗教神学术语、格言和定义，都有英语及汉语的标准翻译，又有汉拉索引。附录“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根据意大利人利类思 1650 年代翻译《神学大全》。17 世纪的译者已经创造了一套很完备的哲学术语和神学术语，在中国翻译史上揭开新的一页，提供独特的资料。

《基督宗教知识辞典》，雷立柏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ISBN 7-80123-538-X。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圣经概念辞典”分析近 100 个概念在《圣经》思想中的意义；这些核心概念是神学的基础，而本辞典提供它们的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汉语、日语、韩国语、越南语的翻译，重视东方圣经研究。第二，“宗教批评学辞典”梳理很多棘手的观点和历史现象，比如“无神论”、“世俗化”、“神正论”、“十字军”、同时也分析曾批评信仰人物的思想，比如伏尔泰、罗素等。第三，“教宗小辞典”从第一个罗马主教彼得（伯多禄）开始介绍每一个教宗（教皇）的生平和行动，一直到 20 世纪末，算为开拓性的工具书，勾勒出教宗们在欧洲文化史中的影响和地位。

3. 文化比较类

《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著，周伟驰译，雷立柏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ISBN 780149717-1。在 20 世纪的中国学者当中，吴经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贡献，这是他的自传。吴氏是一位法学家，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很深，想结合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西方的宗教和东方的儒释道传统，要真正“超越东、西方”，

提出独到的看法,认为信仰才是跨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能够结合古代和现代、严格的法律精神和慈祥的博爱。面临“文化选择”的人深受启发。

《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雷立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ISBN 7-80149-716-3。如果没有基督宗教,人类是否能从古代的种种局限性走出来?无论是在宇宙论、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社会概念或宗教信仰方面,基督宗教很彻底地改变了古代人的世界,也涉及古代中国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之间的一些相通之处。

《画说经典·西方学者眼中的中西文化》漫画系列(共10册,每册约100页,50幅画,全价98元),雷立柏画、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ISBN 978-7-5068-3017-1。

《画说经典之一: 嫫娥、安提戈涅与苏撒纳》比较三个在不同文化传统中面临死亡的妇女: 中国的嫫娥, 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和犹太妇女苏撒纳。

《画说经典之二: 刘备、奥德修斯与摩西》比较三个英雄和领导者的命运: 中国的刘备, 古希腊的奥德修斯和《旧约》中的摩西。

《画说经典之三: 孔子与马可·奥勒留》从哲学的角度看孔子和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 即斯多亚思想的代表人物。

《画说经典之四: 皇帝与恺撒》比较古罗马的政治领袖恺撒和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的经历。

《画说经典之五: 屈原与科学的突破》谈论科学思想与宗教的关系。

《画说经典之六: 先知灵感与〈猫城记〉》分析老舍的名著与基督信仰的关系。

《画说经典之七: 圣经故事——从夏娃到女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说《圣经》的思想。

《画说经典之八: 简明思想史——从柏拉图到鲁迅》是一部西方哲学思想史。

《画说经典之九: 超越东西方的心灵家园》介绍与基督信仰有关系的问题。

《画说经典之十: 西方人看汉字的奥妙》揭晓汉字深层意义, 从基督信仰来解释汉字的结构。

4. 历史类

《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雷立柏编,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13年,ISBN 978-7-80254-760-5。包含对3000多重要人名、地名、组织的解释。内容涉及天

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的核心人物及传教士、文化机构、学校、慈善机构、印书馆、期刊、名著、差会、修会、修女会组织，也有 100 多插图，附录有汉英索引。

《基督在华传教史》，[美]赖德烈著，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 2009 年，ISBN 978-962-8911-26-4。是中国基督宗教史方面的经典著作，国内外的学者经常引用其内容资料及观点，多年以来主导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教会的理解。这权威性的巨著（汉译版 712 页）背后有严谨的研究和许多文献资料，能解释天主教、新教在华的发展方向。

《演变中的永恒》，[美]贝万斯、施罗德著，孙怀亮、雷立柏等译，道风书社，2011 年，ISBN 978-962-8911-75-2。本书精确掌握了宣教运动所具有的‘应变’与‘不变’要素，从第一到第二十一世纪说明教会的发展，深具启发性。

《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 年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宗教》，雷立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ISBN 7-80149-415-6。该书介绍 20 世纪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对基督信仰的看法及研究。

《古代教会史》，[德]毕尔麦尔著，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ISBN 978-7-80254-105-4。此书曾译许多语言，从客观的、同情教会的角度来叙述早期教会发展、社会地位、大公会议、拉丁、希腊教父思想、礼节和风俗以及学术传统。附录有索引。

《中世纪教会史》，[德]毕尔麦尔著，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ISBN 978-7-80254-260-0。欧洲中世纪在很多方面是从古代走向近现代的漫长过程，包括教育制度的进步、知识传播的改变、封建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法学的兴起、神学思想和研究、民众信仰和中世纪习俗。

《近代教会史》，[德]毕尔麦尔著，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年，ISBN 978-7-80254-405-5，详细介绍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和宗教改革的过程、天主教在 16 世纪的改革运动、17 和 18 世纪的神学、近代的传教运动以及 20 世纪的新环境，即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近代和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各国的情况，包括教会在美洲、亚洲和阿斐利加各国的处境。

5. 文学、哲学类

《西方经典英汉提要》，

就早期的来龙去脉而言，欧洲文化的根源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波斯地区，因此“西方文化”和“西方经典”是一个有争论的概念。然而从文学和思想来看，古希腊的传统在人类思想史上形成了一种很关键的新开端。因此，本系列从荷马开始梳理欧洲经典的悠久传统，其目标是提供关于一些重要著作及其作者的基本知识。当然，仅仅轮廓性地描述一部经典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还要鉴定每一部经典在文学史及思想史上的位置和影响，又要提供一些分析和解释以及关于该著作的研究书目。不过，这一切都超出本系列的范围。

欧洲文化以及西方思想史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人们应该研究每一个时代的作者以及前后著作之间的关联。一种比较全面的角度也应该注意到不同的知识领域，因为一些作者可能通过诗歌表达一些哲学理念或他们结合神话与历史。因此，文学、历史、哲学、法律和宗教在很多古代经典中是分不开的。比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谈论历史、伦理、政治、神话学、宗教信仰以及解释学的问题。

本系列分为五卷：《古希腊罗马 100 部经典》（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 150 年）、《古代晚期 100 部经典》（公元 150 年到 650 年）、《中世纪 100 部经典》（650 年到 1450 年）、《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 100 部经典》（1450-1750 年）、《近现代 100 部经典》（1750 年到 1950 年）。每一卷都可以充当一部独立的文集，因此在每一卷附加索引，其中罗列作者、著作和重要概念的原名、英语及汉语的翻译。本系列的经典主要属于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和宗教学的领域，但也包括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选择经典时我们优先收录那些形成比较完整叙事的著作，因此残片式的著作、“诗歌集”、“信集”和“讲演集”类型的著作比较少。一些重要的作者在正文中被忽略，但在索引中仍然有关于他们的基本资料。因为本系列特别注重经典的原文，在汉语的叙述中仍然使用 ABC 写出西文的人名、地名和书名。“关于专名，除有惯译者外，一般均不译成汉语对音。因为单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 Achilleus 就有阿喀琉斯、阿基琉斯、阿戏贤等许多译名，难定取舍，所以都不采用，一概使用原文。”（参见《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 年，前言）。西文专名的汉译能在索引中查获。

《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一》，至今保存其著作的最早希腊诗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750 年。在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文学走向一个令人敬仰的高峰，并且希腊

人的文字、文献和思想已开始传到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区。亚历山大(Alexandros)的征服也是希腊化时期的开端，而那个时期的学者重新编写、分析和解释早期的著作。罗马人的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受了希腊文献的熏陶和启迪。很多古罗马思想家曾经去了希腊留学并精通希腊语。西塞罗(Cicero)谈论古希腊的演说家和哲学派，而维吉尔(Vergilius)从一个新的角度发挥荷马(Homeros)的著作，这就说明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古希腊文学的“古典时期”(约公元前 480 年到公元前 330 年)不长，拉丁文学的“黄金时期”(约公元前 100 年到公元 20 年)也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在奥古斯都(Augustus)皇帝去世后，希腊和罗马的作者继续创造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在西方文学、思想和艺术史上最影响的经典可能是《圣经》，而其中的《新约》部分成书于 1 世纪下半叶。因此我们可以说大约在公元 150 年西方文学、历史学、哲学和宗教学上的奠基性经典都定形了，而一切后来的创作、历史记载与哲学探讨都建立在这些经典的基础之上。

(古希腊罗马经典 100 部)，雷立柏著，世界图书公司，2010 年，ISBN 978-7-5100-1155-9。提供一百个古希腊罗马的名著的内容提要，从公元前 800 年(荷马)到公元 150 年。100 部经典的内容提要是英语-汉语并列的。附录的索引并列 4 种语言(拉丁、希腊、英、汉语)。

《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二》，大约于公元 150 年罗马帝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开始走向衰弱，而文化上的转型也带来了文学上的种种改变，尤其是向宗教哲学的发展趋势。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形的思想家，他们利用希腊哲学来说明基督信仰的合理性。这些“护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他，甚至攻击他，而这种张力催促了很多作者去思考和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和思想的真实贡献。这些基督教学者中最有权威性的人物被称为“教父”，而因为古代晚期最杰出的著作来自教父们的创造力，整个时代也被称为“教父时期”或“教父的时代”。早期教父的著作大多是希腊文写的，但一些翻译者和学者在 3、4 世纪开始创造具有深远影响的拉丁语文献，其中最著名经典来自 Augustinus 的手。在古代晚期也出现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想尽可能完整地保存前的人的种种成就或编写了教科书来传授最核心的宗教知识和世俗学科，这样他们在很多方面准备了中世纪文学的新时代。

（古代晚期经典 100 部），雷立柏著，世图，2010 年，ISBN 978-7-5100-2068-1。古代晚期（公元 150 年到 650 年）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奥古斯丁、本笃等人的思想和著作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中世纪、近代以及现代作者。附录的索引提供很多关于古代及古代晚期人名地名书名资料。

《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三》，（中世纪经典 100 部），雷立柏著，世图，2010 年，ISBN 978-7-5100-2718-5。欧洲中世纪不是“黑暗的时代”，本书介绍 100 部中世纪经典，包括《尼伯龙根歌》、《英国大宪章》、骑士文学、以及托马斯·阿奎那、但丁、薄加丘等人的名著，这样从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和法学的角度叙述那个“被忽略的时期”在思想上的迈进。

《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四》，（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时期 100 部），雷立柏著，世图，2012 年，ISBN 978-7-5100-4864-7。本卷的著作跨越从 1450 年到 1750 年的时期，即意大利文艺复兴向北欧洲传播的过程、法国古典文学、笛卡儿和牛顿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到伏尔泰的早期著作。

《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五》，（1750 年至 1950 年 100 部），雷立柏著，即将出；ISBN 。法国革命时代和 19 世纪的人都追求科学知识，但同时德国的唯心主义和浪漫运动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和人生的目标。19、20 世纪的文学著作也反映时代的哲学思潮和科学发现。

《基督宗教伦理学》（上下两卷），[德]白舍客著，静也译，雷立柏译、校，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ISBN 978-7-5617-77512。这部巨著（上下卷共 1400 页）是基督宗教伦理学的一个小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伦理哲学、道德规律、良心和道德规律的约束性、宗教伦理的理论以及医学伦理、家庭与婚姻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与经济伦理、大众媒体、环保伦理，以德国人严谨学风梳理一切问题，深入浅出地论述了种种观点。

《基督教导论》，[德]拉辛格著，静也译，雷立柏校，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 ISBN 978-7-5426-193-5。这部名著介绍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并反省人类在现代社会所面对的困境。

《基督宗教社会学》，[德]何夫内尔著，宁玉译、雷立柏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ISBN 978-7-5617-7716-9。本书全面介绍基督信仰所包含的社会伦理，即家庭伦理、工作伦理和社会生活参与的种种问题。

《企业家的经济作用和社会责任》，[德]魏尔汉著，雷立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ISBN 978-7-5617-8211-8。

如果您想自学拉丁语或古希腊语，请网上搜索“学术超星雷立柏”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教学视频！

拉丁文苑（拉中对刊）

罗马书第八章

希腊语，拉丁语，英文，中文翻译

（麦克雷编）

《罗马书》（希腊：ΠΡΟΣ ΡΩΜΑΙΟΥΣ；又译罗马人书，全称保罗达(致)罗马人(罗马城基督徒)书(信)，简称罗），是由使徒保罗写给当时在罗马的教会的一封信。

内容集合他对基督教信仰，尤其在罪及救恩等问题的独特见解，对后世的基督教神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这里我编辑《罗马书》第八章：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中文

Οὐδὲν ἄρα νῦν κατάκριμα τοῖς ἐν Χριστῷ Ἰησοῦ.

² ὁ γὰρ νόμος τοῦ πνεύματος τῆς ζωῆς ἐν Χριστῷ Ἰησοῦ ἠλευθέρωσέν σε ἀπὸ τοῦ νόμου τῆς ἁμαρτίας καὶ τοῦ θανάτου.

³ Τὸ γὰρ ἀδύνατον τοῦ νόμου ἐν ᾧ ἡσθένει διὰ τῆς σαρκός, ὁ θεὸς τὸν ἑαυτοῦ υἱὸν πέμψας ἐν ὁμοιώματι σαρκὸς ἁμαρτίας καὶ περὶ ἁμαρτίας κατέκρινεν τὴν ἁμαρτίαν ἐν τῇ σαρκί,

⁴ ἵνα τὸ δικαίωμα τοῦ νόμου πληρωθῇ ἐν ἡμῖν τοῖς μὴ κατὰ σάρκα περιπατοῦσιν ἀλλὰ κατὰ πνεῦμα.

⁵ οἱ γὰρ κατὰ σάρκα ὄντες τὰ τῆς σαρκὸς φρονοῦσιν, οἱ δὲ κατὰ πνεῦμα τὰ τοῦ πνεύματος.

Nihil ergo nunc damnationis est his qui sunt in Christo Iesu qui non secundum carnem ambulant

² lex enim Spiritus vitae in Christo Iesu liberavit me a lege peccati et mortis

³ nam quod impossibile erat legis in quo infirmabatur per carnem Deus Filium suum mittens in similitudinem carnis peccati et de peccato damnavit peccatum in carne

⁴ ut iustificatio legis impleretur in nobis qui non secundum carnem ambulamus sed secundum Spiritum

⁵ qui enim secundum carnem sunt quae carnis sunt sapiunt qui vero secundum Spiritum quae sunt Spiritus sentiunt

Thus, condemnation will never come to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² because the law of the Spirit which gives life in Christ Jesus has set you free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³ What the Law could not do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 God did, 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same human nature as any sinner to be a sacrifice for sin, and condemning sin in that human nature.

⁴ This was so that the Law's requirements might be fully satisfied in us as we direct

our lives not by our natural inclinations but by the Spirit.

⁵ Those who are living by their natural inclinations have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human nature desires; those who live in the Spirit have their minds on spiritual things.

8:1 今后为那些在基督耶稣内的人，已无罪可定，

8:2 因为在基督耶稣内赐与生命之神的法律，已使我获得自由，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法律。

8:3 法律因了肉性的软弱所不能行的，天主却行了：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带着罪恶肉身的形状，当作赎罪祭，在这肉身上定了罪恶的罪案，

8:4 为使法律所要求的正义，成全在我们今后不随从肉性，而随从圣神生活的人身上。

8:5 因为随从肉性的人，切望肉性的事；随从圣神的人，切望圣神的事；

⁶ τὸ γὰρ φρόνημα τῆς σαρκὸς θάνατος, τὸ δὲ φρόνημα τοῦ πνεύματος ζωὴ καὶ εἰρήνη·

⁷ διότι τὸ φρόνημα τῆς σαρκὸς ἔχθρα εἰς θεόν, τῷ γὰρ νόμῳ τοῦ θεοῦ οὐχ ὑποτάσσεται, οὐδὲ γὰρ δύναται·

⁸ οἱ δὲ ἐν σαρκὶ ὄντες θεῷ ἀρέσαι οὐ δύνανται.

⁹ ὑμεῖς δὲ οὐκ ἐστὲ ἐν σαρκὶ ἀλλὰ ἐν πνεύματι, εἴπερ πνεῦμα θεοῦ οἰκεῖ ἐν ὑμῖν. εἰ δέ τις πνεῦμα Χριστοῦ οὐκ ἔχει, οὗτος οὐκ ἔστιν αὐτοῦ.

¹⁰ εἰ δὲ Χριστὸς ἐν ὑμῖν, τὸ μὲν σῶμα νεκρὸν διὰ ἁμαρτίαν τὸ δὲ πνεῦμα ζωὴ διὰ δικαιοσύνην.

⁶ nam prudentia carnis mors prudentia autem Spiritus vita et pax

⁷ quoniam sapientia carnis inimicitia est in Deum legi enim Dei non subicitur nec enim potest

⁸ qui autem in carne sunt Deo placere non possunt

⁹ vos autem in carne non estis sed in Spiritu si tamen Spiritus Dei habitat in vobis si quis autem Spiritum Christi non habet hic non est eius

¹⁰ si autem Christus in vobis est corpus quidem mortuum est propter peccatum spiritus vero vita propter iustificationem

⁶ And human nature has no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but death, while the Spirit looks forward to life and peace,

⁷ because the outlook of disordered human nature is opposed to God, since it does not submit to God's Law, and indeed it cannot,

⁸ and those who live by their natural inclinations can never be pleasing to God.

⁹ You, however, live not by your natural inclinations, but by the Spirit, since the Spirit of God has made a home in you. Indeed, anyone who does not have the Spirit of Christ does not belong to him.

¹⁰ But when Christ is in you, the body is dead because of sin but the spirit is alive because you have been justified;

8:6 随肉性的切望，导入死亡；随圣神的切望，导入生命与平安。

8:7 因为随肉性的切望，是与天主为敌，决不服从，也决不能服从天主的法律；

8:8 反随从肉性的人，决不能得天主的欢心。

8:9 至于你们，你们已不属于肉性，而是属于圣神，只要天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

8:10 如果基督在你们内，身体固然因罪恶而死亡，但神魂却赖正义而生活。

¹¹ εἰ δὲ τὸ πνεῦμα τοῦ ἐγείραντος τὸν Ἰησοῦν ἐκ νεκρῶν οἰκεῖ ἐν ὑμῖν, ὁ ἐγείρας Χριστὸν ἐκ νεκρῶν ζωοποιήσκει καὶ τὰ θνητὰ σώματα ὑμῶν διὰ τοῦ ἐνοικοῦντος αὐτοῦ πνεύματος ἐν ὑμῖν.

¹² Ὡρα οὖν, ἀδελφοί, ὀφείλεται ἔσμεν οὐ τῇ σαρκὶ τοῦ κατὰ σάρκα ζῆν,

¹³ εἰ γὰρ κατὰ σάρκα ζῆτε, μέλλετε ἀποθνήσκειν· εἰ δὲ πνεύματι τὰς πράξεις τοῦ σώματος θανατοῦτε, ζήσεσθε.

¹⁴ Ὅσοι γὰρ πνεύματι θεοῦ ἄγονται, οὗτοι υἱοὶ θεοῦ εἰσιν.

¹⁵ οὐ γὰρ ἐλάβετε πνεῦμα δουλείας πάλιν εἰς φόβον ἀλλὰ ἐλάβετε πνεῦμα υἱοθεσίας ἐν ᾧ κρᾶζομεν· ἀββα ὁ πατήρ.

¹¹ quod si Spiritus eius qui suscitavit Iesum a mortuis habitat in vobis qui suscitavit Iesum Christum a mortuis vivificabit et mortalia corpora vestra propter inhabitantem Spiritum eius in vobis

¹² ergo fratres debitores sumus non carni ut secundum carnem vivamus

¹³ si enim secundum carnem vixeritis moriemini si autem Spiritu facta carnis mortificatis vivetis

¹⁴ quicumque enim Spiritu Dei aguntur hii filii sunt Dei

¹⁵ non enim accepistis spiritum servitutis iterum in timore sed accepistis Spiritum adoptionis filiorum in quo clamamus Abba Pater

¹¹ and if the Spirit of him who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has made his home in you, then he who raised Christ Jesus from the dead will give life to your own mortal bodies through his Spirit living in you.

¹² So then, my brothers, we have no obligation to human nature to be dominated by it.

¹³ If you do live in that way, you are doomed to die; but 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habits originating in the body, you will have life.

¹⁴ All who are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re sons of God;

¹⁵ for what you received was not the spirit of slavery to bring you back into fear; you received the Spirit of adoption, enabling us to cry out, 'Abba, Father!'

8:11 再者，如果那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者的圣神住在你们内，那么，那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使你们有死的身体复活。

8:12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肉性的债，以致该随从肉性生活。

8:13 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必要死亡；然而，如果你们依赖圣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动，必能生活。

8:14 因为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子女。

8:15 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并非使你们作奴隶，以致仍旧恐惧；而是使你们作义子。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呀!」

¹⁶ αὐτὸ τὸ πνεῦμα συμμαρτυρεῖ τῷ πνεύματι ἡμῶν ὅτι ἐσμὲν τέκνα θεοῦ.

¹⁷ εἰ δὲ τέκνα, καὶ κληρονόμοι· κληρονόμοι μὲν θεοῦ, συγκληρονόμοι δὲ Χριστοῦ, εἴπερ συμπάσχομεν ἵνα καὶ συνδοξασθῶμεν.

¹⁸ Λογίζομαι γὰρ ὅτι οὐκ ἄξια τὰ παθήματα τοῦ νῦν καιροῦ πρὸς τὴν μέλλουσαν δόξαν ἀποκαλυφθῆναι εἰς ἡμᾶς.

¹⁹ ἡ γὰρ ἀποκαρδοκία τῆς κτίσεως τὴν ἀποκάλυψιν τῶν υἱῶν τοῦ θεοῦ ἀπεκδέχεται.

²⁰ τῇ γὰρ ματαιότητι ἡ κτίσις ὑπετάγη, οὐχ ἑκούσα ἀλλὰ διὰ τὸν ὑποτάξαντα, ἐφ' ἐλπίδι

¹⁶ ipse Spiritus testimonium reddit spiritui nostro quod sumus filii Dei

¹⁷ si autem filii et heredes heredes quidem Dei coheredes autem Christi si tamen conpatimur ut et conglorificemur

¹⁸ existimo enim quod non sunt condignae passiones huius temporis ad futuram gloriam quae revelabitur in nobis

¹⁹ nam expectatio creaturae revelationem filiorum Dei expectat

²⁰ vanitati enim creatura subiecta est non volens sed propter eum qui subiecit in spem

¹⁶ The Spirit himself joins with our spirit to bear witness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¹⁷ And if we are children, then we are heirs, heirs of God and joint-heirs with Christ, provided that we share his suffering, so as to share his glory.

¹⁸ In my estimation, all that we suffer in the present time is 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lory which is destined to be disclosed for us,

¹⁹ for the whole creation is waiting with eagerness for the children of God to be revealed.

²⁰ It was not for its own purposes that creation had frustration imposed on it,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him who imposed it-

8:16 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8:17 我们既是子女，便是承继者，是天主的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

8:18 我实在以为现时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

8:19 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

8:20 因为受造之物被屈伏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它屈伏的那位的决意；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

²¹ ὅτι καὶ αὐτὴ ἡ κτίσις ἐλευθερωθήσεται ἀπὸ τῆς δουλείας τῆς φθορᾶς εἰς τὴν ἐλευθερίαν τῆς δόξης τῶν τέκνων τοῦ θεοῦ.

²² οἶδαμεν γὰρ ὅτι πᾶσα ἡ κτίσις συστενάζει καὶ συνωδίνει ἄχρι τοῦ νῦν·

²³ οὐ μόνον δέ, ἀλλὰ καὶ αὐτοὶ τὴν ἀπαρχὴν τοῦ πνεύματος ἔχοντες, ἡμεῖς καὶ αὐτοὶ ἐν ἑαυτοῖς στενάζομεν υἱοθεσίαν ἀπεκδεχόμενοι, τὴν ἀπολύτρωσιν τοῦ σώματος ἡμῶν.

²⁴ τῇ γὰρ ἐλπίδι ἐσώθημεν· ἐλπίς δὲ βλεπομένη οὐκ ἔστιν ἐλπίς· ὃ γὰρ βλέπει τίς ἐλπίζει;

²⁵ εἰ δὲ ὃ οὐ βλέπομεν ἐλπίζομεν, δι' ὑπομονῆς ἀπεκδεχόμεθα.

²¹ quia et ipsa creatura liberabitur a servitute corruptionis in libertatem gloriae filiorum Dei

²² scimus enim quod omnis creatura ingemescit et parturit usque adhuc

²³ non solum autem illa sed et nos ipsi primitias Spiritus habentes et ipsi intra nos gemimus adoptionem filiorum expectantes redemptionem corporis nostri

²⁴ spe enim salvi facti sumus spes autem quae videtur non est spes nam quod videt quis quid sperat

²⁵ si autem quod non videmus speramus per patientiam expectamus

²¹ with the intention that the whole creation itself might be freed from its slavery to corruption and brought into the same glorious freedom as the children of God.

²² We are well aware that the whole creation, until this time, has been groaning in labour pains.

²³ And not only that: we too, who have the first-fruits of the Spirit, even we are groaning inside ourselves, waiting with eagerness for our bodies to be set free.

²⁴ In hope, we already have salvation; in hope, not visibly present, or we should not be hoping -- nobody goes on hoping for something which is already visible.

²⁵ But having this hope for what we cannot yet see, we are able to wait for it with persevering confidence.

8:21 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

8:22 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产痛；

8:23 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这已蒙受圣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叹息，等待着义子期望的实现，即我们肉身的救赎。

8:24 因为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见，就不是希望了；那有

人还希望所见的事物呢？

8:25 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必须坚忍等待。

²⁶ Ὡσαύτως δὲ καὶ τὸ πνεῦμα συναντιλαμβάνεται τῇ ἀσθενείᾳ ἡμῶν· τὸ γὰρ τί προσευζόμεθα καθὼ δεῖ οὐκ οἶδαμεν, ἀλλὰ αὐτὸ τὸ πνεῦμα ὑπερεντυγχάνει στεναγμοῖς ἀλαλήτοις·

²⁷ ὁ δὲ ἐραυνῶν τὰς καρδίας οἶδεν τί τὸ φρόνημα τοῦ πνεύματος, ὅτι κατὰ θεὸν ἐντυγχάνει ὑπὲρ ἁγίων.

²⁸ Οἶδαμεν δὲ ὅτι τοῖς ἀγαπῶσιν τὸν θεὸν πάντα συνεργεῖ εἰς ἀγαθόν, τοῖς κατὰ πρόθεσιν κλητοῖς οὖσιν.

²⁹ ὅτι οὓς προέγνω, καὶ προώρισεν συμμόρφους τῆς εἰκόνης τοῦ υἱοῦ αὐτοῦ, εἰς τὸ εἶναι αὐτὸν πρωτότοκον ἐν πολλοῖς ἀδελφοῖς·

³⁰ οὓς δὲ προώρισεν, τούτους καὶ ἐκάλεσεν· καὶ οὓς ἐκάλεσεν, τούτους καὶ ἐδικαίωσεν· οὓς δὲ ἐδικαίωσεν, τούτους καὶ ἐδόξασεν.

²⁶ similiter autem et Spiritus adiuvat infirmitatem nostram nam quid oremus sicut oportet nescimus sed ipse Spiritus postulat pro nobis gemitibus inenarrabilibus

²⁷ qui autem scrutatur corda scit quid desideret Spiritus quia secundum Deum postulat pro sanctis

²⁸ scimus autem quoniam diligentibus Deum omnia cooperantur in bonum his qui secundum propositum vocati sunt sancti

²⁹ nam quos praescivit et praedestinavit conformes fieri imaginis Filii eius ut sit ipse primogenitus in multis fratribus

³⁰ quos autem praedestinavit hos et vocavit et quos vocavit hos et iustificavit quos autem iustificavit illos et glorificavit

²⁶ And as well as this, the Spirit too comes to help us in our weakness, for, when we do not know how to pray properly, then the Spirit personally makes our petitions for us in groans that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²⁷ and he who can see into all hearts knows what the Spirit means because the prayers that the Spirit makes for God's holy people are alway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nd of God.

²⁸ We are well aware that God works with those who love him, those who have been called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urpose, and turns everything to their good.

²⁹ He decided beforehand who were the ones destined to be moulded to the pattern of his Son, so that he should be the eldest of many brothers;

³⁰ it was those so destined that he called; those that he called, he justified, and those that he has justified he has brought into glory.

8:26 同时，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

8:27 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圣徒转求。

8:28 而且我们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

8:29 因为他所预选的人，也预定他们与自己儿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在众多弟兄中作长子。

8:30 天主不但召叫了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成义，并使成义的人分享他的光荣。

³¹ Τί οὖν ἐροῦμεν πρὸς ταῦτα; εἰ ὁ θεὸς ὑπὲρ ἡμῶν, τίς καθ' ἡμῶν;

³² ὅς γε τοῦ ἰδίου υἱοῦ οὐκ ἐφείσατο ἀλλὰ ὑπὲρ ἡμῶν πάντων παρέδωκεν αὐτόν, πῶς οὐχὶ καὶ σὺν αὐτῷ τὰ πάντα ἡμῖν χαρίσεται;

³³ τίς ἐγκαλέσει κατὰ ἐκλεκτῶν θεοῦ; θεὸς ὁ δικαίων·

³⁴ τίς ὁ κατακρινῶν; Χριστὸς [Ἰησοῦς] ὁ ἀποθανών, μᾶλλον δὲ ἐγερθείς, ὃς καὶ ἐστὶν ἐν δεξιᾷ τοῦ θεοῦ, ὃς καὶ ἐντυγχάνει ὑπὲρ ἡμῶν.

³⁵ τίς ἡμᾶς χωρίσει ἀπὸ τῆς ἀγάπης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θλίψις ἢ στενοχωρία ἢ διωγμὸς ἢ λιμὸς ἢ γυμνότης ἢ κίνδυνος ἢ μάχαιρα;

³¹ quid ergo dicemus ad haec si Deus pro nobis quis contra nos

³² qui etiam Filio suo non pepercit sed pro nobis omnibus tradidit illum quomodo non etiam cum illo omnia nobis donabit

³³ quis accusabit adversus electos Dei Deus qui iustificat

³⁴ quis est qui condemnet Christus Iesus qui mortuus est immo qui resurrexit qui et est ad dexteram Dei qui etiam interpellat pro nobis

³⁵ quis nos separabit a caritate Christi tribulatio an angustia an persecutio an fames an nuditas an periculum an gladius

³¹ After saying this, what can we add?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³² Since he did not spare his own Son, but gave him up for the sake of all of us, then can we not expect that with him he will freely give us all his gifts?

³³ Who can bring any accusation against those that God has chosen? When God grants saving justice

³⁴ who can condemn? Are we not sure that it is Christ Jesus, who died -- yes and more, who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and is at God's right hand -- and who is adding his plea for us?

³⁵ Can anything cut us off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 can hardships or distress, or persecution, or lack of food and clothing, or threats or violence;

8:31 面对这一切，我们可说什么呢？若是天主偕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

8:32 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了，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

8:33 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成义的天主吗？

8:34 谁能定他们的罪？是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代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

8:35 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³⁶ καθὼς γέγραπται ὅτι ἕνεκεν σοῦ θανατούμεθα ὅλην τὴν ἡμέραν, ἐλογίσθημεν ὡς πρόβατα σφαγῆς.

³⁷ ἀλλ' ἐν τούτοις πᾶσιν ὑπερνικῶμεν διὰ τοῦ ἀγαπήσαντος ἡμᾶς.

³⁸ πέπεισμαι γὰρ ὅτι οὔτε θάνατος οὔτε ζωὴ οὔτε ἄγγελοι οὔτε ἀρχαὶ οὔτε ἐνεστῶτα οὔτε μέλλοντα οὔτε δυνάμεις

³⁹ οὔτε ὕψωμα οὔτε βάθος οὔτε τις κτίσις ἑτέρα δυνήσεται ἡμᾶς χωρίσαι ἀπὸ τῆς ἀγάπης τοῦ θεοῦ τῆς ἐν Χριστῷ Ἰησοῦ τῷ κυρίῳ ἡμῶν.

³⁶ sicut scriptum est quia propter te mortificamur tota die aestimati sumus ut oves occisionis

³⁷ sed in his omnibus superamus propter eum qui dilexit nos

³⁸ certus sum enim quia neque mors neque vita neque angeli neque principatus neque instantia neque futura neque fortitudines

³⁹ neque altitudo neque profundum neque creatura alia poterit nos separare a caritate Dei quae est in Christo Iesu Domino nostro

³⁶ as scripture says: For your sake we are being massacred all day long, treated as sheep to be slaughtered?

³⁷ No; we come through all these things triumphantly victorious, by the power of him who loved us.

³⁸ For I am certain of this: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angels, nor principalities, nothing already in existence and nothing still to come, nor any power,

³⁹ nor the heights nor the depths, nor any created thing whatever, will be able to come between us and the love of God, known to u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8:36 正如经上所载：『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

8:37 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

8: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者，

8:39 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

版权，如下所示

-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Nestle-Aland 27h Edition. Copyright (c) 1993 Deutsch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 Biblia Sacra Iuxta Vulgatae Versionem, Vulgate Latin Bible (VUL), edited by R. Weber, B. Fischer, J. Gribomont, H.F.D. Sparks, and W. Thiele [at Beuron and Tuebingen] Copyright © 1969, 1975, 1983 by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German Bible Society), Stuttgart.
- The New Jerusalem Bible, with Deutero-Canon, Copyright © 1985, Doubleday.
- 天主教思高圣经, from: <http://www.tianzhujiao.org/bible/>

SAPIENTIA SINICA (1662): 关于殷铎泽的首部《论语》印刷 译本

STEFANO BENEDETTI 白思凡教授

意大利，华东政法大学

王众华、朱羚、章尹代子、盛媛 译

在利玛窦文化适应政策的背景下，把儒家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代表了欧洲人同化中国知识分子的模式。三十年前，David Mungello 在为他关于 16 至 18 世纪耶稣会士汉学的著作 *Curious Land* 对众多儒家经典章句展开研究时，就认为西西里人殷铎泽(1625-1696)的译作具有核心价值，因为把《四书》这一对中国文化与社会至关重要的经典翻译成欧洲语言非常符合文化适应、思想融合的宗旨。

正当持续百余年的“适应”活动如日中天之时，*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在巴黎出版发行。这部巨著由 Daniel Horthemels 于 1687 年出版、题献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并在扉页上写道这是由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几位会士共同完成的事业，“*studio et opera*”。对于这部著作 Mungello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评论，对后续的相关研究均产生了影响¹。

殷铎泽 1659 年²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中国，三年后他出版的《中国智慧》

¹ 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F.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1985, pp. 250-299 (la citazione a testo è da p. 251). Sulle strategie di adattamento (o “accomodamento”) dei missionari gesuiti in Cina cfr. A. C. ROSS, *Alessandro Valignano: the Jesuits and the Culture in the East*, e N. STANDAERT, *Jesuit Corporate Culture as Shap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edited by J. W. O'Malley, G. A. Bailey, S. J. Harris and T. F. Kennedy, Toronto-Buffalo-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p. 336-351, 352-363.

² Sulla biografia di Prospero Intorcetta (nome cinese Yin Duoze 殷鐸澤), vd. C. CAPIZZI, *Per una biografia scientifica di Prospero Intorcetta*, in *Scienziati siciliani gesuiti in Cina nel secolo XVII. Atti del Convegno (Palermo, Piazza Armerina, Caltagirone, Mineo, 26-29 ottobre 1983)*, a cura di A. Luini, Roma, Istituto Italo Cinese, 1985, pp. 197-217; ID., *La decorazione pittorica di una chiesa in Cina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Seicento. Una lettera inedita del Padre Prospero Intorcetta S.I.*, «Studi e ricerche sull'Oriente cristiano», XII, 1989, pp. 3-21; 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42-66; E. CORSI, *Intorcetta, Prospero (Yin Duoze, Juesi [Il Saggio])*,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Sapientia Sinica*)³ può dirsi che questa è l'opera di un gesuita, quella di un missionario, quella di un uomo di cultura, quella di un uomo di fede. La prima è la più importante, la più difficile, la più preziosa. La seconda è la più facile, la più comune, la più necessaria. La terza è la più interessante, la più curiosa, la più singolare. La quarta è la più semplice, la più diretta, la più chiara. La prima è la più importante, la più difficile, la più preziosa. La seconda è la più facile, la più comune, la più necessaria. La terza è la più interessante, la più curiosa, la più singolare. La quarta è la più semplice, la più diretta, la più chiara.

(*Sapientia Sinica*)³ può dirsi che questa è l'opera di un gesuita, quella di un missionario, quella di un uomo di cultura, quella di un uomo di fede. La prima è la più importante, la più difficile, la più preziosa. La seconda è la più facile, la più comune, la più necessaria. La terza è la più interessante, la più curiosa, la più singolare. La quarta è la più semplice, la più diretta, la più chiara.

(*Sapientia Sinica*)³ può dirsi che questa è l'opera di un gesuita, quella di un missionario, quella di un uomo di cultura, quella di un uomo di fede. La prima è la più importante, la più difficile, la più preziosa. La seconda è la più facile, la più comune, la più necessaria. La terza è la più interessante, la più curiosa, la più singolare. La quarta è la più semplice, la più diretta, la più chiara.

vol. 62, Roma,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2004, pp. 526-529. Una biografia anonima in cinese è conservata nel ms. di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hinois 1096 (*Taïxi Yin Juesi xiansheng xinglue* 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畧, 'Vita del Padre Intorcetta d'Occidente').

³ Il censimento degli esemplari al momento registra l'esistenza di otto copie: London, British Library: C.24.b.2 (descritta in H. CORDIER, *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E. Leroux, 1901, pp. 16-17; stessa notizia in ID.,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New York, Franklin, 1904 [rist. 1968], vol. II, coll. 1386-1387); Milano, Bibl. Trivulziana: Coll. B. 752/9 (descritta e parzialmente riprodotta in P. BEONIO-BROCCHIERI, *Confucio e il Cristianesimo*, 2 tt., Torino, Vincenzo Bona, 1972-1973, t. I, pp. XXIX-XXXI, 3-49); New York,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warzman Building, Rare book collection: *KB+ 1662 (da esaminare); Palermo, Biblioteca centrale della Regione Sicilia «Alberto Bombace»: Rari 1007 (descritta in A. PENNINO, *Catalogo ragionato dei libri di prima stampa e delle edizioni alpine e rare esistenti nella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Palermo*, Palermo, Tip. Lao, 1875, vol. I, pp. 284-290);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hinois 9335-9336 (da esaminare); Roma,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Jap.-Sin. III, 3, e III, 3a (descritte in A.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Armonk-NewYork-London, M. E. Sharpe, 2002, pp. 474-477; la seconda copia manca della sezione dei *Lunyu*); Shanghai, Zi-Ka-Wei Library: M. 42 (esemplare privo di paratesti e della sezione della *Daxue*).

⁴ Si tratta della prima di una serie di stampe xilografiche cinesi di opere europee passate in rassegna da C. R. BOXER, *Some Sino-European Xylographic Works, 1662-1718*,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47, pp. 199-215; cfr. anche P. PELLLOT, *Un recueil de pièces imprimées concernant la "Question des rites"*, «T'oung Pao», XXIII, 1924, pp. 347-372. Sulle peculiarità della xilografia cinese, ben descritte da Matteo Ricci, M. BATTAGLINI, «E finalmente, quello che più importa, di giorno e di notte abbiamo nelle mani i loro libri». Matteo Ricci e la tradizione libraria cinese, in *Padre Matteo Ricci. L'Europa alla corte dei Ming*, a cura di F. Mignini, Milano, Mazzotta, 2003, pp. 47-56. Intorcetta procedeva artigianalmente grazie all'opera di più intagliatori, come attesta la lettera da Canton di François de Rougemont, 17 marzo 1761: «Ad dictum libellum [Sinicum-Latinum, scil.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opportunam operam contulit vester Paulus et duo alii excusores, sive sculptores litterarum, qui admirabili cum facilitate et celeritate litteras Europaeas excuderunt et christiani facti sunt» (in H. BOSMANS, *Lettres inédites de François de Rougemont, missionnaire belg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au XVII^e siècle*, «Analec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 la Belgique», 39, 1913, pp. 1-34 [estratto]: 31; cfr. anche BOXER, *Some Sino-European*, pp. 199 e 202).

⁵ «Fino all'epoca di Confucio i testi (ce 册) erano generalmente costituiti da listarelle (jian 簡) in bambù legate le une alle altre, contenenti una o più righe verticali di caratteri ognuna. Unite da un unico cordoncino all'estremità superiore, esse costituivano un libro o capitolo (pian 篇) mentre, unite assieme da uno o più cordoncini e avvolte su sé stesse, formavano un rotolo (juan 卷)» (T. LIPPIELLO, *Introduzione a CONFUCIO, Dialoghi*, trad. e cura di Ead., II ed., Torino, Einaudi, 2006, p. XXIV nota 28; da questa ed. si citerà il testo moderno). Le *partes* nella tradizione testuale ancora corrente all'epoca gesuitica erano articolate secondo i rotoli e non secondo i libri.

⁶ MUNGELLO, *Curious Land*, p. 250. L'opera era anche ricordata a titolo analogo nell'altra importante monografia in materia, dell'anno successivo, di P.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London-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 72.

把殷铎泽称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耶稣会传教士研究儒家经典的一座绝世无双的丰碑⁷。

2. *Literaliter exponere*

殷铎泽首创性地出版了上述著作之后，是时候开始把工作转移到翻译上了。殷铎泽和郭纳爵从利玛窦的《四书》译本⁸和与利玛窦同时代的其他耶稣会士着手，涉及的内容基本是老生常谈，并没有进行可靠的文献核实。另一方面，关于传说的利玛窦《四书》译本我们所掌握的见证者就是罗马国家图书馆耶稣会资料部的 1175 年手稿，这部手稿肯定出自罗明坚之手。1593 年 Antonio Possevino 将其收录在他的 *Bibliotheca Selecta* 中，并认为这是罗明坚翻译的儒家典籍《大学》的开始部分⁹。30 年代时 D'Elia 已经研究过这个版本的作者究竟是谁，此后达仁利 (Francesco D'Arelli) 在可靠的语言学与文献研究基础上认为这篇著作的作者为利玛窦，*rimane evidentemente legata a un'edizione criticamente attendibile di quel testo che ancora si auspica*¹⁰。不过，笔者认为至今尚没有人将这篇文本和殷铎泽出版的翻译进行过比对。

1637 至 1638 年间，耶稣会士西西里人潘国光在到达中国后展开了对于四书的研究。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保存着一版朱熹(1130-1200)四书集注的副本(标号 日-中 I, 10)，书中密密麻麻的注解和笔记正是潘国光研习活动的绝佳证明。

⁷ *Fonti ricciane, 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scritta da Matteo Ricci, nuovamente edita e ampiamente commentata [...] da P. M. D'Elia,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vol. II, p. 33 nota.

⁸ *Cos inelle lettere da Nanchang, del 4 novembre 1595, a Claudio Acquaviva, e del 9 settembre 1597 a Lelio Passionei (ove è detto Tesserabiblio): Ricci, Lettere*, pp. 315, 349; per una trattazione esaustiva dei rapporti di Matteo Ricci con i Quattro libri vd. F. D'Arelli, *Matteo Ricci S.I. e la traduzione latina dei Quattro Libri (Sishu) dalla tradizione storiografica alle nuove ricerche*, in *Le Marche e l'Oriente. Una tradizione ininterrotta da Matteo Ricci a Giuseppe Tucci.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Macerata, 23-26 1996)*, a cura di Id.,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1998, pp. 163-175.

⁹ L'individuazione si deve a K. 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I, 1979, pp. 2-11. Il brano si trova, con varianti rispetto al testo del manoscritto, in A. POSSEVINI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a*, Roma, ex Typographia Apostolica Vaticana, 1593, liber IX, p. 583.

¹⁰ F. D'ARELLI, *Michele Ruggieri S.I., l'apprendimento della lingua cinese e la traduzione latina dei Si shu (Quattro Libri)*,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54, 1994, pp. 479-487; ID., *Il codice Fondo Gesuitico (3314) 1185 della Biblioteca Nazionale V. Emanuele II di Roma e la critica storica*, in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a cura di S. M. Carletti, M. Sacchetti, P. Santangel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1996, 473-483; ID., *Matteo Ricci S.I. e la traduzione latina*, pp. 163-175.

这版副本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¹¹，但是它与殷铎泽的译本之间很可能有某种联系，这还有待于直接的调查研究。不管潘国光是在杭州与耶稣会友贾宜睦（Girolamo Gravina，1603-1662）和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这两位和潘国光一起在日后成为 *Sapientia Sinica* 的校对者）一同学习汉语，还是在上海在师从澳门出生的耶稣会士郭玛诺（葡语的注释和拼音可以证实这一点）¹²，总之书中体现出了语言-文本式的学习模式，每学一个新汉字（字的右边标有注音和声调，左边则是对应的拉丁语词条）都要在其后精心附上文本的连贯翻译，有时候就连书两侧和下部的狭窄留白处都写有译文(插图 1)。文本空白处的词语注解与行文内容是非常吻合的，从这可以说明这项研习活动或许不是文本式的，而更近乎研究和翻译。这很有可能是集体成果，例如在署名中我们可以看到：论语第二卷，«4 Junii incepimus hoc 2 caput»; 之后作品结尾处，«finem imposuimus 28^{bris} 1637»¹³。

即使没有或多或少的继承关系，在基于儒家经典文本（*ad litteram*）吸收的 *ratio studiorum* 的背景下，我们还是要提及殷铎泽的工作，因为这项翻译工作可以说是从仅供内部教学使用（*ad usum*）的手写翻译练习到有意出版流通的转折点。在刊印传播的作用下译本可以突破原有的局限。在 1687 年这部巨著出版之前的一系列艰辛的准备工作中，我们确实不能低估 *Sapientia Sinica* 的作用。这是 *expositio* 与原文直接对观的唯一尝试，页面中两种语言是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¹⁴。这种页面布局非常独特，即使和殷铎泽在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¹¹ Per una descrizione cfr. CHAN, *Chinese Books*, p. 9-11. Che Intorcetta abbia conosciuto e usato questo esemplare come testo base per le sue edizioni è ipotesi suggestiva, soltanto legata però alla presenza di un frammento di lettera che risulta inserita tra le pagine (ARSI, Jap.-Sin. I, 10/1, tra c. 28v e 29r della numerazione moderna), recante il nome di Intorcetta quale destinatario, e da lui usata come minuta per annotarvi un passo del *Zhongyong*, 2, in latino (con varianti rispetto alla versione poi pubblicata nell'edizione del 1669).

¹² Rinvio all'illustrazione di BROCKEY, *Journey*, pp. 272-275; sul Gomez, ma senza riferimenti alla circostanza, cfr. PFISTER, *Notices*, p. 197. Da ricordare, inoltre, l'autorevolezza di Brancati nei decenni seguenti come *ensor*, oltreché della *Sapientia Sinica*, anche del progetto maggiore, per il quale nella lettera di F. de Rougemont a Intorcetta del 5 novembre 1670, Brancati era annoverato tra quei «tres imprimis severos, sed vel ideo nobis caros acceptosque [...] qui data opera diligenter examinarunt an versio nostra literalis plane congrueret cum textu Sinico; an item paraphrasis nostra latina cum paraphrasi sinica ipsius Colai» (in BOSMANS, *Lettres in édités*, p. 24).

¹³ Rispettivamente, ARSI, Jap.-Sin. I, 10/2, in calce a c. 81r, e 10/3, in calce a c. 229r (della numerazione moderna); l'*explicatio* dei *Lunyu* avrebbe dunque impegnato meno di quattro mesi, dopo cui si passò al *Zhongyong* (Jap.-Sin. I, 10/1, c. 28r: «In nomine Domini huius libri explicationem aggressi sumus die 29^{bris} 1637»); cfr. CHAN, *Chinese Books*, pp. 9-10.

¹⁴ Sottolinea tale aspetto 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pp. 114-116, deducendone però un effetto di indistinzione tra latino e cinese, nonché tra testo e «interpolazioni» (così intende gli inserti esegetici), che non pare rispondere alle finalità che Intorcetta si proponeva.

中的设计相比也是独一无二的。在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一书中，汉语文本是竖排自右向左书写的，并且标有注释。注释通过数字标号使得汉字和拉丁语词位一一对应，这样也可以避免句法组合：在后来进行的更加重大的手写翻译项目中他也力求一丝不苟地沿用 *Sapientia Sinica* 一书的模式¹⁵。

正如致读者的第二部分关于本书 *praxim et ordinem* 的序言中说道，*Sapientia Sinica* 的页面设计是非常不同的。序言概括了整部作品采用这种“实用性”排序的四个特点。首先这样直观地展示了汉语文本（汉字排版改成从左至右，符合“欧洲的”书写习惯）和对其一字一句翻译的拉丁语文本，拉丁译文在顺序和字数上都尽力遵照汉语原文。这种直接对照的规范（殷铎泽称其为 *in rigore*）得以实现要归功于 *lineolae subductae*，也就是下划线法的使用。这种方法使译文得以在必要的时候补充词句，补充过的文本都不用下划线标出：

[...] ea vero, quae non sunt subducta ad claritatem maiorem ex Interpretibus adiungi oportuit, eo quod laconicus sit Sinensium stylus, et hieroglyphica Sinica plus subintelligere, quam exprimere videantur; hinc factum est, ut saepius duo, aut etiam tria verba Latina unica dumtaxat lineola subducta respondeant unico characteri Sinico, et si e contra subinde unicum occurreret verbum Latinum duabus, vel tribus subductum lineolis; quod respondet totidem Sinicis characteribus¹⁶.

这样的策略使得历经几代学者热切研究和翻译的成果具有了战略性意义。然而不

¹⁵ Un ulteriore stadio di revisione della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è testimoniato da un altro esemplare della stampa del 1669 conservato in ARSI, Jap.-Sin. III 3/C, che in testa alla prima carta reca l'annotazione: «Anno 1670 17 Sept. | coeptum emendari» (qualora la revisione sia da attribuirsi – come pare – alla mano di Intorcetta, la cronologia si riferirebbe al periodo del viaggio da Goa a Lisbona). L'esemplare reca interventi di due tipi: in rosso, a correggere i paragrafi relativi ad alcuni toni nella romanizzazione dei caratteri; in nero, per riportare a dimensione uniforme quelle parole del testo latino che erano state stampate in modulo ridotto per segnalarne la mancata corrispondenza con i caratteri cinesi: l'istruzione in senso longitudinale sulla prima carta specificava che «totum id pertinere ad textum», dunque indicando un ripensamento sull'opportunità di evidenziare come “integrazioni” quelle che erano parole implicite nella lettera del testo originale. Altri interventi più vistosi concernevano intere riformulazioni del testo latino (alle cc. 10r, 17v, 18r etc.), cui meriterà dedicare uno studio apposito, per chiarire anche il ruolo e i tempi di questa revisione in rapporto all'allestimento di CSP(A).

¹⁶ *Sapientia Sinica*, c. [2]v («[...] invece le parole che non sono sottolineate, sono state opportunamente aggiunte sulla base degli Interpreti per ottenere una maggiore chiarezza dal momento che lo stile cinese è laconico e i caratteri cinesi sottintendono più di quanto dicano direttamente. Perci avviene più di una volta che due o anche tre parole latine sottolineate da un'unica lineetta corrispondano ad un unico carattere cinese, mentre se invece una parola latina è sottolineata da due o tre lineette, ciò significa che corrisponde ad altrettanti caratteri cinesi»; *Confucio e il Cristianesimo*, p. 12).

得不说的是，先前所出版的所有成果中，在处理原文/译文的关系上，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能被称作一场符合受众群体要求的文字盛宴。毫无疑问，这样的策略一早便受限於标准化的传统教学模式，以至于所选择的语言往往成为一种精简化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有益于单纯的、概念化的语言学习。抱着一种试验性的态度，作者逐步形成了感知中文语言系统差异(*tendente a «plus subintelligere, quam exprimere»*)¹⁷的敏锐头脑并趋向成熟，最终他从一位欧洲读者-受益者的角度，也是从一名传教士的角度，通过 *litteralis expositio*: «Habes amice lector hic literalem expositionem Textus Sinici *sú xū* nuncupati iuxta mentem Interpretum Sinensium fere viginti, ac praecipue 張 *chām* Colai, qui fuit Imperii Primas, et Praeceptor Imperatoris»¹⁸的方法，尝试迎接孔夫子的文章所带来的挑战。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完成编辑的过程中困难重重。翻译工作属于出版拉丁语《四书》计划的一部分，然而为了跟进另一更经典文集《五经》¹⁹的翻译工作，不得不在只完成《论语》²⁰的一半时便将其搁置，因而除序言部分之外，只有极少部分经过了了检阅。最终《四书》的拉丁语名偏向用先前选择好的 *Sapientia Sinica*（与之后在更为大量的工作中普遍运用的名字 *Scientia Sinica*²¹有着相同的作用）。

而 Intorcetta 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资料。他的 *litteralis expositio* 遵循了大量评注者的评论，序言结尾处，他通过脚注列举了参考文本所在的书卷，页

¹⁷ Per le competenze sinologiche di Intorcetta si veda la *Digressio de Sinarum litteris* in CSP(A), pp. 186-202, a lui attribuita e riprodotta in K. LUNDBAEK,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Chinese Script. From a Seventeenth Century Jesuit Manuscript*,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er riflessioni sulla semantica dei termini cinesi cfr. i riferimenti qui *infra*, nota 90.

¹⁸ *Sapientia Sinica*, c. [2]v ('Tu hai qui, o amico lettore, l'esposizione letterale del testo cinese chiamato *Ssu Shu*, secondo la lettura di circa venti Interpreti cinesi e principalmente del *Colao Ch'ang* che fu il primo nell'Impero e precettore dell'Imperatore'; *Confucio e il Cristianesimo*, p. 12).

¹⁹ «Porro libri apud Sinas maxime celebrati, et in quibus examinantur ad gradum litterati universim ad 四書 *sú xū*, et 五經 *ù kim* reducuntur» (*Sapientia Sinica*, c. [2]v).

²⁰ La pagina finale, reca, dopo un *explicit* collocato a mezza pagina («Finis lib. I Sententiarum, quem Sinae uocant 上 *xām* 論 *lún*»), il titolo «Lib. Lun Yu. | Pars 6.» (corrispondente, secondo la partizione corrente, al libro XI), e questo colophon "aperto" fece credere di trovarsi dinanzi a un esemplare mutilo con il richiamo alla carta seguente; ma come si è visto la stampa di fatto si arrestò per cause di forza maggiore (cfr. BEONIO BROCCIERI, *Confucio e il Cristianesimo*, p. XXIX).

²¹ Già in CSP(A) i frontespizi interni recano le intestazioni: «Scientiae Sinicae Liber primus» (c. 1r); «Scientiae Sinicae Liber tertius» (c. 335r); entrambe seguite dall'indicazione «versio literalis una cum explanatione». Manca un frontespizio per il secondo libro (il *Zhongyong*), che come si è visto alla *versio literalis* lasciava lo spazio per l'inserimento del testo edito nel 1669. Per le implicazioni interpretative della diversa intitolazione vd. *supra*.

码和段落：即于南京出版的收录有朱熹²²评论的《四书》。在众多评注者之中，作者着重提到了朝廷内阁的高级官员 *Colai Chang*，此称谓即官位 *colaus*（拉丁语音化的中文词语閣老 *gélǎo*），以及作为评论家的明朝晚期万历皇帝内阁首辅張居正 (1525-1582)²³。

作者始终谨慎引用评注者的话，将其插入翻译或者作为注释至于其后 («ad claritatem maiorem ex Interpretibus adiungi oportuit »)。从文本中不难看出他对此项工作做了充分准备，包括：对張居正评论的引用符合时宜地四次安插在文章主体内；所有对中国评注者文章的引用；除此之外，作者考虑到此工作的深远意义，两次提出自己对于 *locus* 这一词意争议的观点。譬如，关于论语的评论 2.16: *Confucius ait: qui applicat sese, ac se et alios dirigit haereticis dogmatibus, declinans a directione rectae legis Sanctorum, hoc modo agendo damno sibi est.* (huiusmodi haereses quatuor enumerat Commentator Sinensis *chām Colao* exponens hunc locum; quas scire, est habere validum argumentum ad impugnandas hic quascumque sectas et falsas religiones ipsismet armis Sinensibus utendo, seu autoritate illorum librorum, quorum doctrinam coeleste oraculum reputant Sinae)²⁴。

需要注意的是，張居正所罗列的关于七个其他派别的注释极具实践意义。这里可以将说教 «ad impugnandas sectas et falsas religiones» 与儒家的教条准则、三纲五常相对照。或许正是因为作者清楚了解早期《论语》(9.1)²⁵翻译工作中遇到

²² «Notae appositae in margine sunt f.p. §. prima denotat folium textus iuxta ordinem impressionis 南京 *nân kīm* editae Authore 朱熹 *chū hī*, qui liber vulgo dicitur 四書集註 *sú xū cǐě chú*. Secunda indicat paginam, tertia signat periodum illam, quae aliquali spatio distat ab alia periodo in ipsomet textu Sinicu» (*Sapientia Sinica*, c. [2]v: ‘Le note apposte in margine sono f.p. §. La prima denota il foglio del testo secondo l’ordine dell’edizione di Nanchino di cui è autore Chu Hsi [Zhu Xi], opera che è conosciuta comunemente con il titolo di *Ssu Shu Chi Chu*. La seconda indica la pagina. La terza segnala quel periodo che dista per una certa spaziatura da un altro periodo dello stesso testo cinese’; *Confucio e il Cristianesimo*, p. 14). Si tratterebbe dell’edizione pubblicata a Nanchino nel 1651 considerata nei contributi alla nota seguente.

²³ Su di esso e sul privilegio accordatogli nell’esegesi gesuitica vd. K. LUNDBAEK, *Chief Grand Secretary Chang Chü-cheng and the Early China Jesuits*,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3, 1981, pp. 2-11, e D. E. MUNGELLO, *The Jesuits’ Use of Chang Chü-cheng’s Commentary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1687)*, ivi, pp. 12-22 (ricorda anche il testo di *Sapientia Sinica*, p. 18, senza però accennare alla referenza di Zhang Juzheng, di cui documenta la presenza nell’ambito del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In generale sulla tradizione esegetica dei *Lunyu* cfr. J.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²⁴ *Sapientia Sinica*, p. 8 (‘Confucio dice: chi si dedica, indirizzando sé ed altri, alle dottrine ereticali, piegando dalla direzione della retta ragione dei Santi, cos ifacendo è di danno a sé stesso (il commentatore cinese *colao* Zhang, esponendo questo luogo, elenca quattro eresie di questo genere; conoscere le quali significa possedere un valido argomento per combattere contro queste e quante altre sette e false credenze servendosi delle stesse armi cinesi, ovvero dell’autorità di quei libri la cui dottrina in Cina considerano un oracolo divino)’. Nelle citazioni, d’ora in avanti, riproduco le sottolineature della stampa.

²⁵ Tuttavia occorre notare che il commentatore viene qui addotto ad altro scopo che per disambiguare la

了重重困难，从而激发了作者参阅引用張居正评注：

Ut discipuli memorant, Confucius raro, et si oporteret, parum loquebatur de lucris, item de Fato, seu coeli dispositionibus, item de virtute g ñ, seu solida et absoluta cordis perfectione; haec enim tam magna, tam subtilis, et tam recondita virtus est, ut verbis explicari nequeat. Lucra saepe nocent famae suntque malorum origo, cumque opponantur virtuti, indecorum est virtutis amatori lucra loqui. Coeli dispositiones non sunt quid ordinarium sed reconditae et extra captum humanae scientiae, ideo in silentio venerandae, non temere investigandae. Placet hic verba 張 *chām* 氏 *xí* 曰 *yuě* ipsiusmet commentatoris *chām* inserere, quia multum valent contra Diuinatores Sinenses, nam iuxta mentem Confucii, quem Sinenses ut sanctum sanctaque loquentem venerantur, homines debent firmiter credere, vitam et mortem, felices aut infelices eventus tantum a coelo esse, nec posse ab hominibus praesciri; non ideo tamen licere sine virtutis regula vivere [...] ²⁶.

随后，作者应用的评论原文中提到“天命”的概念（上天或者命运的指令），旨在让人对占卜活动心生畏惧。这是一个完整翻译的概念，从中可以看

lettera (vd. la nota seguente), da cui si enucleavano i tre concetti di ‘profitto’, ‘destino’ e ‘benevolenza’ (*li* 利, *ming* 命 e *ren* 仁, da Intorcetta traslitterato *g ñ*) in rapporto alla reticenza del Maestro; mentre la resa del passo non sollevava le perplessità che avrebbe conosciuto nella tradizione ermeneutica, inerenti perlopiù alla giustapposizione di nozioni tra loro non omogenee per frequenza e pertinenza concettuale, su cui cfr. A. CHENG, *Si c’était à refaire... ou: de la difficulté de traduire ce que Confucius n’a pas dit*, in *De l’un au multiple. Traductions du chinois vers les langues européennes*, sous la direction de V. Alleton et M. Lackner,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9, pp. 203-217 (passa in rassegna numerose traduzioni di *Lunyu* 9.1, a partire però da quella del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del 1687, ivi, p. 206) e l’ampia disamina in E. BRUCE BROOKS – A. TAEKO BROOKS, *Word Philology and Text Philology in Analects 9:1*, i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New Essays*, edited by B. W. Van Nor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3-215.

²⁶ *Sapientia Sinica*, p. 56 (‘Come ricordano i discepoli, Confucio raramente e solo qualora occorresse, si esprimeva appena sui guadagni, sul destino, ossia la volontà del cielo, e sulla virtù di *ren*, cioè la ferma e assoluta perfezione del cuore; questa peraltro è una virtù talmente grande, profonda e recondita, che non si può spiegare a parole. I guadagni spesso nuocciono alla reputazione e sono origine dei mali, e laddove contrastino con la virtù diventa indecente parlare di essi per chi la ami. Il mandato del cielo è qualcosa non di ordinario, ma di nascosto e fuori dalla portata della conoscenza umana, cioè da venerare in silenzio, non da indagare alla leggera. Piace qui citare le stesse parole del commentatore cinese Zhang, poiché hanno forza contro gli indovini cinesi, infatti secondo l’idea di Confucio, che i cinesi venerano come santo e autore di sante parole, gli uomini devono fermamente credere che la vita e la morte, gli eventi felici o infausti derivano solo dal cielo, né possono essere previsti dagli uomini; ma non per questo è consentito vivere senza la regola della virtù’). La traduzione in CSP, III, p. 53, non differisce sensibilmente, se non per la dilatazione esplicativa del termine *ren* 仁 (sulle cui opzioni versorie si tornerà tra poco): «Narrare consueverant discipuli, quod *Confucius* magister suus admodum raro, nec nisi difficulter loquebatur de lucris et emolumentis, et de fato, seu decretis coelestibus, et de *G ñ*, id est de coelitus indita innocentia ac puritate cum praesidio ornamentoque virtutum omnium coniuncta». È tuttavia evidente come, nella formulazione anteriore, alla traduzione seguisse l’argomento esegetico volto a motivare il nesso di ciascuno dei tre concetti (e in particolare del *ming*, da cui la referenza al commento di Zhang Juzheng) con il *raro loqui* del Maestro; argomento poi omesso nell’edizione maggiore.

出人民精神生活的基本样貌：反对宿命论，支持按照伦理道德而生活。这点在孔夫子自身的生活便是极好的例子，其对道德伦理的遵守可谓是以身作则²⁷。

不过，文章中也存在着一些脱离原文主题的部分²⁸。但这种关联性的缺少并非出自 Intorcetta 本意，如其本人在前言中的第二部分“实用性”中写道：

Si quae intra parentheses clausa offenderis, ab Authore claritatis atque eruditionis gratia annotata esse memineris; si quae vero minus latina, aut duriusculus construendi modus, si quae item sterilia, insipida, ac saepius repetita videbuntur, scias velim me sinceritati textus ac rigori verborum potius quam gustui criticorum studuisse²⁹.

作者通过某一特定的 *occupatio* 阐释不同主题，通过这样的方法减少评注数量，包括减少注释插入、括号解释，同时也避免了辞藻形式匮乏(*minus latina*)、句法复杂难懂(*duriusculus construendi modus*)、含义模糊不清(*sterilia, insipida ac ... repetita*)的问题。Intorcetta 以 *sinceritas textus* 和 *rigor verborum* 的名义令文字果断简洁，文章语句并非完全按照语法标准来书写，因为作者不愿单纯地为所谓的文学性所奴役，而是尊崇了文本关联性的准则。他曾假设采纳 62 年版译著而不是另一部经集体改写的版本，因为 62 年的版本 «*praetermissa laconica illa et obscura brevitate*», 这样就能通过 «*plane dilucideque tractari*» 以使文章更为全面。

作者引入了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对早期《论语》翻译的调查。这是 *Sapientia Sinica*（后简称 *Sap*）一文的支撑。通过与之前 Ruggieri-Ricci（后简称 *R*）的版本以及 Brancati 的版本（后简称 *Br*）的比较，譬如就语句翻译的传统方式，探讨语言技巧的合理性。研究 Intorcetta 关于《论语》的第一篇著作，可以通过分层比较的方法来确认他的作品究竟是承传了前任译作，还是全然独立于其它（译者本人可能认为它属于后者），以及研究它的风格究竟是变化多端亦或是一成不变的。若不去考虑细致分析，我们可以阅读《论语》卷一中的一则来分析他所使用的方法。此处，在引用中文古语（*vulgata?*）之后加入了现代

²⁷ Una presentazione della complessa semantica del *ming* in SCARPARI, *Il confucianesimo*, pp. 108-110, con dovuti rinvii ad altri luoghi capitali al riguardo dei *Lunyu* (16.8, 20.3, e soprattutto 2.4).

²⁸ A seguire *Lunyu* 9.9, alle pp. 59-64, concludendo la quale il traduttore motivava l'eccezione: «Hanc digressionem prolixius forte, quam par erat, protraxisse videbor [...]» (*Sapientia Sinica*, p. 64: 'Sembrerà che abbia protratto forse troppo oltre quanto meritasse tale digressione').

²⁹ *Sapientia Sinica*, c. [3]r ('Se ci si imbatte in una parentesi si ricordi che essa è stata posta dall'Autore o per chiarezza o per informazione; se sembrerà che vi siano cose poco latine o che lo stile sia troppo duro o che vi siano parole inutili, non significative o ripetute, si tenga presente che io ho avuto a cuore più la traduzione letterale del testo e il vigore significativo che il giudizio dei critici'; *Confucio e il Cristianesimo*, p. 14).

意大利语的翻译版本，以及三个版本的拉丁语翻译（于此段落后附加了一段）：

[1.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Il Maestro disse: «[a] Studiare e praticare costantemente quanto appreso non è forse un diletto? [b] Accogliere compagni provenienti da luoghi lontani non è una gioia? [c] Non è forse uomo nobile di animo chi non si preoccupa se nessuno lo conosce?»;
Dialoghi, p. 3)

（孔子说：“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出自《论语》）

[a] Qui numquam per Dicebat Ccungzu, [a] Confucius ait: [a] si incuriam ab eorum quae aliquam scientiam addiscas imitando Sanctos didicit, meditatione ac apprehendere, et in illa ac Sapientes viros, et in pertractatione desistit, ubi ad re continuo exercere, tali studio semper te perfectionis culmen nonne est id causa exerceas, constanter pervenerit, quanta tandem laetitiae? superando omnes laetitia perfundetur! [b] Habere vero amicos difficultates, nonne deinde [b] Societate aliqua et alios qui de longinquis id tibi iucundum? coniuncti, si ad discendum terris ad me veniant [b] Si studio sapiens videlicet virtutis iter e audituri meam evadas, habeasque amicos longinquis, remotisque locis sapientiam, nonne id et socios, qui vel ex in unum confluant; non ne etiam summa nos afficit longinqua regione ad te gaudendum sibi vehementer delectatione? [...] veniant ut addiscant, existimabunt? [c] Ac talem habere nonne sane multum [c] Si quis virtutis itinere iam sapientiam et ab laetaberis? confecto, nullam se apud hominibus ut tali non [c] Demus quod te non alios virtutis suae opinionem cognoris nec reputari, et noverint socii ab excitasse moderate ferat; hoc haud egre ferre, hominibus nesciri, et quid est quod ad summam hominis eximia probitate tamen non indignari nec

probitatem perfectionemque ac virtute prediti est?	affligi, nonne perfecti viri
desideret?	est?
[R, c. 43]	[Sap, p. 1]

这里可以注意到三个版本的不同。在结构上（比如是否出现了“曰”，在[R]版本中并未出现）；在句法上（三个版本的译者基本统一运用了疑问句式而非感叹句，除了[R]版的[a]部分；他们都用了副词 *nonne* 作为修辞；以及[Br]版本在[b]部分最后提出了疑问，但作者在引用时省去了此部分的插入）；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词汇部分（因为阅读三个版本之后立刻就能发现，尽管有时他们恰巧用了相同的表达，但是他们句子的主要构成词语是完全不同的）。在 *verbatim* 的方面三个版本都重复运用了拉丁语语言结构中常见的重言法（比如，[R]: *longinquis remotisque*; [Br]: *non cognoris nec reputaris*; [Sap] *amicos et socios; indignari nec affligi*），或者有时候是解释性的结合（[R]: *meditatione ac pertractatione; summa probitatem perfectionemque*; [Br]: *eximia probitate ac virtute*; [Sap]: *Sanctos ac Sapientes*）。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减少连词堆积的现象，正如我们在所有例子中所见到的那样，为了使三个句段成为疑问的形式，三个句段的链接痕迹明显，这在孔子文章的解释中是很常见的：[b] *si ad discendum videlicet virtutis iter* (R); *auditori meam sapientiam* (Br); *si studio sapiens evadas* (Sap); [c] *si quis virtutis itinere iam confecto* (R); *ac talem habere sapientiam* (Br); *demum* (Sap)。Intorcetta 所运用的方法中最为打动人的是他努力将 *de verbo ad verbum* 变得显而易见和系统化，这方便了读者将文本与解释分开，使读者全身心投入到阅读中。此外，Intorcetta 与前人都不同，他运用了张居正的评论做为文本解释，比如我们所看到的，他通过解释性的从属句 *superando omnes difficultates* 对缀用词 *Sanctos ac Sapientes* 作阐释³⁰。

如若要进行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倾向的观点认为，《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中《论语》的版本作为卓越翻译的起点，影响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CSP]*)。此外，应将重心放在《论语》手稿第一次编辑的版本中，在该版本中殷铎泽的影响和选择占据着主导地位[=*CSP(A)*]。在此情况

³⁰ Per il testo del commento a questo luogo vd. *infra*, nota 78.

下进行对比，例如，抽取第一页的样本（图 2-3）作为研究，该样本内容包括从引言段落到 *pars prima*（殷铎泽誊写的第一卷，与现在《论语》中的第一至第二章相对应）。下文为介绍正文前的序言：

Hic liber, quem textus Sinicus distinguit in decem 卷 *kiu éi*, seu partes, continet sententias et velut apophthegmata moralium virtutum, tum a Confucio, tum ab eius discipulis prolata. Brevitatis causa in his libris placuit unicam pro multis litteram scribere, verbigratia C. idest Confucius. D. idest discipulus Confucii. q. idest quaerit. r. idest respondet. a. idest ait³¹.

在《致读者》（«complectitur varias sententias et apophthegmata»）前言中，已经介绍正文，但并没有翻译其书名，在 *CSP(A)* 的首页中取名为 *Ratiocinantium Quaesita et Responsa*，在 *CSP* 则修改为 *Ratiocinantium sermones*：可见，手稿更“具解释性”，与《中国智慧》（*Sap*）对格言对话本质的阐述相一致（«tum a Confucio, tum ab eius discipulis prolata»），但并没有在最后取题中体现。这一点 *CSP(A)* 前言中也再次详细提到（*CSP(A)* 体现原文的教导性，将 *CSP* 中对话技巧性摒除：

Liber hic numero tertius est, inter 四 sú 書 xū sive quatuor libros primae apud Sinas autoritatis, et qui maxime teruntur manibus omnium. Distinguitur in decem 卷 kiu éi idest partes, seu libros minores; continetque sententias atque apophthegmata moralia tum a Confucio, tum ab huius discipulis non uno tempore vel loco prolata: quod ipsum libri quoque titulus 論 Lún 語 yú quasi dicant, ratiocinantium, seu philosophantium quaesita et responsa, non obscure declarat. Sed neque alienum fuisset eum quoque 禮 Lì 記 kí seu de Officiis inscribere: quamvis enim tractet hoc argumentum non ea methodo vel ordine, nec ea verborum sententiarumque copia vel elegantia, qua Panaetius, Cicero aliisque qui de Officiis scripserunt; eo tamen ratiocinatio prope omnis et doctrina tendit, ut doceat, nullam vitae partem neque publicis neque privatis, neque forensibus neque domesticis in rebus, neque si tecum

³¹ *Sap*, p. 1 (‘Questo libro, che il testo cinese distingue in dieci *juan*, ossia parti, contiene sentenze e proverbi sulle virtù morali, pronunciati da Confucio e dai suoi discepoli. Per brevità in questi libri si è preferito servirsi di abbreviazioni [...]’). (Sap, 第一页) 按照中文原文，该书分为 10 卷，即 10 部分，包括孔子及其弟子关于美德的句子和格言。为了简洁，在这些章节中运用了对话。

agas quid, neque si cum altero contrahas, officio vacare posse³².

1687 年出版的版本删除了长时间以来对书名的解释(从 *Sed neque* 以后)。对殷铎泽想要将该书面向欧洲读者的强烈愿望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退步。书采取普通风格,殷铎泽将之与帕奈提乌和西塞罗为古典典范的欧洲传统哲学对话 *de officiis* 对比。这种风格的不当和对古代文学的崇敬在 *Pro ãmialis Declaratio* 中的首段(*Operis origo et scopus* [...])中提到,殷铎泽在 CSP(A)中重提出版版本的删减问题,并以激情昂扬的辩护 «Sinicae et aliarum extremi Orientis Missionum Candidatis» 作为该段的结尾。以下是相关的文字:

Et vero in Europa illa, ubi iam Socrates et Platones iacent, ubi Senecae et Plutarchi prope viluerunt, egone sperem fieri posse ut plausum referat Sinicus noster Epictetus? (Trismegistus rectius vocavero, ut qui arcanas cogitationes suas non tam laconica brevitate descripsisse, quam depinxisse notis hieroglyphicis videatur). Nisi tamen Europaei dum prisci Scriptoris canos attentius contemplabuntur non audeant aetatem tantam non venerari. [...] Esse rude quid atque impolitum Confucii nostri opus, siquidem cum elegantia et venustate Europaea conferatur, nec ipse inficiari possum. Verum enimvero quando Romanae Urbis nulla dum iacta erant fundamenta; quando cultrix illa bonarum artium et magistra sapientiae Graecia praeter horrentes sylvas ferasque, et qui ritu ferarum vivebant homines, nihil adhuc noverat; iam in hoc ultimo oriente ruditas illa Confuciana et Reges excolebat, et moderabatur Regna et numerosam gentem pulcherrimis legibus ritibusque in officio continebat³³.

³² (CSP(A), 第 337 页) 该书是《四书》的第三本,《四书》是中国最具权威的四本书,人人传阅。该书分为十卷,即十个部分,十章,包括了孔子及其弟子在不同场合和时间说的有关道德的句子和格言。该书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论语》,意为“哲学推理的问题和回答”。也可称之为“礼记”,即“关于责任”:虽然该书条理并非十分清晰,也没有帕奈提乌、西塞罗和其他人写责任时所用的高雅语言。在该书中,所有的论述和知识均教导:要将责任贯穿在生活各方面、在个人和公共事务、国内和国外事务、在自身和与他人相处中。

³³ CSP(A), c. Ixr-v (‘E invero in quella Europa, dove ormai persino Socrate e Platone sono abbandonati, Seneca o Plutarco hanno quasi perduto valore, posso forse sperare che accada di riscuotere successo a questo nostro Epitteto di Cina? (anzi meglio lo chiamerò Trismegisto, come colui che non tanto abbia espresso le sue arcane riflessioni con brevit  laconica, quanto le abbia delineate con segni ideografici). A meno che tuttavia gli Europei, mentre osserveranno con pi  attenzione la veneranda et  dell’antico scrittore non osino non riverirne siffatta vetust . [...] E io stesso non posso non ammettere esservi nell’opera del nostro Confucio un che di rozzo e inelegante, qualora lo si paragoni all’elegante raffinatezza europea.   pur vero che quando non erano ancora state

对前期工作的原因，应以更充分的概括，进一步进行丰富。有趣的是，以 *laconica brevitatis* 面向读者的 *Sinarum Scientia*³⁴，开篇，与起源于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象形符号的表意目的并不相近³⁵，而是与爱比克泰德比较相近，它的 *Enchiridion*，采用格言警句，作为斯多葛派道德著作原形，是欧洲基督教的正经。在利玛窦 1605 年著的《二十五言》中，就借用了爱比克泰德的话“斯多葛派的美德与基督教完全一致”³⁶。另外一个相似点体现在爱比克泰德的哲学风格上，在 1687 年的版本发行前，该观点已经广泛流传。如 1663 年巴笃里的《中国》就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论语》的风格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是爱比克泰德的；没有对话，所有的都是结论，实用的格言警句。”³⁷

前言强调的是 *prisca aetas* 的主题，并且已经表现出来，比起之前 *vetustas* 的版本，*prisca aetas* 用更有机的结构来证实、颂扬民间历史年表中的 *illa ruditas*

gettate le fondamenta dell'Urbe; quando quella Grecia, coltivatrice delle belle arti e maestra di sapienza, nient'altro conosceva tranne orride foreste e belve e uomini che vivevano in modo ferino; ebbene già a quel tempo in questo estremo Oriente quella rozzezza confuciana ingentiliva i re, moderava i regni e costringeva ai suoi doveri con bellissime leggi e riti una popolazione numerosa'). CSP(A), c.IXr-v 在欧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被抛弃。塞内加和普鲁塔克也失去价值，或许我应该希望我们这位中国爱比克泰德获得成功？（我应该叫他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更佳，就好像那些既能用简洁语言又能用表意符号来表达神秘思想的人一样）。除非欧洲人在对待古代作家时能表现出对古代的尊重。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将我们孔夫子的作品与欧洲的高雅进行对比，他的作品就有些粗糙和粗俗。但一个事实是：当城市尚未建立，那个被誉为艺术耕耘者和智慧老师的希腊除了恐怖的森林、树林和野蛮的人外一无所有时，在遥远的东方，那个粗鲁的孔子已经在教化君主，管理国家，用法律和宗教仪式教导大量民众履行自己责任。）

³⁴ «Non iniucundum tibi fuerit, amice lector, si causas atque argumentum brevis opusculi, laconica brevitate olim descripti a principe philosophiae Sinensis Confucio, brevibus hic percognoscas»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Ad lectorem*, c. [3]r: 'Non ti dispiaccia, Amico lettore, se anticipo qui brevemente le origini e l'argomento della breve operetta composta anticamente con laconica brevità da Confucio, il principe della filosofia cinese'; *Confucio e il Cristianesimo*, p. 90).

³⁵ Diversamente legge e interpreta tale inserto MEYNARD, *Confucius*, p. 95 nota 28 (dove tuttavia rivedrei la lettura *necavero* > *vocavero*, da cui si desumerebbe una riserva di Intorcetta su Ermete Trismegisto); laddove qui Ermete occorre quale possibile corrispettivo nella trafia dei *prisci sapientes* in relazione a una peculiarità espressivo-stilistica che trova un'analogia più calzante nel *medium* geroglifico rispetto al laconismo sentenzioso dei greci e latini. Il latino *hieroglyphicus* avrebbe peraltro continuato ad offrire un calco lessicale per 'ideogramma' nella sinologia in lingua latina, si pensi solo al titolo della grande grammatica del cinese pubblicata da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Latine et cum characteribus Sinensium*, Lutetiae Parisiorum, J. Bullet, 1742.

³⁶ Sulle *Venticinque sentenze* (*Ershiwu yan* 二十五言, 1605), operetta in cinese che consiste in una traduzione di luoghi scelti dell'*Enchiridion* di Epitteto, cfr. C. SPALATIN, *Matteo Ricci and a Confucian Christianity. A study based upon Ricci's book of 25 paragraphs*, Rome, Gregorian University, 1974; M. REDAELLI, *Il mappamondo con la Cina al centro. Fonti antiche e mediazione culturale nell'opera di Matteo Ricci S.J.*, Pisa, ETS, 2007, pp. 78-127; all'operetta volle aggiungere un epilogo Xu Guangqi (1562-1633), il famoso dotto di Shanghai convertitosi al cristianesimo come Paulus (cfr.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p. 59-64), che vi scrisse «molto elegantemente varie cose che autorizzano molto la nostra christianità» (RICCI, *Lettere*, p. 377; a p. 383 la lettera da Pechino del 9 maggio 1605 a Fabio de Fabii, citata qui a testo).

³⁷ D. BARTOLI, *La Cina*, a cura di B. Mortara Garavelli, Milano, Bompiani, 1975, p. 159.

Confuciana, 这在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1658)和柏应理的《中华帝国年表》中都得到了体现和支持³⁸。在 1687 年出版的 *Pro ãnialis Declaratio* 中, 研究古代中国和古代异教中的 *notitia veri Numinis*, 并将之认为是在《启示录》之前为自然哲学打下基础的哲学准则, 以下是宗教思想在文明、政治上的表现:

Sed neque hic cum de Religione agitur quaerimus quid privati olim philosophi ac sapientes de Deo senserint; nam et inter Aegyptios Trismegistus, et apud Graecos Socrates, Pythagoras, Plato, Epictetus; et apud Latinos Varro, Tullius, Seneca aliique philosophi de Deo multa recte senserunt atque scripserunt [...]; quaerimus hic igitur quid olim communiter senserint Reges ipsi, quid viri Principes ac Magistratus, quid secta eruditorum universa, et quae ab his regebatur Sinica gens, praesertim quando haec (instar unius prope familiae) iisdem legibus, habitu, ritibus, litteris, sic tota pendebat ab Imperio nutuque sui Principis et communis parentis, ac Magistratuum, uti alia fortasse nulla uspiam terrarum³⁹.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论语》1.1 的不同翻译版本, 以下是它三部分必要的简单陈述:

Confucius ait: Confucius¹ ait²: [a] si Confucius¹ ait²: [a] Operam

³⁸ Cfr. 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New York-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pp. 59-82; C. VON COLLANI, *The Traditional List of Chinese Emperors in Martino Martini's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1658) and Philippe Couplet's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1686)*, in *Mission und Theater. Japan und China auf den Bühnen der Gesellschaft Jesu*, hrsg. A. Hsia, R. Wimmer, Regensburg, Schnell-Steiner, 2005, pp. 139-175.

³⁹ CSP, p. LXXVII ('Ma neppure quando qui si tratti di religione cerchiamo che cosa abbiano sentito riguardo a Dio sapienti e filosofi al tempo in ambito individuale (*privati*); infatti sia Trismegisto tra gli Egizi, sia Socrate, Pitagora, Platone, Epitteto tra i Greci; sia Varrone, Cicerone, Seneca e altri filosofi tra i Romani molte giuste opinioni ebbero e scrissero riguardo a Dio [...]; cerchiamo qui dunque che cosa abbiano sentito gli stessi re al tempo in ambito pubblico (*communiter*), che cosa i primi cittadini e i magistrati, che cosa l'intera schiera dei dotti, e tale che da essi era governata la popolazione cinese, tanto più quando (quasi al modo di un'unica famiglia) essa era retta dalle medesime leggi, consuetudini, riti e dottrine, e quindi tutta dipendeva dal potere e dalla volontà del suo principe e padre comune, e dei suoi magistrati, come forse mai nessun'altra altrove sulla terra'). (CSP, 第 77 页)但当这涉及到宗教时, 我们在个人环境 (*privati*) 中寻找哲学家和智者谈论上帝的言语; 事实上, 无论是埃及的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希腊的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爱比克泰德还是瓦罗、西塞罗、塞内加和古罗马其他哲学家, 他们写了很多关于上帝的正确观点...因此我们探寻在同时代公共环境下 (*communiter*) 下的君主、第一公民、法官、学者们, 尤其是当他们在同一法律、习俗、仪式和教义下 (几乎以一个家庭的方式) 管理中中国人口时。因此, 一切都得依靠君主, 其父亲和法官的权力和意愿, 其他的都无需再有)。

[a] si addiscas diligenter ea quae sunt officii dare imitationi³ sapientum, et⁴
imitando tui didiceris³, et mox etiam assidue⁵ exercitare⁶ sese in
Sanctos ac strenue perfeceris; atque hac huiusmodi studio imitandi,⁷
Sapientes viros, ratione Viros spectatae nonne⁸ olim delectabile⁹ erit?
et in tali studio virtutis ac sapientiae fueris³ Quasi dicat: suae principiis
semper te imitatus; deinde⁴ vero te fere omnibus difficultates
exerceas, continenter⁵ exercitaris⁶ in insunt ac spinae; verumtamen
constanter huiusmodi studiis ac si devoraveris istas magno
superando disciplinis, devorando animo vicerisque, tu quisquis
omnes quaecunque taedia, et sectator es virtutis ac
difficultates, superando genere sapientiae, si exemplis simul
non ne deinde id difficultates quae omnibus, ac documentis virorum
tibi iucundum? sed maxime tyronibus, solent sapientum ob oculos tibi
[Sap, p. 1] offerri, quo tandem fiat ut et positis constantiam iunxeris
calleas veram Philosophiam, cum labore, plane fiet ut
et primaevam naturae nostrae recuperata paulatim claritate et
integritatem paulatim integritate primaeva naturae
recuperes ⁷nonne⁸ hoc tibi nostrae, insignis etiam facilitas
olim magnae voluptati⁹ erit? atque peritia sequatur tuam
(quasi dicat: ex amaris exercitationem, delectatio vero
scientiarum virtutumque peritiam et facilitatem.
radicibus quam dulces olim [CSP, III, p. 2]
fructus es percepturus?)
[CSP(A), pp. 337-338]

文字翻译的转变是明显的，从《中国智慧》(Sap) 的少量注解到 CSP(A)对
文本的扩充：扩大替换词(*semper* > *continenter*; *iucundum* > *magnae voluptati*);成倍
词汇(*sanctos ac sapientes* > *viros spectatae virtutis ac sapientiae*; *studio* > *studiis ac*
disciplinis);直证、连接性副词引证(*diligenter*; *strenue*; *generose*), deittici e connettivi

(*hac ratione ... deinde vero... huiusmodi ... quo tandem fiat ut*);句法扩张(*addiscas > didicerit et ... perfeceris; superando > devorando ... et superando; omnes > quae omnibus sed maxime tyronibus*,功能改变),直到在文本加入自主解释(«ut et calleas veram philosophiam, et primaevam naturae nostrae integritatem paulatim recuperes»),或是一些出众的解释(*quasi dicat ...*)。在这种意义上,CSP(中间部分形式改变少)显著的调整比起《中国智慧》是对 *literaliter exponere* 简短实质的回归⁴⁰,但注释清晰,尤其是 *quasi dicat* 部分,先于中间部分所引文本,论据更具分析性和推论性。通过 *exemplis virorum sapientum* 从对美德、智慧的探寻到获得的转变中,或在 *constantia* 和 *labor* 组合中对 *constanter superando difficultates* 的概念化,在实践道德中,从最初 *claritas* 和 *integritas* 重获到 *facilitas* 和 *peritia* 采用的完美过程,由此获得 *delectatio*。评论家张居正⁴¹对相关概念具有清晰阐述,将中间部分的词汇和句子结构进行了重组(在 *labor* 和 *constantia* 的情况下,甚至将之后因素往前提,使文章更完美):

[b] Si studio [b] Quod si contingat ut [b] Postquam autem te sapiens evadas, postquam te excolueris excolueris tam feliciter habeasque amicos huiusmodi labore et huiusmodi cum labore et et socios, qui vel ex constantia, habeas¹ deinde constantia, si dentur¹ tunc longinqua regione sectatores et amici², qui fama sectatores et amici² e³

⁴⁰ Suscitato anche dal criterio degli esponenti numerici (che ho riportato), già introdotti – assieme al maggior calibro del modulo delle lettere – nel testo di CSP(A), quindi in CSP ma senza più evidenza segnaletica circa la corrispondenza verbale con il testo cinese, che la stampa non avrebbe incluso (cfr. per tali esiti MEYNARD, *Confucius*, pp. 37-38).

⁴¹ Che leggo nell'edizione della tarda età Ming (s.a., post 1635) *Zhang gelao jingyan sishu jijie* 張閣老經筵四書集解, conservata in ARSI, Jap.-Sin. I, 14 (descritta in CHAN, *Chinese Books*, pp. 13-14, il commento dei Lunyu dal juan 4 al 12) di cui fornisco una traduzione indicativa (ringrazio i dottori He Jun e Li Hui per avermi coadiuvato): «‘Studiare’ significa imitare. Sapere e mettere in pratica è imitare quello che fanno i santi sapienti [*shengxian* 聖賢], e così facendo ci si può perfezionare e tornare all'origine. [...] Confucio dice: “L'uomo che studia, spesso soffre delle difficoltà a [*nan* 難] e non è contento, perché non sa studiare bene e non trova interesse. Se studia e poi ripete e non intermette questa applicazione, allora quello che ha studiato gli diventa familiare, la ragione si fa comprensibile, prova piacere e così entra nello studio e non vuole più smettere”»; i due termini citati anche in originale attestano come già la formulazione di *Sap* si rifacesse al commentario. E non è casuale che il termine *sanctos* sia poi caduto lasciando il posto al solo *sapientes*, visto che l'uso di *sanctus/sanctitas* in ossequio a Confucio fu tra i punti sollevati nella controversia sul culto confuciano, che avrebbe visto Intorcetta in prima linea con la sua *Apologetica disputatio*, approvata nell'agosto 1668 e anni dopo a stampa in P. INTORCETTA, *Testimonium de cultu Sinensi*, Parisiis, apud Nicolam Pepi é 1700, pp. 26-27. Per *sanctus* (*shengren* 聖人) nella traduzione di *Zhongyong* 12.2 e 17.1, vd. MUNGELLO, *Curious Land*, p. 286.

ad te veniant ut sapientiae tuae et virtutis longinqua⁴ regione⁵
 addiscant, non ne excitati e³ longinqua⁴ regione⁵ adventates⁶, consulturi te,
 sane multum veniant⁶ te consulturi atque in atque in disciplinam tuam
laetaberis? disciplinam tuam tradituri tradituri sese, fama scilicet
 [Sap, p. 1] sese, ⁷nonne⁸ tum multo etiam virtutis ac sapientiae tuae
 vehementius laetaberis⁹ et excitati, ⁷nonne⁸ tum multo
 prodes omnino sensum hunc etiam vehementius laetaberis⁹
 exultantis animi tui? et prodes omnino sensum hunc
 [CSP(A), p. 338] exultantis animi tui?
 [CSP, III, p. 2]

在《论语》里没有提到关于结识朋友和认领弟子的前提，即在《论语》中没有提到智慧是如何获得的，这些内容是在集注中被提到，又在《论语》中意义被循序渐进地扩充，既是为了体现实现完美的逐步过程(«postquam te excolueris»)⁴²也表达出最终目的实现的喜悦(«vehementius [...] sensum hunc exultantis animi»), 只是将对名声的追求延后了，在此 *scilicet* 再一次划出了明确的界限。

这种解述性扩展在《论语》的第三篇中也出现了，也是在张居正⁴³的集注中出现的：

[c] Demus quod [c] Verum si plane [c] Verum si plane contrarium
 te non noverint contrarium acciderit ut acciderit et cum talis ac tantus
 socii ab scilicet cum talis ac tantus sis, ab hominibus¹ tamen si
 hominibus sis, ab hominibus¹ tamen ²ignoreris³, nemo te consulat,
 nesciri, et tamen ²ignoreris³; nemo te suspiciat nemo; tu interim⁴

⁴² Desunto dal commento di Zhang Juzheng, *ad locum*: «L'uomo studia e acquisisce conoscenza, gli altri naturalmente gli credono e lo seguono, e lui vedrà gli amici simili a lui venire da lontano, per ricevere l'insegnamento. E così la virtù non è isolata, la Via sarà tramandata, ci saranno bravi discepoli da educare, quindi il sentimento realizzerà senza ostacoli la sua felicità non essendoci nulla di più grande».

⁴³ Anche in tal caso fornisco il riscontro dal commento di Zhang, *ad locum*: «Se [l'uomo] ha fama, ma essa non è riconosciuta e le persone non lo considerano, comunque egli sta quieto, non ha senso provare rabbia. E così il suo cuore è pieno per sé stesso e non ha bisogno che le persone sappiano; l'autentica sapienza si trova all'interno e non spera nelle cose esterne [...]».

non indignari nec consulat; suspiciat nemo; tu hanc ob causam non⁵ affligaris
affligi, non ne interim⁴ non affligaris aut nec indigneris⁶; quippe
perfecti uiri est? indigneris⁶; quippe contentus contentus iis quae tibi ipse
[Sap, p. 1] iis quae tibi ipse peperisti et peperisti, et possides securus;
possides securus; nihil autem nihil autem de his quae extra te
de his quae extra te alienique alienique sunt arbitrii,
sunt arbitrii, laborans; laborans; ⁷nonne⁸ perfecti⁹
⁷nonne⁸ perfecti⁹ viri¹⁰ viri¹⁰ consummataeque virtutis
consummataeque virtutis hoc hoc erit?
erit? [CSP, III, p. 2]
[CSP(A), p. 338]

和简单扼要的形式略微晦涩的内容相比（dove pare intendersi quasi una “ignoranza” al quadrato, dinanzi ai *socii* che ignorerebbero essi stessi la marginalità del sapiente e la sua capacità di sopportarla con serenità 知道自身知识的有限性并坦然面对的一种“无知”），《论语》的解述几乎是要将成为品德高尚的“ignorado”的前提条件具体化（«nemo te consulat, suspiciat nemo»），先赞美它再表明达到了这些条件就可以成为君子（‘persona esemplare per virtù e nobiltà d’animo’ 品德高尚有修养的人）；这些条件在《论语》中以 *perfectus vir* 和 *probus vir* 反复出现，用一种委婉的说法，表示“品质”的所有格（*consummatae virtutis*）暗示着实现完美境界的过程。

在《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句中，最后被介绍过来的词语强调了对 *Sapientia Sinica* 的传统进行的可能的研究，这个传统给了和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版本中出现的标准相比而言更加紧密的词语联系标准，提出了一种运用更加准确的术语进行翻译的假设。因此，为了体现出“君子”的意思，各种译本中 *perfectus vir* 大约出现了 25 次，*probus vir* 出现了 4 次，在 3.24 中翻译为 *perfecti et probi viri* 在 6.13 中翻译为 *perfectus ac probus litteratus*，在其他的版本中还存在其他翻译（8.6: *perfectus et generosus vir*; 9.14: *vir probus et exemplaris*;

10.6: *sapiens et probus*)⁴⁴.

此外,《论语》中另外一个出现频率很高仅次于前面所说的“君子”的字是“仁”,它也具有多种含义。单从字义上看,它是“benevolenza”的意思,但理解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对于孔子来说仁是最重要的美德,它包括恭敬、忠诚、尊敬、忍耐、真诚、热忱、慷慨、勇气和其他高尚的人格品质”⁴⁵。考虑到翻译本身的复杂性,有一些跟上下文有关的因素会让翻译出来的意思不那么准确⁴⁶。作品的第一页中就已经出现有关这个概念在后文中可能出现的意义上的明显差别:1.2 的末尾有“仁”(ren)的根源是孝第(对父母和兄弟的尊敬和爱)⁴⁷;在1.3 中将“仁”(ren)放在引诱和谄媚的对立面来说⁴⁸。在第一种情况下殷铎泽选择 *pietas*,我们在将它与现在的传统比较后可定义为“标准”(Ricci-Ruggieri 和 Brancati 也经常这样翻译⁴⁹),在《论语》2.16 中用了大量括号来解释,殷铎泽在 *virtutes exercendae* 上引用了 *commentator Sinensis*,列举出几种类似的拉丁语说法:

《Item quinque enumerat virtutes exercendas his verbis: 其 *kí* 德 *tě* 則 *çě* 仁 *gîn* 義 *y* 禮 *lì* 智 *ch í* 信 *shín*. Idest: ipsius virtutes scilicet sunt pietas, iustitia, urbanitas, prudentia, fidelitas 》⁵⁰。但是,在统计的数据中出现了 30 多次(有时单独一个说

⁴⁴ Sulla traduzione di *junzi* nel CSP cfr. MUNGELLO, *Curious Land*, p. 277, e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 122 (che valorizza la pluralità di opzioni versorie, soprattutto nei *Lunyu*, rispetto alle traduzioni odierne).

⁴⁵ SCARPARI, *Il confucianesimo*, p. 193; cfr. anche L. LANCIOTTI, *Confucio. La vita e l'insegnamento*, Roma, Ubaldini, 1997², pp. 28-30 («[...] manca nei *Dialoghi* confuciani un'unica, esauriente definizione del *ren* come delle altre virtù», *ibid.*, p. 29).

⁴⁶ Per un esempio di indagine contestuale sul concetto cfr. KWONG-LAI Shun, *Rén 仁 and Lǐ 禮 in the Analects*, i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pp. 53-72.

⁴⁷ CONFUCIO, *Dialoghi* 1.2 (che qui cito solo nella parte finale): «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 (‘L'uomo nobile di animo è dedito solo alle cose essenziali perché, stabilitele, la Via naturalmente si manifesta. L'amore filiale e il rispetto per il fratello maggiore sono l'origine della benevolenza!’; *Dialoghi*, p. 3). Intorcetta traduce: «Perfectus vir [...] totus sese impendit principali: principali bene firmato mox inde virtutis lex nascitur. Obedientia erga parentes et reverentia erga maiores, hac duo sunt operum pietatis radix» (*Sap*, p. 1).

⁴⁸ CONFUCIO, *Dialoghi* 1.3: «子曰: 巧言令色, 鮮矣仁!» (‘Il Maestro disse: È ben raro che lusinghe e maniere suadenti conducano alla benevolenza!’; *Dialoghi*, p. 3). Così rende Intorcetta: «Confucius ait: ex iis, qui, ut appareant aliis sapientes et probi, comptis verbis ac miti, sed ementito vultu utuntur, paucos puto habere solidas cordis virtutes» (*Sap*, p. 1).

⁴⁹ Cfr. MUNGELLO, *Curious Land*, pp. 277-278, che ne parla come «distorted by a specifically Christian preoccupation» (cita *Daxue* 9.4, in CSP, I, p. 20, reso *pietas et clementia*, mentre in *Sap* vi era il solo *pietas*; ma sulle traduzioni di *ren* nel CSP in rapporto alla tradizione esegetica cfr. MEYNARD,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Analects*, pp. 106-108). Nel caso di *Lunyu* 1.2 Ruggieri-Ricci rende con *caritas* (*R*, p. 44: «Propterea quod obtemperare parentibus, ac maiores vereri, duae res sunt, e quibus tamquam e stirpibus caritas in proximum proficiscitur»). Mentre Brancati glossa con *pietas/virtutes* a testo, accanto al carattere, combinando i due termini nella traduzione (*Br*, c. 67r) : «[...] et subiectio erga Maiores ad agendas *pias* actiones *virtutis* radix est et principium» (corsivi miei).

⁵⁰ *Sap*, pp. 8-9. Analogamente, in un'altra parentesi esplicativa, a *Lunyu* 5.13, soffermandosi sul

法有多重语境), 在 *Sapientia Sinica* 中对 *pietas* 的翻译几乎没有表现出来, 除了原文中明确指出与子女的爱有关, 如 8.2⁵¹中。在作品开头, 这种翻译与语境紧密相关的敏感性就已经显现出来, 在对 *ren* (仁) 的翻译上殷铎泽选择了委婉语 *solidae cordis virtutes*, 继承了朱熹和张居正对“仁”的涵义的阐述(仁是心之德, ‘*ren è la virtù del cuore*’)。事实上, 建立在 *virtus* 上的翻译有很多种, 其中拉丁语中采用最多的是用 *ren*, 通常和所有格 *cordis* 一起连用(e.g.: 5.19 [ultima occorrenza], 7.15, 7.34), 有些情况中用 *perfectio* (7.6, 8.7, 9.1) 或 *perfectus* (nelle occorrenze di *renzhe* 仁者, ‘uomo dotato di benevolenza’)构成语段: 6.23 (*solidae virtutis viri ... perfecti*) 或 6.26 (*pius et corde perfectus vir*); 在 9.29 中译文的涵义被进一步扩大 (‘*vir corde perfectus, quia firmiter adhaeret voluntati coeli, nec ullo privato ducitur affectu*’))。

然而这样的翻译却显示出笔译者/口译者无法回避的局限, 深知儒家思想中核心概念的不可翻译性, 因此 *virtus g ñ* 在译文中并不常出现(这是对 *ren* (仁) 的音译), 这种对原文的直译必须加上准确的注释帮助读者理解, 如 5.19 中 (‘*virtus g ñ, quae est solida et interior perfectio*’); 在 6.22 中有弟子对孔子关于 *ren* (仁) 的提问(‘*de solida cordis virtute g ñ [...] hanc virtutem ita possidentes [...] possunt dici absoluto corde perfecti*’); 6.30 (‘*[...] audivi enim virtutem g ñ consistere in amore universali erga omnes*’); 还有 8.7 中, 注释的使用更加普遍 (‘*virtus g ñ, seu interior cordis perfectio, et amor universalis erga omnes, excluso omni privato affectu*’)⁵²。

在上面 9.1 中提到的例子中殷铎泽在被要求解释“仁”的意义时称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无法明确阐述的, (‘*haec enim tam magna, tam subtilis, et tam recondita*

significato di *xing* 性 (‘natura, inclinazioni naturali’), enumera nuovamente la serie delle *virtutes* seguite dalla resa standard: «nomine 性 *s ñ*, seu naturae, quam homo a caelo obtinuit, veniunt etiam quatuor virtutes 仁 *g ñ* 義 *y* 禮 *l* 智 *ch í* scilicet, pietas, iustitia, urbanitas, et prudentia» (*Sap*, p. 27). Ma per la stratificazione esegetica di questo luogo cfr. P. J. IVANHOE, *Whose Confucius? Which Analects?*, i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pp. 119-133.

⁵¹ CONFUCIO, *Dialoghi* 8.2: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Quando l’uomo nobile di animo è premuroso verso i genitori, gli altri si incamminano verso la benevolenza’); *Sap*, p. 47: «si qui aliis praesunt sint uberes in affectu obedientiae erga parentes, in amore erga fratres, socios et reliquos, tum populus tali exemplo excitabitur ad pietatem erga suos».

⁵² I quattro luoghi citati, rispettivamente a *Sap*, pp. 28, 36, 37, 49.

virtus est, ut verbis explicari nequeat»⁵³). In *Sapientia Sinica* 中, 这种趋于限制 *ren* (仁) 的可译性的倾向在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也有体现, 当中的文字, 根据解释的系统性习惯特点的设置, 将可以阅读的概念在训诂传统的基础上重新组合成更加完整的定义, 已经以各种方式出现在 1662 年的翻译中⁵⁴。

但是为了能在不忽视对殷铎泽和达科斯塔的译本出现的质疑的情况下给上述调查下结论, 我想引用 5.8 的译文, 在 5.8 中出现了三方对话, 孔子被三名弟子追问“仁”是什么, 但每一次他都没有给出答案, 只是说‘non saprei dire se sia dotato di benevolenza’ (不知其仁也)。在我们的译文版本中, 没有出现 *virtus g ñ*, 但加了清楚的注释, 之后在翻译同样的字句时会体现出 *variatio* 的想法, 慢慢扩充它的意思 (用斜体标明的):

Praefectus Regni *Lù Mém Uù pě* dictus volens promovere aliquos ad munia publica interrogavit Confucium dicens: «*Çùlú* habetne *virtutem gñ*, seu *cordis perfectionem et solidas virtutes?*» Confucius respondit: «Equidem nescio». Iterum interrogavit, non enim poterat credere Confucium nescire discipuli sui virtutem. Tum Confucius respondit: «Meo discipulo *Yeû mille curruum* bellicorum *Regnum comitti potest, ut regat ipsius milites et arma*, at nescio utrum *ipse sit solidae virtutis vir*».

Rursum de alio quaerit dicens: «Tuus discipulus *Kieû qualisnam* ille est?» Confucius respondit: «Meo discipulus *Kieû*, aut *mille domorum oppidum*, aut *centum curruum* bellicorum *familia* (ut erat Praefectorum Regni) *comitti potest, ut sit ibi Praefectus et moderator*, attamen non scio ipsius virtutem interiorem».

⁵³ Sap, p. 56. È indubbia l'assoluta padronanza che Intorcetta avrebbe acquisito nel soppesare, sulla scorta della lessicografia cinese, *verborum latitudo*, *vis* e *generalitas* (il termine è suo) del vocabolario confuciano: aspetti approfonditi per tutte quelle voci soggette a critiche nella controversia sui riti confuciani, nelle pagine del gi à citato *Testimonium de cultu Sinensi* dedicate alla *Explicatio litterarum seu vocum quarundam Sinicarum*, da p. 65. Circa poi una più generale capacità di illustrare i problemi della semantica del cinese, discutendo della liceità di una versione letterale in cinese del Messale romano, vd. la citata *Informazione* alla Congregazione di Propaganda Fide del 24 marzo 1672 (edita in BONTINK, *La lutte*, pp. 437-458, in part. ai ff. 580-581), ove Intorcetta affrontava la questione «che ogni Geroglifico Cinese racchiude in sé molti e varii significati; e se finalmente vi sia modo di determinare ad un solo significato ogni Geroglifico cinese» (cito dall'altro ms. di 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 F. Ges. 1257, n°14, c. 11v).

⁵⁴ Tale definizione figura a seguire *Lunyu* 6.7, in CSP, l. III, p. 29: «Virtus *G ñ* est illa interior et solida animi perfectio qua fit ut naturale lumen coelitus inditum constanter sequamur, sic ut a suscepto cursu ne exiguo quidem temporis momento desistat». Il passo è in carattere corsivo, secondo una distinzione grafica rispetto al testo in tondo introdotta da Couplet nella stampa (a margine dei passi interessati, nel manoscritto, egli indicava *italice*), a segnalare note ulteriormente chiarificatorie rispetto al testo-parafrasi e ai commenti guida (ma la distinzione non è poi così sistematica, cfr. quanto osserva MEYNARD, *Confucius*, p. 39 e nota 24).

Iterum de alio quaerit dicens: «Tuus discipulus 'Chě qualisnam ille est?» Confucius respondit: «Meus discipulus 'Chě talis est, ut si indutus vestibus rituum, et cinctus cingulo Praefectorum stet cum aliis Praefectis in aula ubi se videndum exhibet Imperator, potest illi comitti munus, ut cum legatis hospitibus ad curiam venientibus agat [...], at nescio illius animi virtutem et cordis perfectionem»⁵⁵.

这种变化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体现出语境上的细微差别,反而清楚地强调了 *gradatio* 风格,打破了 *literaliter exponere* 标准单调重复的语句。举个例子,由殷铎泽推向世界的这部作品,其中 *floridi discursus et acumina* 丰富了原文的 *laconica brevitatis*,从上面引用的话可见殷铎泽在翻译孔子的话语时表现出的善于思考和理解的能力。*

⁵⁵ Sap, p. 25 (produco a scopo di confronto la trad. moderna di Lunyu 5.8, *Dialoghi* p. 45: «Meng Wubo domandò: “Zilu è dotato di benevolenza?” Il Maestro disse: “Non saprei dire”. Pose nuovamente la questione e il Maestro disse: “In un regno forte di mille carri da guerra Zilu potrebbe occuparsi del sistema tributario militare, ma non saprei dire se sia dotato di benevolenza”. “Che cosa pensate di Ranyou?” Il Maestro rispose: “Ranyou potrebbe essere eletto governatore di una città di mille famiglie o di una casata forte di cento carri, ma non saprei dire se sia dotato di benevolenza”. “Che cosa pensate di Zihua?” Il Maestro rispose: “Cinta la vita con la fascia cerimoniale e preso posto a corte, Zihua potrebbe intrattenere ospiti e visitatori, ma non saprei dire se sia dotato di benevolenza”»).

* Nel congedarmi da questo lavoro desidero ringraziare Giorgio Casacchia, addetto culturale italiano a Shanghai, che ha suscitato il mio interesse per l'opera di Prospero Intorcetta e per la pagina intorcettiana dell'esemplare conservato alla Biblioteca di Zi-Ka-Wei, generosamente mettendomi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ua “sapientia sinica” negli anni della nostra collaborazione. A Rosanna Pettinelli e Pietro Petteruti Pellegrino il mio ringraziamento per aver voluto allargare ad Oriente gli orizzonti dell'Arca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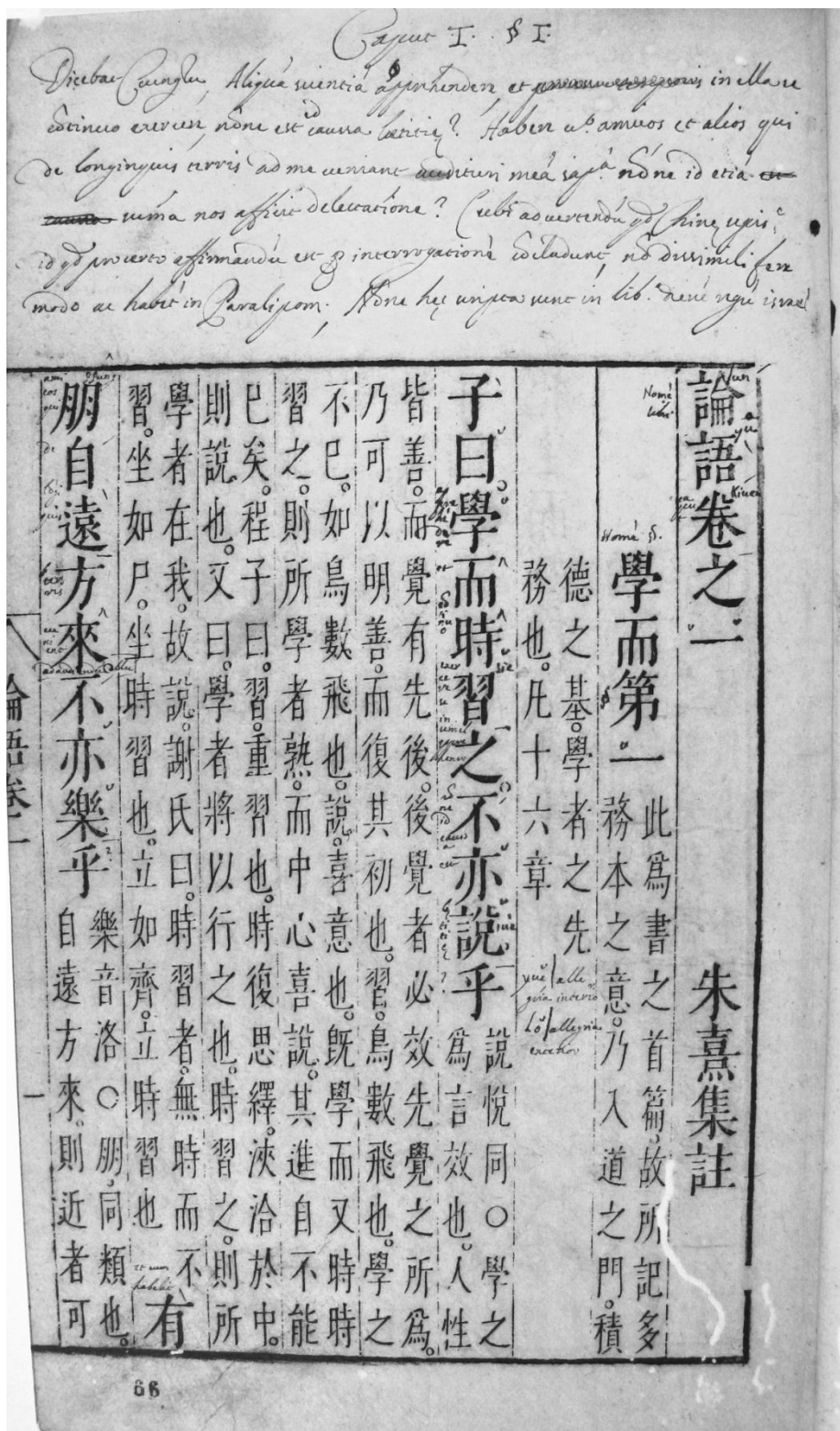


Fig. 1. ARSI, Jap.-Sin. I, 10/2, c. 66r (per gentile concessione dell'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di Roma)

Lib. Lun Yü

Pars I.

Hic liber, quæ textus sinicus distinguunt inde 卷 Kiuen, seu partes continet
secreta et uelut a prophetis moralium uirtutum, tui à Confucio, tui ab eius
discipulis prolata. Breuitatis causâ in his libris placuit unicam
pro multis litterâ scribere. vg. C. idest Confucius. D. idest discipulus Con-
fucij. q. idest querit. r. idest respondet. a. idem ait.

f. 1. p. 1. 子 cù 曰 yuē 學 hio 而 時 xi 習 siē 之 chi 不 pū 亦 yē 說 yuē
乎 hū. C. a. si addisca. imitando Sanctos ac Sapientes uiros, et in tali studio semper
te exerceas, cōstāter superando omnes difficultates, non ne deinde id tibi uicundū!

8. 有 yēu 朋 pūn 自 sū 遠 yuēn 方 fān 來 lai 不 pū 亦 yē 樂 lǐ 乎
hū. s. si studiosi sapientes uas habeaq. amicos et socios, qui uel ex longinqua regione ad te ueni-
ant ut addiscant, non ne s. nē nūllū lētaberis!

p. 2. 人 giñ 不 pū 知 chi 而 不 pū 溫 uēn 不 pū 亦 yē 君 kiūn
子 cù 乎 hū. demus quod te non nouerint socij ab hominibus nesciri, et tamen nō
indignari nec affligi, non ne perfecti uiri est?

8. 2. 有 yēu 子 cù 曰 yuē 其 kī 爲 guei 人 giñ 也 yē 孝 hiao 弟 ti 而 不
好 hao 犯 fān 上 xām 者 chē 鮮 sien 矣 y 不 pū 好 hao 犯 fān 上
xām 而 不 好 hao 作 sō 亂 luōn 者 chē 未 uī 之 chi 有 yēu 也
yē. D. yēu cū. a. ut aliqui sint eiusmodi homines, qui domi morē gerūt pueris, et debita
prestāt obsequia natu maioribus; et foris gaudeāt opponere sese maioribus aut ijs qui uisunt
profecto hi uari sunt. u. quis nō gaudeat repugnare maioribus aut Praefectis, et tamen
gaudeat excitare bella et turbas, nequit hoc esse.

8. 3. 君 kiūn 子 cù 務 wú 本 pūen 本 pūen 立 liē 而 不 道 tao 生
sem 孝 hiao 弟 ti 也 yē 者 chē 其 kī 爲 guei 仁 giñ 之 chi 本
pūen 與 yū. perfectus uir. (loquitur yēu cū) totus sese impōit principali: principa-
li bene summo mox inde uir aut lex nā scitur. obediētia erga patētes, et reuerētia erga ma-
iores hac dū sunt opēra pietatis radix.

f. 2. p. 1. 子 cù 曰 yuē 巧 kiao 言 yēn 令 līm 色 sē 鮮 sien 矣 y 仁
giñ. C. a. ex ijs, qui, ut appareāt alijs sapientes et probi, compis uerbis ac mixi, sed eme-
rito uultu ueniunt, paucos puto habere solidas cordis uirtutes.

p. 2. 魯 cēm 子 cù 曰 yuē 吾 ngū 日 gē 三 sān 省 sīm 吾 ngū 身 xīn
爲 guei 人 giñ 謀 māu 而 不 pū 忠 chūn 乎 hū 與 yū 朋
pūn 友 yēu 交 kiao 而 不 pū 信 sīn 乎 hū 傳 chūn 不 pū
習 siē 乎 hū. D. sem cū. a. ego quod te nō ca. vi. examino me ipsū, nō cū

Fig. 2. INÁCIO DA COSTA – PROSPERO INTORCETTA, *Sapientia Sinica*, Jianchang, 1662,
p. 1 (per gentile concessione della Zi-Ka-Wei Library di Shanghai)

Lib. 3. ~~Lib. 4.~~ part 1.

Libri hic numero tertius est, inter 四書 *xū* sive quatuor libros, prime apud Sinas autori-
tatis, et qui maxime tenentur manibus omnium; Distinguitur in decem 卷 *kuén*

idei partes, seu libros minores; continetque sententias atque apophthegmata moralia cum à Confucio, cum ab huius discipulis non uno tempore vel loco prolata: quod ipsum Libri quo-

que videntur **論言語** *yu*, quasi dicunt, ratiocinantium, seu philosophantium
inter se per sermones
cum quibusdam responsis, non oblique declarat. Sed neque alienum facere

8
ye
9
yue
hū

chi
7 /
pu

5 $\hat{x}$
xi

6 ن
sie

3
hio
4
ulh

pars prima

Fol. i. pag. i. S. i.
Conficiūsus ait: operam³
dare imitationi³ Sapientū
et⁴ assidue exercitare sese
in quibuscumque studiis imitandi
nonne olim delectabile erit
quasi dicat: sive principis fere
omnibus difficultates insunt ac
spina: Verū tamen si deuote
ris istas magno animo
viceris, tū quisquis sectabo
es virtutis ac sapientie;
si exemplis simul ac docu-
mentis Virorū Sapientū
ob oculos tibi positis constantem
iunxeris cum labore; plane
fiet ut recuperata paulatim
claritate et integritate
primæ naturæ nostræ insignis
etiam facilitas atque peritia
sequatur tuam exercitationem;
delectatio vero peritiam et
facilitatem.

S. 2.

~~1. p. 1. §. 1. Confucius ait: si diligenter ea quae sunt officij sui didiceris, et mox ceteris
hominibus perfeceris; aequa hac ratione Viri quidam iuvenis ac Sapientia fueris³ imitatus;
deinde vero⁴ et continenter exercitaris in huiusmodi studiis ac disciplinis, da-
morando quaecunque cadit, et superando quaecunque difficultates, quae omnibus, sed maxime tyroni-
bus, solent offerri, quo tandem fiat ut et Callias⁵ et Aram Philopponem, et primariam mentem nostram~~

Fig. 3.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in 6277, vol. 1, p. 337 (per gentile concessione del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从‘Dē Adami Schall Historicā Nārrātiōne’中提取

David Morgan (李婧译)

David Morgan (1959-2013) 是美国福尔曼大学的法语教授，但是他的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在新拉丁语文学和推广拉丁语口语方面。在其未标注时间的论文中，他探讨了汤若望对中国的描述，其中强调了耶稣会士天文学家将许多现象与罗马帝国的相关现象相联系的尝试与途径（详见 <http://mcl.as.uky.edu/schall>）。在寻求这种类比中他无意识的复制了中国汉代时的方法，在当时罗马帝国则被称为大秦。

Annō 1665 typīs excussus est Vindobonae in Austriā liber quī inscribitur Historica narrātiō dē Initiō et Prōgressū Missiōnis Sociētātis Iēsu apud Chīnēnsēs, ac raesertim in Rēgiā Pēquīnēnsī, ex Litterīs R. P. Iōannis Adamī Schall, ex Eādem Sociētate, Suprēmī ac Rēgiī .

Mathēmatum Tribunālis Ibidem Praesidis. Quī liber pars est ingentis ac pretiōsissimī illius librōrum epistolārumque corporis, quō Sociētātis Iēsu missiōnāriī ab saeculō 16ō usque ad 18um dē mōribus natiōnum eārum, ad quās missī erant, dīligenter rettulērunt - quā in rē nōn tantum Sociētātis conditōris, Ignātiī dē Loyōla, praeceptum exsecūtī sunt, vērū etiam anthrōpologiae modernae velut fundāmenta posuērunt.

[M]issiōnāriī... cum dē Sīnēnsī linguā, cultū deōrum, aedificiīs, rēgimine, aliisque eiusmodī accūrātissime nārrāvērunt, tum methodōs suās doctrīnamque et theologiam prōpugnāre ēnīsī sunt, nempe populī suffrāgium benevolentiamque captantēs. Arduum enim sustinēbant bellum eā fere tempestāte contrā Iānsenistas imprīmīs⁵⁶, quō bellō nōn iam in aulīs academicīs sed in pūblicō dīmīcātum est - tēlō adhibitō potissimum

⁵⁶ Iānsenistae - quī nomen dūxerant a Cornēliō Iānseniō (1585-1638), Iprēnsī epīscopō - saeculō 17ō in Galliā praecipuē flōruērunt, acriterque in Iēsuītās tamquam hypocritās, ambitōsōs, Pelagiānos invectī sunt.

prēlō typographicō.

Matthaeus Riccius, Iēsuīta erūdītissimus, mathēseōsque imprīmīs perītus, exeunte saeculō 16 ad urbem Pēkīnum usque pervēnit, atque acceptus est in aulam imperiālem. Pater Riccius magnā cum astūtiā scientiam Eurōpaeam astronomicam pariter ac mathēmaticam ad fidem tūtēlamque imperatōris merendam adhibuit. Librīs autem Sīnicē scrīptīs doctrīnam occidentālem tam sacram quam philosophicam et mathēmaticam Sīnēnsibus aperuit; īnsuper librīs Latīnīs cultum Sīnēsem praesertimque Confuciānismum Eurōpaeis exposuit....

Adamus Schall, Germānus, ... mediō saeculō 17 nōn solum in amplissimum mandarinōrum

gradum prōmōtus est, vērū etiam tribunālī astronomicō imperiālī praefectus - quod in omnī

memoriā numquam hominī exterō contigerat. [L]iber aliquātenus vītae eius nārrātiō est...[sed] amplior nārrātiō ex hōc cōstat, quod cultus cīvilis Eurōpaeus cēterōs omnēs cultūs - etiam vetustissimōs, tamquam Sīnēsem - paulatim, et fātālī quōdam impetū, nōn tam exstinguere quam complēre quōdammodō ac perficere ostenditur. ...

[Est nārrātiō quasi dēcolor; id quod ex Romanticismī tempestāte "colōrem locālem" vocāmus, huic relātiōnī omnīnō dēest. Vix ūllum vocābulum offenderēs quod non sit pūrae et antīquae Latīnitātis; ūsūrpanitur plērumque vocābula antīqua ac rēs Rōmānae, ad hominēs mōresque Sīnēnsēs dēpingendōs.

Quārē scrīptor verba peregrīna effugit, rēsque Rōmānās beneque nōtas adhibet, quoad potest,

ad cultum Sīnēsem expōnendum?

primum ... hūmānistae..., idest temporis Renāscentiālis ērudītī, ad ūniversālītatem quandam tendēbant, idque solum iīs scītū memorātūque dignum vidēbātur, quod genus hūmānum ūniversē et generāliter attingeret. Porrō ad facta gestaque hūmāna

generāliter, exprimenda hūmānistīs impromptū erat mīrē idōneum instrumentum, scīlicet sermō Latīnus, quippe quī nōn unīus patriae proprius esset, nōn ūnius aetātis, sed ūniversālis et aeternus.

Altera causa ex ritīs ecclēsiasticīs exoritur. Cēterī in Sīnīs operantēs missiōnāriī, Iēsuītās accūsant quod rītūs pāgānōs et idōlolatrīam inter prosēlytas eōrum patiantur; Iēsuītāe respondent cultum maiōrum apud Sīnēnses doctrīnamque Confūciānam nōn esse idōlolatrīam, sed venerābilem quandam philosophiam, cui dēsit tantummodo Christiānae revēlātiōnis plēnitūdō. Quam ob rem Iēsuītārū interest effīcere ut mōres cultusque Sīnēnsis nōn insolitus, nōn exōticus, sed potius Eurōpaeō similis videātur. Ad hunc finem spectat ūsus illīus quasi ūniversālis Latīnitātis hūmānisticae....

Sīnae hōc librō ante omnia tamquam locus clausus dēpinguntur. Prīmum, tōtum imperium Sīnēse exterōs peregrīnōsque sub poenā mortis exclūdīt, sōlīs Iēsuītīs exceptīs. Cēterī missiōnāriī, Franciscānī et Dominicānī praesertim, ūnā cum mercātōribus in oppidis lītōrālībus quibusdam manēre ac tabēscere coguntur. Deinde urbs caput Pēkīnum ipsīs Sīnēnsibus clauditur, nisi paucīs.... Sed ad tot materiālēs mūrōs accēdunt etiam artiōra mentis et animī claustra. Sīnēnsēs enim exterōrum mōres contemnunt, et "superbē plūs cēterīs mortālībus sapere sē sōlōs crēdunt." A novitāte abhorrent, "nec dēviant a rēgulīs mōribusque maiōrum." Postrēmō additur linguae Sīnicae singulārītās et difficultās, quae missiōnāribus impedimentō est immēnsō....

Quōmodo vērō ā Patre Schall Iēsuītārū opera dēpingitur? Reperiuntur in librō duo verba frequentissimē: "penetrāre" et "īnsinuāre"; exemplī grātiā, "Patres se īnsinuāvērunt," "Christiāna lēx in aulā rēgiā īnsinuātur"....

Diē quōdam, purpurātīs omnibus ipsōque imperātōre spectantibus, inter eclīpsem Pater Adamus cum prīmō mandarinō "speculam mathēmaticam cōnscendit; cōnstat sōlum novum ab Eurōpaeīs trāditum calculum tam temporī quam punctīs eclipticae exactē respondisse," et antīquam Sīnēnsē rēgulam ūnā hōrā ā vērō discrepāsse....

Ultimīs tandem librī capitibus ipse imperātor Patrī Adamō ānsam praebebat, ut quid de nūmine divīnō cēseatur, expōnat. Haec colloquia verbōtenus referuntur, quibus in ipsō umbilicō Sīnēnsis imperiī doctrīna Christiāna ēnūcleātur. Dubitat imperātor, titubat. In hōc rērum discrīmine - ac librī catastrophē - subito corripitur imperātor ignōtō morbō, paucīs diēbus ēmoritur.

Capitulō extrēmō narrantur fūnerālia singulīque rītūs et caerimōnia - haec est librī quasi perōrātiō - sed ultimīs librī pāginis lector sentit nārrātōrem nōn iam intuēri solum, sed plēnē participāre vītam et cultum Sīnēensem. Sānē orbis cultusque ille artissimē clausus, in quem Pater Adamus tot labōribus penetrāverat, in Patrem ipsum quoque penetrāsse vidētur, qui quōdāmodo Sīnēnsis factus est....

译文：

在 1665 年，奥地利维也纳印刷了一部名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开端与发展：来自科学官汤若望神父在北京的皇宫中的书信》。这本书是 15 至 18 世纪虔诚的耶稣会士对他们所被派往的国家的风俗习惯的记载所构成的规模巨大而且富有价值资料库的一部分。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在执行耶稣会的创建者罗耀拉的指令，更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类学奠定了基础。

在那时，传教士们提供了对中国语言、信仰、建筑和政府的非常精准的记录。他们与此同时也在努力捍卫自己的方法、教义与信仰，也在明确的寻求公众的支持与声誉。因为当时他们正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特别是与詹森派。冲突中的争斗不仅仅发生于学术界，更是通过利用出版媒介作为武器蔓延到公众面前。

利玛窦作为一个富有学问，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有较高造诣的耶稣会士在 16 世纪末抵达北京并被当时的朝廷所接纳。利玛窦神父凭借着高度的机敏利用欧洲

天文学与数学的知识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与保护。除此之外，在其中文写作中他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的教学、信仰、哲学与数学，他也同时在他的拉丁文作品中向欧洲人解释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 17 世纪中叶，来自德国的汤若望不仅仅成为了在华官级最高之人，更被任命掌管历法，而在这之前从未在一个外国人身上发生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书是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其中包含更多的是对西方文明如何逐渐而又命中注定的补充与完善其他文明的记述，而这其中就包括最古老的文明，例如中国。

这种记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色彩单调的，因为自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的“地方色彩”在他的记叙中完全的缺失。你很难遇到任何一个不是纯粹的古拉丁文的词语；他利用古老的语言和罗马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民众与风俗。为什么作者不选择外来词，而是用熟悉的罗马概念来解释中国文明呢？

- 首先，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人文主义者，更为倾向于一种普遍主义。所以在他们看来，对人类来说具有普遍和一般相关性的事才值得了解与记录。其次，对于描述人类行为与成就，人文主义者们拥有一个理想的工具，那就是拉丁语，因为它既不属于一个地区也不属于一个时代，并且是普世与永恒的。
- 另一个原因则是来源于宗教内部。其他在中国的传教士指责耶稣会允许其信众中异教礼仪和偶像崇拜的存在。耶稣会则辩解中国人对祖先有着狂热的崇拜，另外儒家教义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哲学而非偶像崇拜（的对象），只是缺乏天主教的启示。出于这种原因，保证中国的习俗与宗教实践与欧洲的相类似而非特别的或是外来的是耶稣会的责任。这也是其利用具有近乎普世性与人文主义属性的拉丁文的原因的一部分。

这部书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具有以上特征的封闭的地方。首先，整个中华帝国排斥除耶稣会士之外的外国人，违者会被处以极刑。然而其他的传教士，特别是来自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则与商人们一起被流放到偏远的海岸地区忍受折磨。而都城北京对除了少数中国人之外的所有人的是城门紧闭的。但是

除这些外在的阻碍之外，思想和精神上的禁锢与隔阂更为严重。中国人对外国人及其生活方式持鄙夷态度，并自豪地坚信自己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优越。他们拒绝创新，并且从不违背其祖先的规矩与习俗。另外，奇特而困难的中国语言也对传教士们来说也是巨大的障碍。汤若望神父究竟是如何描述耶稣会士的事业的？在其书中最常出现的两个词便是“进入”与“迂回、潜移默化”。举例来说，“神父伪装了自己的身份来潜伏”，“天主教规定潜移默化的渗入皇宫中。”

曾经在发生日食的某一天，汤若望神父与另一位中国朝廷高层官员在众位大臣与皇帝本人的注视下登上天文观测台。很显然，欧洲发明的新的测算方法很准确的算出了日食的时间与程度（时长？），而中国传统的测算方法则错误了一个小时。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皇帝本人给汤若望神父一个解释自己对上帝的看法的机会。这些在中华帝国的中心刻画出了天主教的教义对话被逐字逐句的报告回去。皇帝对此表现出质疑并犹豫。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是本书的高潮，皇帝突然得了某种未知的急病在几天之内去世了。

最后一章是他葬礼上独特的礼仪和仪式的记叙，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本书的结尾。但是最后的一部分让读者不禁感觉叙述者不仅仅是中国生活与文化的观察者，更是完完全全的参与者。毫无疑问的是，汤若望神父克服重重困难所融入的那个隔绝的世界与文化看上去也同时融入了神父本人。他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中国人。

ENGLISH TRANSLATION

David Morgan (1959 -2013) was Professor of French at Furman college in the USA but his main scholarly interest was in neo-Latin litera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spoken Latin. In this undated essay, available on the web at <http://mcl.as.uky.edu/schall>, he discusses Schall's description of China, highlight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Jesuit astronomer sought to equate many features with thos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seeking out such parallels he was unconsciously replicating the approach of the Chinese themselves in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Roman empire was known as Da Qin 大秦.

In 1665 there was printed in Vienna in Austria a book entitle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Beginning and Progress of the Miss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mong the Chinese, and Especially in the Palace in Beijing, from the Letters of the Reverend Father John Adam Schall, of the same Society, Chairman of the Supreme Royal Mathematical Board in the Same Place*. This book is part of the huge and most valuable corpus of letters and books in which between the 15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diligently reported on the customs of those nations to whom they had been sent, In this undertaking they not only carried out the instruction from their founder, Ignatius de Loyola, but also indeed in a way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nthrop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gave a very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language, religion, architecture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missionaries also strove to champion their own methods, doctrine and theology, clearly seeking to obtain popular support and goodwill. For they were at that time in a strenuous conflict, particularly against the Jansenists, a conflict in which the fighting did not now take place in the halls of academia but in public, with the printing press the weapon most employed.

Matteo Ricci, a highly learned Jesuit, and particularly skilled in mathematics reached the city of Beijing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was accepted into the Imperial court. Fr. Ricci, with great astuteness, made equal use of European astronomy and of mathematics to earn the confide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 Moreover, in his Chinese writings he revealed to the Chinese western teaching, both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whilst in addition in his Latin books he expounded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Confucianism, to the Europeans.

In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German Adam Schall was not only made a mandarin of the highest rank, but was actually placed in charge of the Mathematical Board, something of which there is no record of ever having happened to a foreigner. His book is in a way the story of his own life but the larger narrative consists in a demonstration of how Western civilisation, gradually and by a stroke of fate, not so much extinguished but in a way completed and perfected all other civilisations, even the oldest amongst them, such as the Chinese.

The narrative is in a way a colourless one; that which since the Romantic era we have called 'local colour' is completely missing from his account. You would scarcely come across any word that was not pure, ancient Latin; use is generally made of ancient words and of Roman concepts to depict Chinese people and customs. Why did the writer shun foreign words and use, as far as possible, familiar Roman concepts, so far as possible, to give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first, the humanists ... that is, the scholars of the Renaissance era, tended towards a kind of universalism and so the only that which was universally and generally relevant to the human race seemed to them worth knowing and recording. Furthermore, for expressing human deeds and achievements in a general way the humanists had at hand a wonderfully suitable instrument, namely the Latin language, since this was not the property of one native land nor of one age but was universal and eternal. .

a second cause arises from disputes within the Church.. The other missionaries working in China accuse the Jesuits of allowing pagan rites and idolatry amongst their converts; the Jesuits reply that the cult of ancestors amongst the Chinese and the doctrine of Confucianism are not idolatry but a philosophy worthy of respect, which lacks only the fullness of Christian revelation. For this reason it was in the Jesuits interest to ensure that Chinese customs and religious practice should not seem out-of-the-ordinary or exotic but rather

similar to that of Europe. This was a reason for the use of a quasi-universal humanistic Latinity.

China is represented in the book as above all a closed place. First, the whole Chinese empire excludes foreigners and outsiders, the Jesuits excepted, on pain of death. Other missionaries, in particular the 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 together with the merchants are forced to remain and waste away in the coastal towns. Then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is closed to all but a few of the Chinese themselves... But in addition to so many physical barriers, there were even tighter bonds of mind and spirit. For the Chinese despise the ways of foreigners and 'proudly believe that they alone are wiser than other mortals'. They recoil from novelty 'and do not deviate from the rules and customs of their ancestors'. Finally there is also the peculiarity and difficul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s an immense hindrance to the missionaries. How indeed is the work of the Jesuits described by Fr. Schall? Two words occur very frequently in the book: 'penetrare' and 'insinuare'; for example, 'The Fathers insinuated themselves', 'Christian law is insinuated into the royal palace.'

On a certain day, with all the senior officials and the emperor himself looking on, in the midst of an eclipse Fr Adam with the senior mandarin 'ascends the observatory platform; it is apparent that only the new calculation submitted by the Europeans corresponds exactly to the time and the extent (?duration) of the eclipse,' and that the old Chinese rule is in error by one hour.

At last in the final chapters of the book, the emperor himself gives Fr Adam an opportunity to explain his thinking about the Deity. These conversations are reported verbatim and in them Christian doctrine is outlined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emperor is doubtful, he hesitates. At this critical point – and the climax of the book – the emperor is suddenly the victim of an unknown illness and within a few days he dies.

In the last chapter there is an account of his funeral with each individual rite and ceremony – this is in a way the book's conclusion – but in the final pages of the book the reader feels that the narrator is not merely observing but fully participating in Chinese life and culture. Certainly that very tightly closed world and culture, into which Fr Adam had so laboriously penetrated, seems also to have penetrated the Father himself and he has in a way become Chinese.

波塞维诺《丛书选编》(1593) 中的中国

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 (陆杏翻译)

欧洲历史上的《丛书选编》

《丛书选编》(全名:《历史、科学、救世研讨丛书选编》)是一部书目提要百科全书,作者是耶稣会士波塞维诺,1593年其初版由 Domenico Basa 在 Typographia Apostolica Vaticana 以两卷、对开本形式出版,后在不同地区再版。这套丛书当时是概述耶稣会士反宗教改革知识方面的权威性著作,且内容不断更新。一些史学家将其视作“一项文化沙文主义工程”⁵⁷——耶稣会士企图通过这套书为欧洲天主教知识分子从事学术研究、教育以及制度设立提供保险的教义参考。因其内容所具的深度和广度,这套书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的百科全书”⁵⁸。

波塞维诺 1533 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曼图亚。1572 年加入耶稣会后,他被任命为该会秘书。担任这一职位时,他与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士联系并获得信息。他年轻时曾主动请求参与传教,但是没有被接受。耶稣会会长迈居里安叫他处理 Vendeville 未完成的一本书,波塞维诺重新整理了书稿,据一些学者所说,此即罗马教廷中致力于传道的部门(即后来所谓“传信部”⁵⁹)成立时所用草案。

1577 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派遣他作为外交官前往瑞典,1580 年又派他到莫斯科⁶⁰。波塞维诺卷入了一些纷争,加上他个性太强,口才尖刻,因此树立了一些敌人。迈居里安的后继者,耶稣会会长艾哥华派他到帕度亚传道。⁶¹ 波塞维诺在此的工作是作为传教士、研究者和作家。他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两部作品“Apparatus sacer ad scriptore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介绍了以不同方式解读圣经的人)和 the “Bibliotheca selecta”(丛书选编)。波塞维诺 1611 年去世。他的一位传记作家说,波塞维诺觉得通过出版书籍来与宗教改革做斗争是自己的使命,只不过对于他的这番热情以及他的绝大多数做派,并非所有人都认同。⁶² 丛

⁵⁷ Albano Biondi in *La Ratio Studiorum: modelli culturali e pratiche educative dei Gesuiti in Italia tra Cinque e Seicento*, ed Gian Paolo Brizzi, 43-75, Roma, Bulzoni, 1981.

⁵⁸ By Pietro Pirri, quoted by Donnelly p.188

⁵⁹ Donnelly quotes among these scholars: Metzler, Streit and Castellucci. See Donnelly p. 181.

⁶⁰ John Patrick Donnelly “Antonio Possevino’s Plan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2, Apr., 1988 pp. 187.

⁶¹ Donnelly, 188

⁶² Balsamo Luigi, Antonio Possevino S.I. bibliografo della Controriforma, Leo Olschki editor, Florence, 2006, p.19.

书选编共 18 章，或者说 18 部书，分为两卷。

在第一卷中，波塞维诺介绍了：

文化与研究的崇高地位和重要性；

圣经，包括其历史和解读方面的东西；

神学；

教理问答 (传道的方法和传统)；

关于神职人员和教会；

如何应对**东正教徒**? Eastern Christian (希腊人，等等)；

如何帮助异教徒 (宗教改革)；

神学和异教徒的无神论；

如何帮助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人；

谁可以帮助日本人及其他东方民族；

如何帮助日本人及其他东方民族。

第二卷包括：

关于哲学；

关于法律；

关于医学；

关于数学；

关于历史；

关于诗歌和艺术；

关于以西塞罗为典型的正统写作艺术。

《丛书选编》里关于中国部分的主要材料来源

有关中国的部分是在丛书第一卷的第九章中，题为“De iuvandis Iudaeis et Mahometanis ac ceteris gentibus”（如何帮助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民族）。这一标题反映了波塞维诺创作的初衷，“iuvare possint”（如何帮助他们）明显指的是传教工作。波塞维诺所说的“帮助”，指的是将灵魂从永久的地狱（不信基督教的人死后会去的地方）惩罚中解救出来。第十卷讲的是“日本及其他东方民族”，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中国人。

1603年版的《丛书选编》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标题为“Quibus rationibus gentes et Indi iuvare possint. Qua occasione id certioris historiae de Regno Sinarum innuitur quod hactenus [so far] ignoratum est, quodque auctor reliquis suis commentariis in lucem postea edendis copiusius adiexuit.”⁶³1603年的版本中明确提到中国，并指出新版书中所用材料“之前一直是未公开的”(hactenus ignoratum)。

有关中国的部分里，一些材料明显来自于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1543-1607)，罗明坚1588年从中国返回意大利。波塞维诺本人也在书中各处明确声明了这一点：

Ad Sinenses quod pertinent, quando hactenus incertior eorum apud nos historia fuit, haec dici nunc possunt, rem quidem totam propriis commentariis egere, quae Deo iuvante emittentur in lucem; at interim eam percipi posse ex adiuncta (sed brevissima et vera) Regni Sinarum narratione: e libris, quos de virtutibus moralibus ante aliquot saecula gentes illa retinent, ex catechismo, quem in linguam sinensem verti et in eo regno edicuravit, quemadmodum et plures annos eum edocuit, Michael Rogerius Societatis nostrae, a quo haec accepimus.

[中文翻译] 关于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了解他们的历史，但是现在有了一些可说的东西。详细情况会以专门著作说明——愿得主佑——在将来出版；但是就目前而言，可以从下面短暂但真实的描述中，从中国人珍藏了几千年的道德经典中，从我们的耶稣会士罗明坚的教理问答中得出一些看法。最近我们从罗明坚那里收到了所有这些材料，他将这些材料翻译成中文加以编辑，他在中国多年来教授这些内容。

这些材料大多来源于罗明坚，还有少数信息来源于另一位耶稣会士桑彻斯。桑彻斯在墨西哥、菲律宾工作过，后在澳门和广东做了短暂停留。正如波塞维诺所言：“桑彻斯用口头或文字的形式在罗马留下了材料，我们在此创作。但是关于中国的最丰富的材料还是由罗明坚提供的。”⁶⁴

在为中国人介绍教理的时候，波塞维诺明确提到了罗明坚：

⁶³ 如何帮助外邦人和印第安人，讲到这一点，作者提到了此前人们未知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东西，之后他的其他作品出版后又增加了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⁶⁴ Donnelly n. 29, p 189, 引用《丛书选编》，卷I，第581页 [笔者翻译] (中文翻译系译者译自笔者英文翻译)

Sequitur Catechismus, quem idem Rogerius Superiorium permissu edidit characteribus Sinensibus, hoc est notis et figuris, quibus in scribendo utuntur excusum quem iam plerique in eo regno libere legebant.

[翻译]下面是一段教理，还是那位罗明坚在获得高层允许的情况下用汉字编辑的，即用中国人的词汇和数字书写，大多数中国人读起来没什么困难。

中国的地理

波塞维诺对中国的描述的第一部分是关于领土和历史。对中华帝国的描述明显来源于罗明坚。下面是 1603 年版丛书的第 583 页的文字⁶⁵：

Sinarum igitur Regio foecundissima est atque amplissima, ultima terrarium Asiae ab Oriente et a Meridie alluitur Oceano, quem Sericum vel eorum prisci dixere, ab Occidentem Indiam ulteriorem attingit, a Septentrione autem cingitur Massagetarum, Scytharumque limitibus, qui quidem Scythae cum efferatissimi sint.

[翻译]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饶，东面及亚洲最东，南面所环海洋被他们的先祖称作“中国的海”或“他们自己的海”。西面与印度边界接壤，北面接 the Massagetes（伊朗？）和 Schytes（俄国？）边界。这些俄国人极其凶残，他们不断向中国挑起战争，不过自然也有通过条约获得和平的时候。中国为此在边界修筑了坚固的城墙，长达 200 英里，以捍卫那片地区。

下文来自罗明坚《中国地图集》：

那是一个辽阔的帝国，称其为“最东部的领土” the last land toward east 真是名副其实。它西面与印度、缅甸接壤，北面接俄罗斯，中国人称他们为鞑靼，两国人互相畏惧，它们为崇崇山岭和一座长城隔开。绵长的海岸由海洋包围，南北走向的山岭将中国同俄罗斯隔开。有些地方没有山岭，只有山谷或者平地，这些地方有坚固的城墙与山岭衔接⁶⁶。

⁶⁵ 见谷歌图书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H8h6SUORc8I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

⁶⁶ 原文“Ingens latissimumque regnum et quod ab ortu solis ultimum terrarium merito existimatur. Ab occasu novissimis Indiae terminis et Regno Brama definitis; versus septentriones a Schytis, quos Tartaros appellant, mutuo metu ac montibus quin et muro separantur, caetera Oceanus [con]dit latos sinus et immense littorum spacia complectens. Montes ii qui a Borea in Austrum procurrentes a Schytis Cinenses dirimunt, ubi interdum deficient, per valles atque camporum planities intercessas muris fortissimis annectuntur.”罗明坚《中国地图集》a cura di Eugenio Lo Sardo, Archivio di Stato di Roma-Istituto

我们还可将另一段波塞维诺的文字与罗明坚的文字做比较：

Tota Regio in quindecim dividitur Provincias, quarum singulae quaevis cum mediocri Regno conferri possunt, inter quas duae praecipue (Pacquinum alteram, alteram Nanquinum incolae dixere) regiae vocantur; in altera scilicet Pacquino, quae ad Scythas vergit, Rex suo cum comitatu maximo diversatur. Hisce duabus Regiis aliae omnes Provinciae subiectae sunt. Urbes praecipuae magnitudinis, quae vocantur Fu, hoc in regno numerant centum quinquaginta quinque, paulo minores quae dicuntur Ceu ducenta triginta quinque, Villae autem (instar Villarum Hispanicarum) quae vocantur Hyen, mille centum quinquaginta quattuor⁶⁷.

[翻译] 全国被分为 15 个省份，其中任一省份都足以与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媲美。这些省份中有两个主要省份是所谓“皇城”royal。当地人称其为“北京”和“南京”。北京离俄罗斯较近，皇帝的居所周围有大批士兵。其他的省份都隶属于这两个省。较大的城市叫做“府”，全国有 155 个，较小的城市叫做“州”，共有 235 个，乡镇，即县（大小同西班牙乡镇），共 1154 个。

罗明坚手稿：

Sinarum Regnum omnium orientalium opulentissimum et fertilissimum sub uno Rege in quindecim Provincias dividitur. Harum omnium Provinciarum et totius Regni caput est Urbs regia vulgo nomine Pacquin; a qua et Provincia in qua sita est nomen habet. Significat autem Pacquin Regiam septentrionalem, est enim alia nomine Nanquin, id est Regia Australis, in qua olim Reges domicilium habere consueverunt.

In his Provinciis praeter Pagos, qui infiniti propemodum sunt, reliqua maiora oppida ad quinque reducuntur. Sunt enim frequentissima, quae dicuntur Fu, deinde Cheu, tertio loco Hien, quarto Huy, quinto et ultimo Su numerantur.

[翻译] 中华帝国，东方最富饶的国度，被分为 15 个省份，统一于一个皇帝的领导。全国的首都是一座叫做北京的皇城，其所在的省份也因此得名北京。北京意为北方的朝廷。其实还有一座城市叫做南京，就是南边的朝廷，过去皇帝曾在此居住。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Libreria dello Stato, Roma, 1993, p. 65

⁶⁷ 《中华帝国》，耶稣会档案馆存

这些省份中，除了数不尽数的村落，其他的主要城市又往下划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级叫做府，接下来是洲，第三级叫县，第四级叫卫，最后一级叫所。

由于波塞维诺的信息明显来源于罗明坚，所以罗明坚认为新奇的，波塞维诺也觉得有趣、值得一提。以对鸬鹚捕鱼描述为例：

illa inprimis pisces capiendi iucunda ratio. Praegrandes ac domesticos eiusmodi praedae corvos assuetos habent, horum colla nodo italaxo constringunt, ut nequaquam interclusa respiratione cibos tamen transmittere ac deglutire non valeant: ita e cymbis demissi admirabili solertia sese in aquas immergunt, pisciculos ore conceptos, maiores autem rostro apprehensos fideliter in cymbam unde abiire identidem referunt, quoad solutis faucibus ipsi quoque ad satietatem pascantur.

[翻译]首先他们捕鱼的方法很有意思。他们对大只的鸬鹚进行训练，让他们习惯于捕鱼。他们在鸬鹚的脖颈上打一个结，这样一来鸬鹚可以呼吸，但是没办法吞咽食物：就这样人们把技术精湛的鸬鹚从小船抛下水，它们扎进水里，将小鱼装入口中，个儿稍大的鱼它们就用喙牢牢衔住。然后它们带着这些鱼回到船上，吐出嘴里的鱼，他们自己可以饱餐一顿。

比较罗明坚在《中国地图集里》所写：

[翻译] 他们捕鱼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种值得一提。有一种在西班牙被称为海鸦的动物。当人们想捕鱼时，他们不给这些海鸦喂食，以此让它们感到饥饿。然后他们将这些鸟的脖子栓住，这样它们便不能吞下鱼。 然后把这些鸟从船上放出去，它们可以往高处飞，捕捉鱼儿。等它们的脖子被鱼填满肿起来了，人们就收回它们，让它们吐出嘴里的鱼。渔民们用这种方式捕鱼，直到心满意足为止。

儒家经典最早的翻译

从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第二段叫做“*Libri sinensium de moribus initium*”（中国人一本关于道德的书的开头）。这段写道：

cuisdam autem voluminis de moribus, quorum plurima habent (in hoc enim fere toti versantur) hoc est initium.

Humana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a cognoscendo et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 et in suscepta probitate retinenda. Quando autem compertum fuerit ubi sistendum est, tunc homo constitit, constitens quiescit, quietus securus est, securus potest ratiocinari, demum potest fieri voti compos.

Res habent ordinem, ut aliae antecedant, aliae sequantur: 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a ratione quam natura prescribit.

Principio, qui voluerunt naturae lumen, animis hominum ad mundi perfectionem concessum, inter mortalitatis hiusce tenebras dispicere, prius Regnum constituerunt; qui autem Regnum optimis voluerunt institutis, et legibus temperare, dom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unt: qui vitam suam penitus cum ratione consentire cupiuerunt, eius, quod intimum esset, cordis scilicet; et mentis flatum summo studio direxerunt: qui cor quaesiverunt ab omni labe facere alienum, eius cupiditatem et studium aliquod, vel amplectendi, vel fugiens di ordinarunt; hoc vero ut praestarent, eiusque rei causas et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

[翻译]下面是一部道德著作的开头，中国人在这方面著述颇丰（实际上他们几乎全是道德领域的专家）：

教育之道在于了解、遵从自然的启迪，与人民保持一致，并且维持业已获得的善。当一个人体验到在何处可以静止，他就能在那个位置获得安宁，然后可以进行思辨，最后能够成为一个达成自己所愿的人。

事物有自己的规律，一些事物在前，一些事物在后。谁知道如何维护这规律，谁就离自然所要求的理性不远了。

最初，想了解内在自然的治世之光的那些人，首先倾力于治理国家；想以最完善的体制和法律治国的人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想管理好家庭的人首先根据理性的要求培养自己的品格；想遵从理性生活的人，致力于管理自身最深处，即心、性；想使心灵免于错误的人，规范自己的内心，让它远离贪婪、热爱学习；为此他们努力学习万物的缘由和本质。

这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存印有“由罗明坚收集”⁶⁸字样的手稿内容完全相同：

⁶⁸ (Fondo Gesuitico=FG) 手稿 (3314) 1185.

Humanae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a cognoscendo et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m, et in suscepta probitate retinenda.⁶⁹ Quando compertum fuerit ubi sistendum est, tunc homo consistit, consistens quiescit; quietus securus est; securus potest ratiocinari et diiudicare, demum potest fieri voti compos.⁷⁰ Res habent ordinem, ut aliae antecedant, aliae sequantur: 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a ratione quam natura prescribit.⁷¹

Initio qui voluerunt indagare insitum natura lumen, datum ad mundi regimen, prius regni administrationes sibi proposuerunt. At qui volebant regnum suum recte administrare; prius domum suam disciplina recte constituebant, qui recte volebant domum suam disciplina constituere, prius vitam suam instituerunt, qui vero voluerunt vitam suam instituere, prius animum suum instituerunt; qui animum voluerunt instituere mentis intentionem et actiones rectificarunt, qui sua mentis intentionem et actiones volebat dirigere, scientia sibi comparabant.⁷²

这被认为是最早的儒家经典拉丁文翻译。⁷³

给中国人的教理问答

关于中国的第三段题为“Catechismi Sinensium capita”（有关中国人教理问答的章节）。这里波塞维诺提到了罗明坚的教理问答：

Sequitur Catechismus, quem idem Rogerius Superiorium permissu edidit characteribus Sinensibus, hoc est notis et figuris, quibus in scribendo utuntur excusum quem iam plerique in eo regno libere legebant.

⁶⁹ The principle of human education is set in knowing and following natural enlightenment, in pursuing the formation of other people, and in keeping the honesty acquired. 1.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⁷⁰ When it has been experienced where is the place to stand still, then a man can stand there, standing there he achieves peace; when he is in peace he can think and judge, and at last can become one whose wish is fulfilled. 1.2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⁷¹ Things have their order, so that some precede and some follow: who knows how to preserve this order is not far from the principle that nature requires. 1.3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⁷² At the beginning those who wanted to inquiry about the inner natural light, given for the rule of the world, first of all applied themselves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kingdom. Those who wished to administer properly their kingdom, first regulated their family with a proper discipline; those who wished to regulate their family with a proper discipline, first cultivated their own life; those who wished to cultivate their own life, first cultivated their souls; who wished to cultivate their souls, had to rectify the intention of the mind and the actions; who wished to rectify the intention of the mind and the actions, prepared themselves with knowledge. 1.4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⁷³ 龙伯格对此有具体研究，著《欧洲最早的儒家经典翻译》，见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I, 1979, pp.1-11.

Rationem in eo conscribendo habuit ille earum rerum, quae solitae sunt a sinensibus interrogari. Itaque haec capita continent

[翻译] 下面是一段教理，还是那位罗明坚在获得高层允许的情况下用汉字编辑的，即用中国人的词汇和数字书写，多数中国人阅读起来没什么困难。写这些教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经常问到某些方面的问题。

我们又可以将波塞维诺的目录同罗明坚的另一手稿做对比。波塞维诺：

1. *Ostenditur esse unum Deum*
2. *De divinis virtutibus*
3. *Declarantur hominum errores circa Dei cognitionem*
4. *Agitur de iis quae pertinent ad Deum omnium Creatorem et differtim [scattered] de rerum creatione*
5. *Agitur de eventu angelorum et primorum parentum*
6. *Ostenditur animum humanum esse immortalem*
7. *Agitur de iis, quae pertinent ad Deum Legislatorem, et quoties lex Divina fuerit promulgata.*
8. *Prosequitur Sacerdos tertiae legis divinae promulgationem, et Deum assumpsisse naturam humanam exponit.*
9. *De articulis fidei*
10. *De decem Christianae Legis mandatis*
11. *De consillis a Christo propositis*
12. *Differitur de Sacramentis, et precipue de Baptismo*
13. *Agitur de Deo quatenus remunerator est;*

[翻译]

事实证明，天主存在；

关于天主权力；

论述人们对天主的认识方面的错误；

论述主是万物创造者，讲天主造物；

关于天使的事以及亚当和夏娃；

事实证明，人的灵魂不死；

谈论天主是立法者以及他颁布了多少次神律；

传道者继续解释天主第三次颁布的神律，解释天主为何具有人性；

有关信仰的一些文章；

关于十诫；

基督的教诲；

谈论圣事，尤其谈了洗礼；

谈论天主是给人回报的。

下面是罗明坚所写教理的手稿，来源于罗马国家图书馆（目录号：Ges. 1276）。

Cap. Primum: Ostenditur unum esse Deum

De divinis virtutibus

Declaratur hominum errores circa Dei cognitione.

Agitur de iis quae pertinent ad Deum omnium creatorem et disseritur de rerum creatione.

Agitur de eventu angelorum et primorum paretur.

Ostenditur animum humanum esse immortalem.

igitur de iis quae pertinent ad Deum legislatorem, et quoties lex divina fuerit promulgata.

Prosequitur sacerdos tertiae legis divinae promulgationem et Deum assumpsisse naturam humanam exponit.

De articulis fidei.

De decem Christianae legis mandatis.

De consiliis a Christo propositis

Disseritur de sacramentis, et praecipue de baptismo.

Agitur de Deo quatenus remunerator est

[翻译] 章节目录

第一章 可以证明，主是唯一的神

第二章 关于天主的力量

第三章 论述人们对天主的认识方面的错误

第四章 论述主是万物创造者，讲天主造物

第五章 关于天使的事以及耶稣的父母

第六章 事实证明，人的灵魂不死

第七章 论述主是立法者，及神律是何时颁布的

第八章 继续谈论了第三项神律的颁布，并解释天主为何具有人性

第九章 关于信仰的一些文章

第十章 基督律法中的十诫

第十一章 基督的教诲

第十二章 讲圣事，特别是洗礼

第十三章 讲天主是给人回报的

两个文本均出自著名的天主实录的拉丁文版，现存耶稣会档案馆 [Jap-Sin I, 189]。据汾屠立所言，是罗明坚在 1584 年将这文本寄到罗马。⁷⁴天主实录是以书面形式书写并出版的中文教理。关于这篇拉丁文本出自罗明坚之手还是利玛窦之手，学术界有争议。波塞维诺明确提到罗明坚，这能够帮助澄清事实：利玛窦的确写了更多、更有名的中文著作，但是罗明坚才是第一个写中文教理的人。⁷⁵波塞维诺书中关于中国的最后一段题为“*Sinensium propensio erga divinam legem*”（中国人对神律倾向于赞同）。

Sed mirifice erga decalogum afficiuntur; erat in provincia eius regni, quae dicitur QUANSI prorox in publico consessu. Aderant plerique Civitatum Praefecti; is cum ceteris audientibus Decalogi Praecepta legisset, gravissime locutus. Haec, inquit, lex Divina est; nam si ab aliquo rege condita fuisset, ea tantum ipsius regno esset usui; at haec universalis est, atque omnibu quadrat. Quin Sinenses sibi persuasere, leges omnes, quae ab hominibus scripta sunt, errare, ac proinde salutem afferre non posse. Idque ipsum credunt de sua ipsorum lege, quam a Scechia accepere, quem XACAM vocant Iaponii.

[翻译]

但是他们对十诫更感兴趣。在帝国的广西省，一位总督在公开审判案件。市里的很多官员都前来观看。他们听他读十诫的律令，听他认真严肃地诉说着。他

⁷⁴ “Hoc folium continet traductionem sinicam Decalogi. Probabiliter missum est Romam e Sinis die 30 Nov. 1584”, 参考汾屠立《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1913 年版，卷 II，第 51 页。

⁷⁵ 亦见麦克雷《利玛窦〈天主实录〉中的德性教化》

说，这是神律，假如说是由某位君主设立的，那这律法只在他的领土内有效。但是这律法是普世的，适用于所有民族。中国人认为凡是凡人写的律法都可能错误，因此不能够带来救赎。他们对自己从释迦牟尼（日本人称作 Xacam）那里得来的法律也持同样的看法。

罗明坚——欧洲第一位汉学家——生不逢时

波塞维诺《丛书选编》中的材料证明，罗明坚为那些想更好地了解神秘中华帝国的欧洲人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珍贵、全新的材料。应当将其视为“第一位汉学家”。⁷⁶众多学者（汾屠立、达仁理、龙伯格、D'Arelli⁷⁷）讨论了四书及中文教理的拉丁文翻译是出自罗明坚还是利玛窦。历史的真相是，罗明坚是第一个将四个世纪后成为所有汉学家研究对象的材料带到欧洲的人，这些材料涉及中国地理、历史，中国经典，基督教在中国的适应情况。那为什么这些珍贵的材料没有像后来利玛窦和柏应理的作品一样得到重视？主要是时间的问题。罗明坚是 1579 年 7 月来华的，1588 年 11 月离开澳门回到欧洲，1589 年 11 月抵达里斯本。1590 年 6 月他到了那不勒斯，然后到了罗马。

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宗教环境非常复杂。1560-1604 年，西班牙和英国为掌握海上通道正在交战，同时两国都卷入了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中。法国分为两派，国王亨利四世支持英国，另一派是所谓的“天主教联盟”，支持西班牙。教皇西斯笃五世支持西班牙。耶稣会士不想卷入这些国际冲突。据历史学家说，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 (1543-1615) 支持法国，因此受到了会内一些西班牙人的反对。⁷⁸1594 年巴黎耶稣会士被驱逐，1603 年又获准返回。18 世纪他们在法国的影响力显著，特别是通过他们的学术和院校。

在这种环境下，明显站在西班牙这边的罗明坚，可能没什么机会在欧洲展示自己在中国方面的研究：大家那时正为别的事情操心。1590 年，对耶稣会士持怀疑眼光甚至想更改其教会组织的西斯笃五世去世。几个月后，他的继任者乌尔班教皇去世。1591 年 10 月教皇格里高利十四邀请罗明坚到罗马做短暂会面，

⁷⁶ Gisondi F.A., 《罗明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和欧洲第一位汉学家（1543 年生于斯品纳佐拉，1607 年卒于萨勒诺）》Jaca Book 出版，米兰，1999。

⁷⁷ 见罗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主要的〈中庸〉译本——兼论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典籍的西译及其刻印出版活动》澳门理工学报，2012 年第 15 期，第 80-88 页。

⁷⁸ MacCaffrey J.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的天主教会历史》都柏林，1914 年，卷一，第 106 页。亦见：Dizionario Biografico Treccani 中的条目“阿夸维瓦”。

但是教会当时有其他更紧急的事务。1593 年罗明坚去了萨勒诺，编辑四书的拉丁文翻译。

从一些文件中我们得知罗明坚的中文文本遭到了范礼安的反对，他认为罗明坚的中文一直不好，觉得他写的中文教理尽管传播广泛，但仍有缺陷。范礼安看准了利玛窦，认为他的中文比罗明坚好得多。(*Jap-Sin* 13, f. 46r, 46v [*Japon. Epist. 1596–1599*])但这不能解释罗明坚的珍贵材料（地图、四书的翻译、拉丁文版教理）为何没能在欧洲出版。最可能的解释，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就是——当时的时机不好，人们对中国没兴趣。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西班牙专注于美洲，法国探索如何去扩大本国影响，法国国内突然涌现出对远东的兴趣。不过到那时罗明坚的著作已被利玛窦、金尼阁及后来的柏应理等人更好的作品取代。

LIBER NONVS.

581

- A** Iam verò è litteris Indicis, quas nostri ex India per se scriptas Typographi Italiane, Hispanice, Gallice, Latine ediderunt, obuia fit passim, & Christiana Religio inter Indos defensio, & eius ulterius propaganda ratio. At Iosephus Acosta noster, cum duplici Opere, Altero de Natura noui Orbis: Altero de procuranda Indorum salute: Latine quidè antea, deinceps autem Hispanice auctius egisset, turà viam ijs munivit, qui posthac ad Indos (praesertim Occidentales) mittentur à Deo. Nā quod pertinet ad Orientales, ipsae Goenices, atq; Iaponiae, & Sineses epistolae materiam suppeditant vberem, eiusdem negocij rectè procurandi: Nisi quod, qui haecenus de Sinarum regno libri circumlati sunt, ac typis expressi non adeo naturam illius, ceteraq; continent, quin plenius, & interius (quare & verius) de quibusdā egerit Alphonsus Societatis nostrae, qui cū aliquot annos in Philippinis Insulis fuisset, ac bis ad Sinas nauigasset, ad extremum ab ea gente, Episcopo, & Regis Praefectis ad Catholicum Regem Philippum, deniq; ad Pont. Max. allegatus omnia nobis voce, scriptisq; hic Romae, ubi haec scribimus, reliquit. Sed de Sinesibus plenissimè Michaël Rogerius Italus, & ipse è nostris, qui cum decennium prima Euangelij cū sociis eo in Regno fundamenta iecisset, saluus ad nos rediens pleraq; omnia mihi communicauit, quae partim sequenti capite, partim alibi, Deo aspirante, copiosius attin gam. Id vnum addo, quando in Asia, quae Gentes Scythiam, atque alias Prouincias incolunt, & linguam Arabicam vel norunt, vel discunt, eosdemq; idiomate libros habent manuscriptos, è re futurum, si qui ad eos traicerent, libros Romae in magni Ethrusiae Ducis Typographia, quae linguarum dicitur, iam eleganter Arabicè editos secum afferret. Qui verò haecenus sunt absoluti, hi sunt. Nempè, quatuor Euangelistae Arabico omnes idiomate, ijdem deinde cum Latina interpretatione interlineari. Duæ Grammaticae; Altera quam Cassiam vocant, Altera quam Garromia. Liber Geographiae, Euclides. Quinque libri Auicennae Canonum Medicinæ: Eiusdem Logica, Philosophia naturalis, & Metaphysica. Iam verò paratur editio Actorum Apostolicorum: Epistolarum Apostoli Pauli, alique aliae Grammaticae, ac Dictionaria: plures alii libri Medicinæ, Grammaticae item ac Dictionarium idiomate Persico cum Latina Interpretatione. Quatuor Euangelistae, ac libri alii. Persae autem libentius audiunt homines de Christiana religione loquentes, & antiquum in pluribus vocibus Latinis obtrinent, quippe quorum maiores antiquitus fuerint Christiani, atque adeo Martyria pro fide Christi insignia subierint.

D *QUIBUS RATIONIBUS GENTES, ET INDI
inuari possint. Qua occasione id certioris historiae de Regno Sinarum
inuicetur, quod haecenus ignoratum est, quodque Auctor reli-
quis suis Commentariis in lucem postea edendis co-
pius adtexuit. Cap. IX.*

**E**

A Sineses quod pertinet, quando haecenus incertior eorum apud nos historia fuit, haec dici nunc possunt, rem quidem totam propriis Commentariis egere, quae Deo iuvante emittentur in lucem; at interim eam percipi posse ex adiuncta (sed breuissima & vera) Regni Sinarum narratione: E libris, quos de virtutibus moralibus ante aliquot saecula gentes illae retinent. Ex Catechismo, quem in linguam Sinensem verti, & in eo Regno edi curauit, quemadmodum & plures annos eum edocuit, Michaël Rogerius Societatis nostrae, à quo haec accipimus.

Sinarum igitur Regio fecundissima est, atq; amplissima, vltima terrarū Asiae ab Oriente, & à Meridie alluitur Oceano, quem Sericum vel eorum prisce dixere, ab Occidente Indiam vltiorem attingit, à Septentrione autem cingitur Mafagetarum, Scythiarumque limitibus, qui quidem Scythiae cum ceteratissimi sunt,

Ccc 3

Alas ad lateras horum vehicula partim equis iuncta sunt, partim hominum humeris deportantur: non sine magna voluptate rusticantur: aucupio, venatui, piscationi multum inuigilant: illa inprimis pisces capiendi iucunda ratio. prægrandes, ac domesticos eiusmodi prædæ coruos assuetos habent, horum coila nodo ita laxo constringunt, ut nequaquam interclusa respiratione cibos tamen transmittere, ac deglutire non valeant: ita è cymbis demissi admirabili solertia sese in aquas immergunt, pisciculos ore conceptos, maiores autem rostro apprehensos fideliter in cymbam vnde abiire identidem referunt, quoad solutis faucibus ipsi quoque ad satietatem pascantur. Quod ad animum attinet, præcipuas eius partes duas, intelligentiam, atque voluntatem ita excolunt, ut si solum naturæ lumen inspicias, nihil habeas, quod quasi desideres: nam cum variae sint pro rerum varietate facultates, omnes in penè toto pectore peruestigandas incumbunt. Poëta inter illos plurimi, & egregij nascuntur, ex quo illorum ingenij præstantia cognoscitur, præsertim cum illorum carmina non certo tantum pedum numero, sicut Latina, sed quadam etiam, sicut Italica, sint necessitate rythmorum astricta; in eloquentia plurimum elaborant, & frequentes habent de religione, de Reipublicæ administratione, & de virtutis laudibus conciones; Geometriam, & Arithmeticam optimè callent; Physicam tamen vix attingunt; Astrologiam penitus amplectuntur, ut humana cōtemnere, cælestia appetere videantur, cum tamen miseri ad inferos ruant: reliquis etiam artibus incredibilem vim declarant ingenij, & industriæ; quam licet summā habeant, multum tamen ab huius potentiae distant perfectione; quippe cum ex Sancti Augustini sententia, vera cognitio viam intellectui aperiat, infidelitas claudat, voluntatem non habent illam quidem perfectam (qui enim fieri potest, cum humi depressi optimum rerum omnium IESVM CHRISTVM non ament?) ita tamen informant, ut quo fidei destituta præsidio peruenire natura possit, peruenisse videatur: Cuiusdam autem voluminis de moribus, quorum plurima habent (in hoc enim ferè toti versantur) hoc est initium.

Humanæ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æ cognoscendo, &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 & in suscepta probitate retinenda. Quando autè cōpertum fuerit ubi sistendū est, tunc homo consilium, consistens quiescit, quietus securus est, securus potest ratiocinari, & diiudicare, demum potest fieri voti compos.

Res habent ordinem, ut aliæ antecedant, aliæ sequantur. 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à ratione, quam natura præscribit.

Principio, qui voluerunt naturæ lumen, animis hominum ad mundi perfectionem concessum, inter mortalitatis huiusce tenebras dispicere, prius Regnum constituerunt; qui autem Regnum optimis voluerunt institutis, & legibus temperare, domū suam rectè administrarunt; Domum suam rectè administrare qui voluerūt, semetipsos ex rationis præceptis formarunt: Qui vitam suam penitus cum ratione consentire cupiuerūt, eius, quod intimum esset, cordis scilicet, & mentis statum summo studio direxerunt: Qui cor quæsiuerūt ab omni labe facere alienum, eius cupiditatem, & studiū aliquod vel amplectendi, vel fugiendi ordinarūt; hoc verò ut præstaret, eiusque rei causas, &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 Quinque autem virtutes ponunt, quas perpetuas vocant, de quibus ferè totis suis illis voluminibus fusissimè, & subtilissimè disputant. Primam, Amorem, quem vniuersalem dicūt, hoc est, qui ad vniuersos vel inimicos, & hostes deriuatur; qua virtute inducitur Rogerium è nostris, quem diximus, qui paulò ante fuerat expulsus, reuocatum amantissimè susceperunt; tum Beneficiorum memoriā, & grati animi declarationē; necesse enim videtur esse, ut beneficiorum sint memores, cum immemores sint iniuriarum; tum etiam sunt vrbanitatis studiosissimi, cum qua singularem sociant Prudentiam, quam ita exercent, ut per mille, & eò amplius annos rerum precium, neque auctum, neque imminutum sit, nihil de imperio detractum; denique huic etiam comitem penè necessariam Veritatem, & simplicitatem addunt, scilicet ne prudentia sola in astutiam

LIBER SEPTIMVS.

tiam vergat, quæ virtutes maximæ sunt præparationes ad Christianam Religionem A
 excipiendam, & quasi præcultiones quædam, & subactiones Terræ, ut semen Divini
 Verbi facilius exceptum, felicius effundatur; nam verè si inspicere velimus quæcunq.
 possunt quempiam in Christianam Religionem inflectere, omnia summa Sineses
 habent: nam ijs, quæ diximus, diligens accedit repressio, & moderatio cupiditatum,
 ex quo fiet, ut pacato animo, atque tranquillo veritatem faciliè agnoscant, agnitâ-
 que amplectantur; ut illud Platonis, qui pro foribus Academiæ scriptum apposue-
 rat, nemo huc accedat, nisi Geometra, hoc est qui omnia, & præsertim corporis sui
 terrestres, & humanos motus rationis regula metiatur, optimè ad hoc transferri
 possit, ut scilicet ad Christi Academiam admittantur, hac quasi cultura præcul-
 ti. Huc accedit naturalis ipsa Sinesum docilitas, atque facilitas, quod si, ut Poëta ca-
 nit; Nemo adeò ferus est, ut non mutescere possit, si modo culturæ patienter accom-
 moderet aurem; multò magis gens non efferrata, sed facili ingenio excolitur, præfer-
 rim si cultorū præstâtia adhibeatur. Adde quod nescio qua animi inductione, vix vl-
 lo in honore suos habent Sacerdotes (si sacerdotes dicendi sint) nec admodum pa-
 triis sunt dediti superstitionibus, an quod inanes esse deprehenderint, an usui iam
 confirmato, non dixerim faciliè: Certe cum hoc sit, non erit difficile, eos ab illa Secta
 auellere, cui non ita tenaciter inhæreant; Quod manifestissimè apparuit superiori-
 bus annis, dum Patres nostri per decennium commorati, nunquam mutis illis Deo-
 rum simulacris signum aliquod venerationis ostenderint, immo verò nonnulla ex
 Idolis destruxerunt, & nova templa ad veri, atque immortalis Dei gloriam cum Præ-
 torum licentia erexere; nec propterea aliquam iniuriam, aut offensam ab Ethni-
 cis acceperunt; Ergo à religione non abhorrent, neque suis sunt superstitionibus C
 additi, suos enim contemnunt Deos, quippe quos præter externam speciem, & ligni
 materiam, vident habere nihil; intelligunt autem perspicacissimo viri ingenio illam
 animorum in muta animantia transmigrationem absurdam esse. Deinde cum Pseu-
 dosacerdotes illi neminem consequi posse beatitudinem dicunt, nisi perpetuo fle-
 xis ante Idola genibus degant, & quasdam precatiunculas, certo numero, & conce-
 ptis verbis effundant, hanc necessitatē à nulla vera religione imponi posse apertissi-
 me vident. Quin etiam cum in historiis antiquos illos suos Patres longè se castiores,
 honestioresque fuisse comperiunt, qui hæc Idolorum monstra non nouerant, sic ra-
 tiocinantur; vnde hæc tanta morum diuersitas? si hi Dij essent, ad omnem nos vir-
 tutem incitarent. Sunt etiam LVZ, sacerdotum genus, qui quamvis inanissimâ ipsi
 suspicionem inducant, Idolorum tamen multitudinem acerrimè impugnant. Hæc D
 dixerim, ne quis eos animo putet esse à religione alieno, sed eò magis ad Christia-
 nam propensos esse intelligat, quò à sua sunt alieniores. Iam verò maximam rei ge-
 rendæ facilitatem Regni totius administratio, statusque suppeditabit, quippe, cum
 perpetua pace fruantur, non erunt armorum strepitus, qui rem perturbent, aut re-
 morentur, quod maximum est in Iapone impedimentum. Ac cum ab vno Rege ita
 pendeant, ut quicquid ille probauerit, probent omnes, & amplectantur, videtur res
 in vno tota consistere.

Sequitur Catechismus, quem idem Rogerius Superiorum permissu edidit cha-
 racteribus Sinesibus, hoc est notis, & figuris, quibus in scribendo vtuntur, excusum,
 quem iam plerique in eo Regno libere legebant. Rationem in eo conscribendo ha-
 buit ille earum rerum, quæ solitæ sunt à Sinesibus interrogari. Itaque hæc capi- E
 ta continet

1. Ostenditur esse vnum Deum.
2. De Diuinis Virtutibus.
3. Declarantur hominum errores circa Dei cognitionem.
4. Agitur de ijs, quæ pertinent ad Deum omnium Creatorem, & disertim de re-
rum creatione.
5. Agitur de euentu Angelorum, & primorum parentum.
6. Ostenditur animum humanum esse immortalem.
7. Agitur

- A** 7. Agitur de iis, quæ pertinent ad Deum Legislatorem, & quoties lex Diuina fuerit promulgata.
 8. Prosequitur Sacerdos tertie legis Diuinæ promulgationem, & Deum assumptisse naturam humanam exponit.
 9. De articulis Fidei.
 10. De decem Christianæ Legis mandatis.
 11. De Consiliis à CHRISTO propositis.
 12. Differitur de Sacramentis, & præcipue de Baptismo.
 13. Agitur de Deo quatenus remunerator est.

Is autem Catechismus Deo dante Latinus edetur. Interea verò, ne auidos morer lectores, hæc pauca habeant.

- B** Iuuantur Sineses potissimum doctrina remedij tanti, quantum fuit Christi Domini nostri Incarnatio, & Passio. Nam cum vnum finem administrandi rectè Rempublicam sibi proposuerint, intelligant verò perturbationibus animi fieri, vt eum consequi nequeant, curentq. enixè, vt adolescentes, dum litterarum studiis operam dant, peccatorum occasiones declinent, victoriam tamen illam non consequuntur, quod frustra sine Diuina gratia laborent, licet minus inhabiles fiant.

Propterea item summo opere iuuantur, si hæc doceantur, quæ sequuntur.

Fuisse Incarnationis, & Passionis Dominicæ remedium præsentius, præstantius, & Diuinæ gloriæ conuenientius.

- Non fuisse rem vilem, quod Deus humanitatem nostram assumpserit, cum eam ornasset tot gratiis vnionis personalis, & vniuersalis capitis, vnà cum gratiis aliis gratis datis, linguarum, miraculorum, Prophetiarum, & aliarum virtutum, & donorum supernaturalium: his enim omnibus vilitas humanitatis nostræ ab humanitate CHRISTI sublata est.

Vide Gulielmū parisiensem. Cui Deus honor.

Mortem Crucis, etsi fuit gentibus stultitia, & Iudæis scandalum mysterium tantum ignorantibus, honorificentissimam tamen coram æterno Patre fuisse. In cruciatibus enim, & morte non propter penam malus quisque est iudicandus, sed causa spectanda est: hæc vero causa si iusta sit, & ob publicum bonum, quanto acerbior sit, atq. ignominia plenior, tanto gloriosior existere in patiente sine propria causa. Id quod maximè suspiciunt Sineses, cum gloriantur & ipsi si innocentem, atque ob Rempublicam patiantur.

- D** Sed & mirificè erga Decalogum afficiuntur. Erat in Prouincia eius Regni, quæ dicitur QVANSI, Prorex in publico confesso. Aderant plerique Ciuitatum Præfecti. Is cum ceteris audientibus Decalogi præcepta legisset, grauissimè locutus. Hæc, inquit, Lex Diuina est: Nam si ab aliquo Rege condita fuisset, ea tantum ipsius Regno esset vsui. At hæc vniuersalis est, atque omnibus quadrat. Quin Sineses sibi persuadere, leges omnes, quæ ab hominibus scriptæ sunt, errare, ac proinde salutem afferre non posse. Idque ipsum credunt de sua ipsorum lege, quam à Scythia accepere, quem XACAM vocant Iaponij.

Immortalem esse animum: hac enim veritate imbuti facilius reliquas veritates imbibunt.

- E** Ac publicè quidem eos baptizari prohibet nemo. Verum summa deinde adhibenda cautio est, ne plures simul conueniant ad Ecclesiam. Alternatim igitur facit, si decem, quindecimve acceperint, nequid videlicet Præfecti suspicentur. Cui autem mulieribus numquam domo egredi liceat, nulla ratione id modo cū iis præstandum est. Quin ea cura relinquenda parentibus, & maritis, vt illas domi & Catechismum doceant, & baptizent.

Externas ceremonias admirantur, quæ quantò decentius fiunt, tantò edificantur magis.

Pecuniæ, rerumq. mundanarum auidissimi, ex earum contemptu, quem vident in Christianis sacerdotibus, rapiuntur in admirationem. Huic contemptui si addatur grauitas quædā humana, & auctoritas, omnia facilius Deo adiuvante persuadentur.

Pius ope-

Pijs operibus, visitatione aegrotorum, eleemosynis, & ieiunio permouentur. Ex-
tat in eorum libris caput, quo abſtinentia, atque ieiunium ad caſtita-^Atem, ac pu-
ritatem ſeruandam docent efficax eſſe, atque conueniens ſacerdotibus ſuis re-
medium.

Qui eorum conuerſionem ſatagunt, non oſtendant peritos eſſe ſe aut regio-
num, aut climatum &c. facile enim ſuſplicantur inde aliquid damni Regno poſſe
imminere.

Idiomatis Sinenſis notitia perutilis, ac neceſſaria eſt. Quod, ſi quemadmodum
Maōmetanis conceſſit Rex Sinarum, vt Meſchitas in ſuo Regno excitarent, ita
Chriſtianis aliquando integrè liceat, ingens ad Chriſtianiſmum acceſſio ſpe-
randa erit.

Iam de libris, qui in Europa de Sinenſibus rebus editi circumferuntur, erit locus^B
agendi, ſiue in Commentariis noſtris, ſiue in Sacra Bibliotheca. Id interim pro
certo habendum eſt, multa ad eorum, qui eos ſcripſere, non potuiſſe venire noti-
tiam, quibus, vel diuturna commoratio non fuit, vel interior aditus in eo Regno
non patuit. Certè quæ vel de militum copiis penè innumerabilibus, vel de prædica-
tione S. Thomæ Apoſtoli, ac de aliis ab illis ſcripta ſunt, ſecus ſe habere decennij
commoratione experti ſunt noſtri.

FINIS LIBRI NONI.



19 3:56PM

从西方人的视角看清代社会生活中的礼仪文化

——来华传教士汉语语法著作手稿的发掘与再解读⁷⁹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李真

提要:

本论文以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汉语语法研究之代表作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汉语札记》) 为中心, 重点对该书藏在大英图书馆的手稿中所新发现的材料“论中国礼仪”一章进行整理和解读。马若瑟在汉语语法书中专设一章介绍清代民间及官场的一些言谈规约、行为方式乃至社交礼仪, 展现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社会礼仪观念的倾向与变迁。这部分内容不仅为明清官话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语料, 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更为全面地了解当时清代社会风俗的真实面貌, 对明清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1. 马若瑟与《汉语札记》

马若瑟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nare, 1666-1736) 是清代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他精研汉语, 著述等身, 和后期来华的宋君荣一起被誉为“传教中国诸传教士中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⁸⁰ 马若瑟集三十余年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心得, 著成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汉语札记》) 一书, 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官话口语和书面语的论著。

马若瑟于 1728 年在广州基本完成《汉语札记》⁸¹ 的初稿, 拉丁文书名为 *Notitia Linguae Sinicae*。全书以官话为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介绍 “De lingua vulgari et familiari stylo” (论俗文学中的语言), 第二部分介绍 “De sinica oratione in nobiliori librorum” (论典雅文学作品中的汉语)。基本结构共分三卷: 序言、第一编、第二

⁷⁹ 本研究成果受中国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⁸⁰ [法]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中华书局, 1995 年, 第 528 页。

⁸¹ 目前马若瑟拉丁文原手稿存世两部, 分别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馆, 其中大英图书馆所藏手稿仅存残缺不全的第一编。1831 年在马六甲由英华书院出版了《汉语札记》的拉丁文本, 以法国所藏之手稿为底本。1847 年, 由新教传教士裨雅各 (James Bridgeman) 将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在广州出版, 有删改。

编。序言部分总论中国典籍与语言文字的特点，附录汉语音节总表⁸²。第一编论述白话之语法原则和体例，重点分析了虚词的运用；第二编介绍文言之语法特点及修辞、文风等内容。

《汉语札记》拉丁文本 1831 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正文 262 页，附 26 页索引⁸³。1847 年，新教传教士裨雅各（Bridgeman, James Grader, 1820-1850）⁸⁴将该书译成英文，在广州出版。英译本正文 323 页，另附 4 页的简要索引⁸⁵。《汉语札记》引用的中文例句多达一万两千余个，在世界上首次将汉语白话与文言语法纳入研究视野，同时汇编了音韵、文字、词汇、民间俗谚、文学作品等多种内容，还收录了含 1333 个音节的汉语语音总表⁸⁶和含 240 个反义字表，内容丰富，代表了当时来华传教士有关中国语言及文学的最新认识成果。

这部著作问世后，为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欧洲学者所倚重，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曾评价说该书“是马若瑟所有作品中最重要、最瞩目的一部，也是欧洲人迄今为止在汉语研究方面最好的一部”。⁸⁷ 费赖之认为雷慕沙的评价“迄今（1884）尚能适用。”从完稿到出版的百余年间，该书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汉学家之间流传；19 世纪初正式出版后，被誉为“19 世纪以前欧洲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⁸⁸ 当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为求精研汉语，不惜以重金求购该书。1847 年《中国丛报》刊登一篇书评，高度赞扬马若瑟及其这部作品，“作为汉语的研究者，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超过马若瑟。他的著作不是一部简单的语法书或修辞学的著作。他摒弃了拉丁语法的模式，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汉语分析框架。”⁸⁹ 方豪也对此书大加赞誉，称其“西人对我国语文的性质与构造所作的第一部专著”⁹⁰，并认为该书“为西人研究我国文字学之鼻祖”⁹¹。

⁸² 《札记》的拉丁文本附录的是“汉语诸音总索引”，列举了 1445 种音节，每个音节列出一个汉字及其释义。而英译本的译者则用自己总结的谐音字表取而代之，共计 528 个音节，4397 个汉字，但没有释义。

⁸³ 该索引由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法国王室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誊写《汉语札记》抄本时所作。

⁸⁴ 裨雅各（Bridgeman, James Grader, 1820-1850），美国公理会教士，曾任《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日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总主笔，在职一年半。他把马若瑟的《汉语札记》译成英文，1847 年在广州出版。“这位三十岁就英年早逝的传教士，是汉学史上令人十分费解的几个人物之一。”（Christoph Harbsmeier, 1998:16）

⁸⁵ 该索引为英译者裨雅各翻译该书时所作。

⁸⁶ 拉丁文本的语音总表共有 1333 个音节，英译本将原语音表删去，代之以一份新的语音表，共计 4397 个汉字。

⁸⁷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531 页。

⁸⁸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史》，（法）戴仁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 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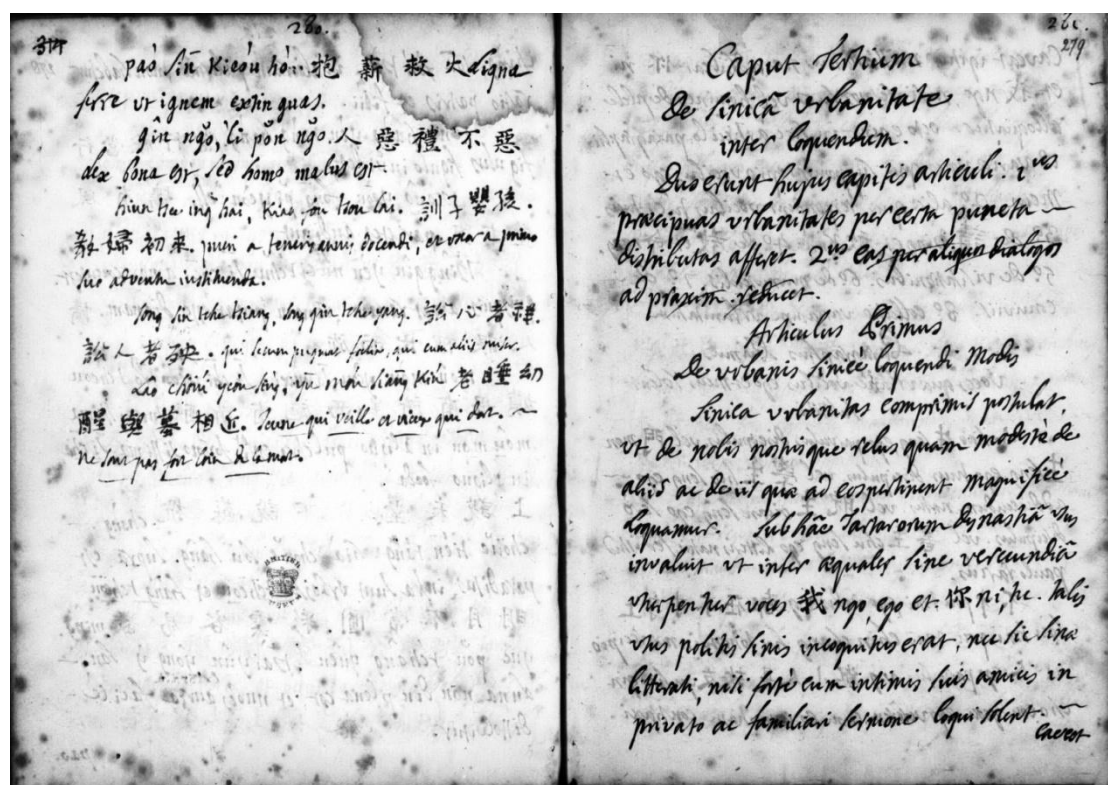
⁸⁹ “The Notitic Linguae Sinicae of Prem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G.Bridgman,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I, pp. 266-268.

⁹⁰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96 页。

2. 《汉语札记》手稿新材料：“论中国礼仪”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馆分别藏有《汉语札记》的两份手稿，其中英国藏本虽非全本⁹²，但极为珍贵的是，此本中收有法国手稿及据此手稿出版的1831年刊本中所缺失的章节。

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在大英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申请查阅了这份手稿，该手稿为对开本，纸张很薄，字迹力透纸背。全书从第3页为首页开始，至322页完，正文共有320页。从281页到322页，共计40页，则为其他各本未有之新内容，题为“Caput Tertium De Sinica Urbanitate Inter Loquendum”（第三章 非正题：论中国的礼仪）。



插图一：大英图书馆手稿之新发现章节首页

法国汉学家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曾提及马若瑟寄给他的《汉语札记》手稿在“成语及俗语的汇编”后有一个第三章，内容为中国礼仪之说明，其中包括八个部分具体论述在拜访、宴会等不同场合使用的礼貌用语。⁹³ 笔者

⁹¹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963页。

⁹² 英国手稿缺原书序言及第二编内容。

⁹³ 请参阅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中第830条：830. Premare, *Linguae Sinicae Notitia*, folio, Saec. XIX. on paper.

通过对该章的研究⁹⁴，发现大英藏本的情况确与傅尔蒙对自己手中持有的马若瑟手稿的描述十分接近。据篇首马若瑟的介绍中说本章共由两篇文章组成，第一篇将按照一些要点介绍主要的正确礼仪；第二篇通过一些对话的例句实际运用上述礼仪。

第一篇题目为：De urbanis sinic èloquendi modis（论中国式的礼貌用语），又细分为八节，介绍官场和民间需遵循的言谈规约、习俗礼仪等基本规则。第一节讲“Variae voces quae supponunt pro vocibus ego et meus”（代替“我”、“我的”不同表达法）；第二节讲“alia que respondent vocibus tu et tuus”（其他和“你”、“你的”相同的表达法）；第三节讲“de 請 tsing et 敢 kan”（论“請”和“敢”）；第四节讲“de 教 kiao et 命 ming”（论“教”和“命”）；第五节讲“de visitationibus”（论拜访）；第六节讲“de munusculis”（论礼物）；第七节讲“de conviviis”（论宴请）；第八节讲“collectio variarum urbanitatum”（多种礼仪的汇编）。

第一篇文章结束于 320 页，在第 320 页右下角可见 Artic...(articulus)一词，表明第二篇文章应自下页开始，但后面内容已经佚失。



插图二：大英图书馆手稿之尾页

“论中国礼仪”的章节仍然延续了马若瑟写作的一贯风格：依靠大量典型例句来展现汉语的语法和语用规则。据笔者统计，本章虽仅有 42 页，但从日常口语中选取的例句亦多达 552 个。马若瑟在论述中很少刻板地描写语法规则本身，而是将社会文化因素糅合进语言分析中，这使得书中所举的句式和所提炼的语言点能有效引导和帮助学习者提高实际语言交际能力。下面笔者将对该章所论述的西方人与中国人交往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社交礼仪要点进行归纳总结。

2.1 称谓礼仪

第一节和第二节讲的是称谓礼仪。称谓是指人们在日常交往应酬中所采用的彼此间的称呼语。马若瑟注意到中国人对不同场合、不同对象使用的称谓也是各有不同。在中国称谓既可以反映交际双方的社会身份地位，又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一种折射。

这两个小节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人在日常交往应酬中根据不同场合和身份使用各种称谓，特别是中国人常用的敬语和谦语。

第一是符合身份称谓。例如，称呼文人为“先生”、“夫子”，如果年纪长，可以加上“老”字。称呼地位高的官员为“大老爺”、“大人”、“老大人”；也可以用官方的职务来作为称呼，如“将军”、“宗爺”。学生称呼老师为“老師”，天主教徒也这样称呼神父。在上司面前，下属往往称自己为仆人，如“下官”、“小官”、“卑职”等。例：“此乃小官萬幸”。

中国妇女往往称自己为“奴”或“奴家”。“妾”这个说法并不单单指某人的妾室，有时也是女性自称，例：“妾願以微軀易父之命。”这个例句中“妾”就是这个女儿称呼自己。无论结婚与否，女子可以称自己为“小媳妇”。马若瑟还注意到女子在生气时会特别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如称“老娘”。

传教士在自己教区时，可以称自己为“遠人”；或是“旅人”。在皇帝面前，传教士说“遠臣”；在教徒面前，则说“神父”。有时，也可以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如“若瑟”。基督徒说自己是“罪人”。

第二是符合年龄称谓。当称呼稍微年长者时，可用“大哥”、“老兄”、“仁兄”、“老世兄”等。对年纪比较大的，可以说“老人家”。称别人的父亲母亲，可以说“老尊翁”、“老伯”、“老夫人”、“老伯母”等。称呼同辈时，可用“賢弟”、

“老弟”、“賢妹”等。

第三是姓名称谓。在称呼时可以加上姓，如“馬先生”、“王相公”、“白小姐”等。有时，也可以直接用名字称呼自己，如“若瑟……”。

第四是亲属称谓。中国人重视血缘和家族，在对有亲缘关系的称谓这方面尤为讲究。对于亲属的长辈、平辈是不可以称呼姓名的，而按与自己的关系来称呼。对别人称自己的丈夫，可以说“夫主”、“拙夫”、“男人”；对别人称自己的妻子，说“贱内”、“拙荆”、“等。妻子叫自己的丈夫为“大哥”或是“君”；丈夫叫妻子“贤妻”、“媳妇”，如果是富贵人家，则用“卿”、“君”、“夫人”这样文雅的称呼。对别人称呼自己的亲属时，前面加“家”字，如“家父”、“家母”、“家下”；如果是平辈或晚辈亲属，可以加“敝”、“舍”或“小”，如“舍兄”、“舍弟”、“小兒”、“小女”等。称别人的亲属时要加上表示美好的字，如“令”字，例如：“令尊”、“令堂”、“令郎”、“令愛”等。

第五是敬语和谦语。《礼记》中说“礼者，自卑而敬人。”儒家提倡人际交往时，把对方放在比自己高的位置加以尊敬，而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中国人强调，礼以敬为主。为了表达“敬人而自谦”的理念，古代中国人创造了一套丰富的语言系统，这就是敬语和谦语。马若瑟对此深有体会，他在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就专门论述了谦称和敬称。

敬称是对他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提及对方的时候，语气要恭敬文雅，古代最常见的敬称就是在谈论他人的亲属、事物之前添加表示美好的字，例如“令”、“贵”、“尊”、“大”等字。如：“貴友”、“貴邦”、“貴体”、“尊府”、“尊意”、“尊夫人”、“大作”等。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如“上姓”、“芳名”、“佳作”等。

谦称一般用于自己一方。讲到自己一方，要谦卑低调。常见的谦称就是在谈论自己的亲人、事物的称谓之前加“家”、“拙”、“敝”、“贱”、“愚”这些字，如“家父”、“家母”、“拙荆”、“拙筆”、“敝友”、“贱恙”、“愚见”等。还有一些常用的说法，如“寒舍”、“晚生”、“不才”、“下官”等。

但马若瑟特别提到，当传教士在提到天主教时，虽然是关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也要避免使用“贱教”的说法，而应该使用神圣的形容词，如“聖教”。因为一个儿子从来不说自己的父亲是“贱父”。

在清朝，同一阶层的人可以用“我”、“你”的说法，但往往是下等人；受教

育阶层几乎不使用这两个词，偶尔在特别亲密的朋友间的私人谈话中才用。因此马若瑟告诫传教士要小心使用“我”和“你”，除非是和自己的仆人或下等人讲话时才用。

从马若瑟记录的称谓风气大体可以看出，清初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还是比较重视称谓的等级礼仪制度。

2.2 表谦逊的礼仪

礼的实质是肯定有等级差异，要通过“礼”来维系一种“次第”和“等级”的存在，保持一种上下之间既有等级名分，却又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生活景象。⁹⁵中国的礼制中强调谦虚是一种美德，体现在社交礼仪中就表现为在语言上对别人的尊重和对自我的谦虚。第三节分析的是两个很常用的礼貌用语：“请”和“不敢”，因为它们分别表示“敬人”和“自谦”两种态度。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客套，而体现了礼制规范下中国人的生活秩序。

马若瑟说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说“请”、“请”的声音，因此他戏谑欧洲人称呼中国为“Sina”，可能就是这个发音和“Tsina”“请”字非常相似。“请”是一个最常用的礼貌用语，例如：“請教。”“請看。”“老爺有請。”等等。

当接受荣誉、赞美或馈赠时，中国人会说“不敢”或是“岂敢”的说法，有时还可以重复使用，如“不敢不敢”、“岂敢岂敢”，以增强语气，表示更大的谦虚。

第四节讨论如何表达请对方指教自己和按对方的吩咐去做事。马若瑟指出，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应当当作一种指导或命令，如同在欧洲国家受教育阶层通常的做法一样。他在这里将汉语的表达和法语的表达进行了对比，中国人常常说“领教”这个词，在法语中的意思就是“*je suis pret a vos ordres.*”（我听您的命令）。“教”是指向别人请教，“命”则是指听命于对方，关于“教”和“命”的例句，如下示一二：

久未領教。

學生客日再來請教。

蒙大人指教何以為報。

⁹⁵ 参见吕坤《呻吟语》卷5《外篇·治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3、303页。

老師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

大人分付，小官敢不從命。

老兄嚴訓，焉敢不從。

恭敬不如從命。

2.3 拜贺礼仪

中国人重视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日常生活中的拜贺是重要的交往活动，第五节就重点探讨了拜贺礼仪中许多要遵守的仪礼俗规。马若瑟隐晦地批评了有些传教士不愿去和中国官员结交的想法，认为适当的与朝廷官员来往有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他提出了六个拜访官员士大夫的时机：（1）传教士去一个新教区，或者新的官员上任时；（2）官员生日时；（3）过新年的时候；（4）国家的节假日；（5）官员有喜事时去贺喜，有坏事时去安慰；（6）传教士为新的教友寻求庇护。从马若瑟的总结中可以看出，自晚明以来商业化对于中国社会风俗的影响和冲击，尤其是仕宦阶层的社会应酬也多充满着金钱和权势的气息。

在这一节中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拜访规则，如迎宾、相见、谈话、告别的礼节，并罗列了很多固定模式的短语句型。

第一是迎宾的礼节。如果拜访的是总督或同级别的，传教士在门口应该只开一半门，不要着急进去。如果门房回复“請會”，表示得到进入的允许。这时要小跑去见主人，执“恭手”⁹⁶礼，面带微笑说：“老爺好”或“久仰”等类似的简单问候语。如果主人就站在门口，会拱手相迎，说“請”；客人也要同样拱手回礼，说“不敢”，然后开门。如果门房回复“請回”或是“回拜相會”，表示拜访被拒绝，传教士必须回答：“多多拜上老爺”，然后离开。

第二是相见的礼节。主人客人到了合适的场合，客人必须行正规的“作揖”礼⁹⁷，说“某某老爺”或“大人”，如果主人拒绝这种礼仪，客人要说“理當”。如果那天是去拜寿，客人还要说“必要拜壽”。主人请客人坐下，客人先站着，同样礼貌地请主人坐下后，客人才能坐下，并做一个“长喏”的动作，表示感谢。

第三是谈话中的举止。传教士在与中国人的谈话中既不要无话可说，也不要夸夸其谈，避免谈论过多欧洲的事物。脸色不要太严肃，目光不要像生病一样，

⁹⁶ 也作拱手，类似揖手，直立，两臂合拢向前伸直，右手微曲，左手附其上，身子和胳膊不动。

⁹⁷ 左手压右手，手藏在袖子里，举手加额，鞠躬 90 度，然后起身，同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手放下。

不要闹笑话，举止滑稽比放肆大笑更为不妥。不要高声喧哗，也不要做一些不合的肢体语言，也不要别人说话时提问。回答问题时，态度要认真亲切，但不要讲太多，要请别人多指教。

第四是谈话中的技巧。如果传教士学过中文著作，要记得在谈话中称赞这些作品；如果读过一些官方邸报，可以再谈话中选择其中一些内容来歌颂皇帝、藩王和官员。如果谈话内容有关政府，还可以含蓄地提及欧洲的一些好传统，还可以用“大同小异”的说法。

第五是告别的礼节。当主人陪客人走时，客人要婉拒，说“請畱貴步”；当客人上轿子时，应再次认真地问候主人；当客人已经坐上轿子，客人说“動勞”或“請了”，主人站在轿子前回答：“請了”，然后客人再离开。

第六是固定的谈话模式。马若瑟在这里展示了很多已形成常规的客套话。(1) 拜访时，客人可以说“特来奉拜”、“久慕大德”、“特来慶賀”等。主人可以说“多勞相公遠降有失迎迓”、“接待不及幸勿見罪”、“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等。(2) 许久不见时，可以说“今日甚麼風兒吹得你过来”、“好幾日不幸相见了今日光臨有何見教”等。(3) 感谢主人，可以说“蒙大人錯愛”、“學生托賴老先生餘光”、“全託老爺之福蔭”等。(4) 认同别人的说法，可以说“極說得是”、“是千古不易的至理”等；(5) 过生日时，说“今日是相公貴降之日”、“花誕”等；(6) 告辞时，说“告辭”、“告别了”等。

2.4 送礼礼仪

第六节论述送礼的各种礼节和客套话，方便传教士与当地官员民众交往。“来而不往非礼也”，送礼已成为中国的民俗，甚至是一门学问。年节有大小，亲朋有远近厚薄，送礼就要得体，也需权衡。逢年过节，乔迁遇事，人们在拜访的时候，带一些礼物去看望、贺喜是人之常情。对来华的西方人来说，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外省，如何送礼，送什么样的礼物，送礼时该说什么话都有规矩，更需好好学习。

笔者将其中所论述的要点归纳如下：

第一是送礼的时间场合。马若瑟总结了送礼的某些固定时机，如第一次拜见某人时，送“贄見之禮”；年底时，送“年禮”；生日时送“壽禮”；当官员给你

送礼时要回礼；在一年中某些特别的时刻，送“節禮”；有人即将启程时要送礼。

第二是礼物的种类。清朝时礼物通常可以分为两类：“水禮”和“乾禮”。“乾禮”指较为贵重礼品，“水禮”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如果传教士第一次拜会官员，要带“乾禮”。过生日时的礼物应该是“水禮”和“乾禮”混合的。其他一般情况的送礼带“糖果”就可以。中国人送礼有送钱的习惯，但马若瑟告诫传教士不要这样做，可以带一些自己国家的特产，如望远镜、西洋画等，称为“土儀”。一般来说，礼物不能是单数，只送四色较为少见，通常为“八色”或“十二樣”。

第三是送礼的方法。方法有两种，一般来说清朝送礼时要有礼单，礼物按礼单送来，叫做“實備禮”；如果只送去礼单，主人可按自己喜好“點”礼物，叫“套禮”。

第四是礼物的称谓。称呼别人送来的礼物要说“大禮”或“厚禮”，自己的礼物则要谦虚的说“不成禮”、“微物”、“薄意”，这也体现了中国“敬人自谦”的传统。

第五是送礼时的客套话。这个部分马若瑟举出了很多的例句来分类加以说明。

(1) 表达自己心意的说法，如“聊表寸意”、“盡我一點之心”；(2) 请对方接受礼物的说法，如“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爺賞人罷了”、“還有薄禮伏乞笑納”等；(3) 礼物被婉拒时的小对话，如受礼之人说“教我如何當得起”，送礼之人回答：“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或者受礼之人说：“這怎的生受”，送礼之人回答：“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4) 接受礼物时的说法，如“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乃何”；(5) 表示感谢时的说法，如受礼之人说“多承盛情”或是“承相公厚意”，送礼之人则回答“這些小東西也謝甚麼”；(6) 如果送礼来时仆人，要给赏钱，可以说“如何教老爺倒出錢”。

2.5 宴请礼仪

第七节简要介绍了如果传教士被邀请去中国官员家做客时需注意的礼节。古代的宴饮活动是人际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座次和饮食的礼仪。马若瑟提到满人入关后取消了很多原来明朝汉人繁琐的用餐礼仪，但保留了部分较为简便易学的内容。他详细介绍了有关宴请礼仪的各种表达法。

首先是入座问题。中国宴请时坐席有主次尊卑之分，一般来说，尊者上坐，卑者末坐，如果自己不能把握该坐何种座次，最好是听从主人的安排。中国官员往往会请传教士坐上坐，因为他是“远客”，但传教士最好要断然拒绝。因为坐“头席”的客人，要由他来点一个表演的曲目，马若瑟认为这种表演中某些内容会导致原罪，所以传教士一定要拒绝这种荣幸。

其次是饮酒进食问题。主人用手拿筷子或拿起酒杯，说“请”；客人要同样做，并回答：“不敢”。酒杯即使很小，也不要一口喝光，浅尝即可。主人说“请乾”，客人也只喝一点；主人再说一遍，并展示自己的空杯子时，客人才能把酒喝完，也展示空杯子，并说“乾了。”

马若瑟在这一节通过 9 个方面来分别说明有关宴请礼仪的各种常用表达法。第一类是邀请别人去赴宴，可以说“请老爷贵步下临”、“倘若不弃共饮几杯”；第二类轻描淡写介绍自己的宴请，可以说“有甚酒席只是请坐而已教大人受饑”、“略備薄酒糝食”；第三类是关于宴会结束后谦虚的表达，可以说“只怕褻瀆老爺没甚款待”、“甚是簡慢恕罪恕罪”；第四类关于准备宴会，可以说“擺下酒菓”、“少不得安排些甚麼款待他”；第五类是宴会上的挽留，可以说“本該畱先生在此小酌三杯”、“苦死畱住”；第六类推辞不去，可以说“今日不得来赴席有事”；第七类赞扬别人的宴会，可以说“鮮異菓品”或是“番饌甘醴”或是“百味珍馐”；第八类从宴会上告辞，可以说“酒勾了，天晚了”、“多謝厚款”等。第九类提到不同种类的宴席也有不同的名称，离别时称为“送路筵席”，接风时称为“擺酒和他洗塵”，死刑犯行刑前的饭称为“長休飯，永别酒”。

2.6 在不同场合常用的礼仪用语

第八节是最后一部分，马若瑟分为十类，用了 83 个例句来讨论不同场合常用的礼仪用语。

第一部分，对接受别人的好处表示感谢。

如：“若忘了仁兄之恩真草木不如了”、“九泉之下也感賢弟親意”、“粉首碎身莫能報答”。

第二部分，看在自己面子上，请别人做某事。

如：“大王看我面饒了他罷”、“小小過失，你也看老漢薄面，恕了他則箇”。

第三部分，询问别人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意见。

如“不知尊意以為何如”、“鄙見如此高明裁之”。

第四部分，照顾好自己。

如“尊重”或是说“千萬自愛”。

第五部分，请对方不要担心。

如“但請放心”、“不勞卦念”。

第六部分，遵从对方的命令。

如：“如有使令萬死何辭”、“便蹈湯赴火也甘心而不敢辭”。

第七部分，请别人原谅自己。

如：“自是我的不是”、“是我的不是了我與你賠禮”。

第八部分，因事打扰麻烦别人。

如：“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有煩媽媽與我通報一聲”。

第九部分，赞扬对方。如：“無價之寶”、“胸藏萬卷學富五車”。

第十部分，问候健康。如：“令堂起居康健麼”、“貴恙覺得好些也未”。

此外，还有一些没有明确归类的表达方式，如“只怕晚生人微言輕不足信”、“相公别来無恙乎”、“此别之後未知何日再會”等等。

3. 结语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交流和思维的工具。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该民族看待、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语言也是一面镜子，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都会或多或少、或隐或现、或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某些信息。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过：“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⁹⁸ 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新的文化。对于清朝来华的传教士来说，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如何和官员打交道，如何入乡随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礼仪规范，是他们能否迅速融入中国社会，开展传教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礼是一种道德规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受到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形成的行为准则，为一个社会的人们所认可和共同遵守。中国历来

⁹⁸ 萨丕尔：《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6页。

就是礼仪之邦，礼仪文化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学立国，儒家之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规范着上自王公贵族，下自平民百姓的行为。清代礼仪观念更是发挥到极致，大到国家政治，小到衣食住行、举手投足，都有详尽的规定，这使得社会生活更趋规范化和等级化。明清鼎革，政权更迭；以及自明代中期开始的商业化浪潮都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时的社会交际与风俗习惯也带来了冲击。除了来自器物、服饰、图画、书籍等史料外，明末清初的语言中也保留有大量珍贵的资料，可以反映当时人们观念与风俗以及社会礼仪的传承与变迁。

《汉语札记》中专论“中国礼仪”的章节乍一看似乎与语法关系不大，这也是为什么马若瑟要在标题上用“*iner loquendum*”（非正题）来表明此章介绍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法知识，其实这章所论及的内容已经从语法进入了语用的层面，即在特定语境里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马若瑟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透过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去观察、认识和了解中国礼仪风尚和人际交往的风气及其特点，把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内涵的细密感触一一展现出来。他归纳了不少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人特别是士绅官员交往的规则与技巧，并以实例分析了因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造成的语用失误。对外国人而言，这些实用的汉语表达法是相当重要的交际文化因素，也是整部书的一大亮点之一。从马若瑟的记述中，大体可以看出清初社会礼仪的三个特点：一是人际交往中仍相当强调等级尊卑。二是仕宦阶层的社交应酬，如送礼、拜访、宴请等极为普遍。三是官场和民间宴饮娱乐之风盛行。这些详尽的记载不仅为当时新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尽快了解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提供必要的帮助；也有助于后人从另一侧面更为全面、直观地了解清代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观念以及社交礼仪等方面的真实面貌。

燃烧吧，宝贝——罗马城与罗马帝王尼禄

作者：Anthony Wesolowski

翻译：靳夏楠

Was Nero a mad man or an unpopular individual who had a vision for Rome, which others were unable to comprehend? The truth be told, Nero was indeed an unpleasant individual. He slept with his stepsister, married her and then had her executed. Nero married once again but not for long. In a fit of rage, he kicked his pregnant wife to death. He slept with his mother and then had her executed. It is said that he fiddled around while Rome burned. He crucified Christians and set them ablaze to illumine his gardens. But what must be remembered is that most of those stories were made up after the fact by unsympathetic informants.

尼禄是一个疯子？还是一个对罗马城有着美好愿景的好君主？虽然罗马人不太喜欢他，也不太能理解他。但是，事实上，尼禄确实不太受欢迎。他先是跟他继父之女发生了性关系，与其结婚，后将其杀死。后来，尼禄再婚，但是也没持续很久，缘于一次尼禄发脾气时踢死了自己怀孕在身的妻子。他又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并将其处死。据说，当年罗马发生大火的时候，尼禄正在城外逍遥。火灾后，尼禄将基督教徒钉在十字架上当做蜡烛来照亮自己的花园。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部分这些故事都是由一些无情的记述者捏造的。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his reign were filled with foreign discord. But Nero was intelligent enough to delegate those matters to the Roman experts of his time. Through delegation, Nero was able to deflect confrontation and blame, while accepting accolades for success.

尼禄执政后的前五年，罗马面临着各种外交纷争。但是，尼禄却聪明的地将这些外交难题分配给了当时罗马城里的专家。通过这种分配，尼禄不仅避免了对抗与指责，同时又欣然接受了人们对他成功处理国外纷争的称赞。

His domestic matters presented him with other issues. Restricted and cramped by his desire to be popular, his administrative abilities were hampered. Though not

always popular with Rome's upper society, he was popular with the common Roman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inhabiting the eastern segments of Rome. Nero was able to enact stricter building laws and capped the wages of lawyers.

国内事务也给尼禄出了不少难题。由于被他自己想受欢迎的欲望所限制和束缚，他的行政能力也被约束了不少。虽然尼禄在罗马的上层社会不太受欢迎，但是却在老百姓中享有好的名声，尤其是东罗马人。在当时，尼禄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建筑法律，并对律师的薪金设置了最高限度。

Nero is best remembered for the incident which occurred at Rome in 64 A.D. July 18, 64 A.D. stood as typical balmy day in Rome. As the day progressed toward nightfall, this day would prove itself to be anything but typical.

由于在公元前 64 年发生在罗马的那场大火，尼禄得以名垂千史。公元前 64 年，7 月 18 日是无比美妙的一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一天变得那么具有象征性。

The average high temperature for July in Rome reaches between the 75 to the 80's, with some 14 hours of daylight. Rome, much like any large metropolis, remained a bustling city. This implies, as in all large cities, multiple buildings aside one another create a stuffy, hot atmosphere. The morning began with individuals rising, eating breakfast and preparing themselves for yet another day. Children readied themselves for school while adults prepared themselves for the work of the day. Many adults went to the Forum where they shopped or banked. The Forum also provided an area to hear eloquent oratory and/or persuasive arguments. Wealthy individuals would escape the summer's heat by fleeing to the mountain area or the beaches. It has been stated that Nero himself departed the city, enjoying the fresh air of the coast to the south of Rome because of the suffocating summer heat which was making life in the city uncomfortable.

7 月份的罗马，平均气温达到了 75 至 80 华氏，白天达到了 14 个小时之长，像其他大城市一样，罗马的街头也是那么熙熙攘攘。这就意味着，在所有的大城市里，林立的建筑营造了一种拥挤并燥热的气氛。每天早上，人们起床，吃

早餐，梳妆打扮，日复一日。孩子们准备好去上学，大人们准备好去上班。很多大人们去他们购物或是存钱的市场。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听到富有说服力的演讲和争论。有钱人往往会逃离这夏日的闷热，去山上或海边度假。据考证，为了呼吸一口清爽的空气，尼禄自己也离开了罗马城，来到了罗马南部海边的沙滩，因为罗马城里令人窒息的闷热让人觉得太难受了。

Building materials ranged from stone, brick and cement but the walls were not built with those materials alone. The most common building material used by the Romans was wood. It would be used for less permanent structures, for furnishing and decorative enhancements to the buildings. Over time, the wood would dry, becoming a potential hazard.

建筑材料大致有石头、砖头和水泥，但是墙的材料不止只有这些。当时，罗马人用的最多的是木头，一般用在一些不太长久的建筑上，目的是为了某些建筑增加一些摆设和装饰。过一段时间，木头会变干，成为一种潜在的危险。

Rome was not always hot. Various forms of heating were used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maintaining an element of comfort for its citizenry. These ranged from portable stove to permanent furnaces. The furnaces were equipped with chimneys. Fire was maintained under the floor, circulating the warm air around through pipes or between the walls of the building. Thus, the fire never came directly in contact with the rooms of the building.

罗马并不是一年四季都很热。在冬天，罗马城会提供各种各样形式的供暖，包括可携带的或是固定的火炉，让当地人舒适过冬。固定的壁炉都装有烟囱，一般是在地下生火，温暖的气流通过管道或者建筑间的墙壁导热。这么来看，火焰从来都不会直接与建筑中的房间接触。

At night, oil lanterns were lit to help pedestrians and equestrians avoid accidents and to help keep robbers at bay. These were also used in buildings to extend the day a little. These illuminating devices were dangerous, producing noxious fumes throughout the homes.

到了晚上，街上的燃油灯笼被点亮了，一是为了帮助行人和骑手避免事故，二是警示强盗不要偷盗。为了延长白天的长度，室内也会用一点燃油灯笼。然而，

这些照明设备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在家里释放出有毒的气体。

Due to the availability of lighting and building materials, the possibility of a fire occurring was imminent. The emperors were not blind to this possibility. Just as the Romans had many enemies, so did the buildings of Rome. The most hazardous was fire. Owing to the flammable materials used in constructing buildings in Rome, the frequency of fires was well-known. Emperor Augustus created the first fire task force. This task force was enlarged and strengthened by subsequent emperors. These task men patrolled areas assigned to them, in search of social unrest or other potential causes for fire. It was incumbent upon them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s best they could. The legendary burning of Rome by Nero is familiar. But there were fires in the city before and after Nero.

以上所说的照明设备和建筑材料都显示出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一点也被罗马帝国的帝王看到了。罗马人有很多敌人，罗马的建筑也是如此，其中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火。由于罗马建筑物多使用易燃材料，罗马发生火灾已不足为奇。奥古斯丁大帝首先设置了火灾派遣部队，该部队被后来的帝王不断壮大和加强。这些派遣队员在他们被指派的地方巡逻，负责寻找社会不安的现象，以及火灾发生的潜在因素，然后当时在任的帝王会尽力解决这些隐患。尼禄在任时的罗马大火妇孺皆知，但是在尼禄之前和之后，火灾在罗马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On July 18, 64 A.D., a fire originated, at night, in the merchant area of the city of Rome. It most likely occurred in the area of the Campus Martius and the Circus Maximus. In this area, many shops contained flammable materials and grain stores. The flames spread swiftly through the wooden structures, as if fueled by the winds. Quickly the fire became uncontainable. Like a famished athlete before a buffet of food, it consumed everything in its path. This burning inferno continued six days and seven nights in spite all the efforts to extinguish its fury. The area affected the most was the area inhabited by the lower class of people. Due to the proximity of the buildings, the composite material of the buildings and the narrow roads, the blaze took on a life of its own. After the inferno was extinguished, 70% of the imperial city was left in ashen ruins. With narrow streets preventing accessibility to the fire and a lack of water, there was little that could be done in addressing this horrendous

situation. Of the 14 city districts only four remained partially intact. The remainder of Rome was gone forever. It was determined that four of the districts of Rome were completely destroyed; seven districts were severely damaged. This may have been the worst fire Rome experienced.

公元前 64 年 7 月 18 日的那天晚上，一场大火燃遍了罗马城的商业区。最有可能着火的地方是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和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在这个区域，很多商店存有易燃材料和谷物粮食。大风助长了这场大火的规模，很快就通过木质结构传遍了整个罗马城，而变得难以控制。就像是一个饥肠辘辘的运动员冲向自助餐一样，大火吞噬了街上的所有东西。尽管全城出动试图扑灭这场大火，这场可怕的火灾仍持续烧了 6 天 7 夜。由于建筑之间过于拥挤，建筑物的复合材料和狭窄的小路，大火很容易越烧越大。等大火被扑灭的时候，这座帝王之城的 70% 都已经烧为灰烬。由于街道狭窄，大火很容易扩散，又加上缺水，解决火灾确实是个难题。罗马城的 14 个区，大火之后只剩下断壁残垣的 4 个。关于罗马的记忆都永远逝去了。后来确定罗马的 4 个区被完全摧毁，7 个区被严重烧毁。这大概是罗马城经历的最严重的一场火灾。

Who or how did the fire begin? Did Nero start the fire? Were the Christians to blame? Was it the work of an arsonist or merely a coincidental accident?

这场大火因谁而起？又是怎么开始的？纵火人是尼禄还是基督教徒？是故意纵火还是偶然事故？

It is safe to assume that Nero did not physically start the fire. Actually, Nero was in Antium when the fire began. But this does not exonerate Nero from blame. Being emperor, he simply had to give the order and it would be executed. Allegations arose concerning arsonists running through Rome with torches, setting it ablaze. Allegations are not fact. Who were these individuals? Were any of them captured? Upon Nero's return, an emergency course of action was inaugurated by Nero. Food, water, clothing and shelter were provided to those who endured this devastation. Does this sound like the works of a despot? Nero was not disliked so much because of the fire. It was his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which concerned many powerful people.

确定的是，尼禄事实上不是纵火者。大火开始的时候，尼禄在安定姆

(Antium)，但是这也没能让尼禄免于世俗怪责。作为罗马大帝，他必须发号施令，并且这些命令应该得以执行。后来出现了一些辩词说纵火犯举着火把横穿罗马，整个城市就淹没在了火光之中。但是这些辩词并不是事实。这些纵火者是谁？他们被抓了吗？尼禄一回罗马，就展开了一系列紧急救灾行动，提供食物、水、衣物和庇护所给那些受灾群众。这听上去是个暴君所为吗？尼禄并不是因为这场大火才遭人恨的，而是他的城市复兴计划，涉及到了很多有权阶级的既得利益。

Nero had a vision for a new, better-built Rome. Here, Nero was a visionary. Building would no longer be built of flammable material. Brick, stone and marble would be used. Roads would be wider, allowing for emergency vehicles to easily maneuver throughout the 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s, buildings and the emperor's palace would be created with artistic taste. Nero's vision would have provided the inhabitants with a new, safer Rome. This undertaking would cost Rome a "pretty penny" to undertake. Not only would the cost for this creation need to be raised, but funds for the demolition of Roman slums needed to be factored into the cost. Perhaps Nero did give the orders to burn down the slum areas of Rome. This would have saved Rome large sums of money. Demolishing neglected and dilapidated areas and removing the debris prior to rebuilding was no longer a concern. Now, all monies could go toward renovation and rebuilding. However, many aristocrats did not side with Nero's vision. Do the opinions of a majority necessarily invalidate the creative concepts of the few or even of an individual? Fear is and has always been a formidable emotion. I cause some to stay, fight and act while it compels others to remain immobile, unimaginative or prone to flee. Fear did not originate with the Romans nor did resistance to change.

尼禄希望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好的罗马。在这一点上，他是个空想家。建筑材料不再使用易燃材料，取而代之的是砖头、石头和大理石。道路更加宽阔，这样一来，救急车辆能够在城市中穿梭。寺庙、建筑物、帝王宫殿的建筑都要多一点艺术品位。尼禄的这些愿景会让罗马人住在一座崭新、安全的城市里，但是实现这一切，却要罗马城花掉一大笔钱。不光光是这些新建筑要花钱，罗马城内贫民窟的毁坏也要算在成本之中。也许，尼禄确实下令烧掉罗马的贫民窟，这将为

罗马省下一大笔钱。在重建之前，毁掉这些被人遗忘的、破旧不堪的旧房子，并把建筑碎片移走，不再令人担心。现在，所有的钱都可以拿来装修和重建。但是，很多贵族却不同意尼禄的想法。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否能让少数人或者一个人的创意想法无效呢？恐惧是，也一直是一种可怕的情绪。恐惧使有些人留下，斗争、行动，但是恐惧也让有些人原地不动，缺少想象，想要逃离。罗马人不是天生胆小，但也不是天生反对改变。

Nonetheless, many of the questions remain the same. Who started the fire? Why was it begun? Could Nero or his henchmen have seized upon an opportunity rebuild a new, better Rome? We probably will never know. Whatever the cause of the fire may have been, I would like to think that, in this one area, Nero was a visionary, with an opportunity and a plan before him, to enhance and build a better Rome. With Nero's death, his vision ended. Maybe he was not as mad as many of his critics made him out to be?

但是，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是谁放的火？为什么放火？尼禄和他的追随者是否能抓住机会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好的罗马？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我愿意这样去想，不管火灾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领域，尼禄是个空想家，眼前曾经有一个机会和一个计划，让他来加强和建设一个更好的罗马。可当尼禄死了的时候，他的愿景也结束了。也许，他远没有他的批评者评价的那么疯狂？

Resources

来源

Gill, N. (2011, January 29). Nero Burning Rome.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ancienthistory.about.com/od/nero/qt/012911-Nero-Burning-Rome.htm>

Gyles, M. (1947, January). Nero Fiddled While Rome Burned.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penelope.uchicago.edu/Thayer/E/Journals/CJ/42/4/Nero_Fiddled*.html

N.A. (2011, July 22). Magnum incendium Romae (the Burning of Rome, 64 AD) – Nero the Arsonist on screen.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followinghadrian.com/2013/07/22/magnum-incendium-romae-the-burning-of-ro>

me-64-ad-nero-the-arsonist-on-screen/

N.A. (n.d.). What Did Emperor Nero Do as Rome Burned?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www.wisegeek.com/what-did-emperor-nero-do-as-rome-burned.htm>

N.A. (n.d.). BKA 106 - Nero.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www.bible-history.com/nero/NEROIntroduction.htm>

N.A. (n.d.). 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 (AD 15 - AD 68).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www.roman-empire.net/emperors/nero-index.html>

N.D. (n.d.). The Burning of Rome, 64 AD.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www.eyewitnesstohistory.com/rome.htm>

Peters, G. (2008, November 17). The Burning of Rome, 64AD.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www.gerrypeters.com/index.php/en/about-faith-journey/item/760-the-burning-of-rome-64ad>

Ronan, J. (2014, June 10). The Burning of Rome, 64 AD. Retrieved March 8, 2015, from <http://jpronan1776.blogspot.com/2014/06/the-burning-of-rome-64-ad.html>

拉丁语成语和汉语成语

Leo Leeb, Renmin University 雷立柏, 人民大学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Latin proverb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proverbs in these languages. As Chinese students are very fond of Chinese proverbs one possible way of deepening their interest in Latin is to let them translate Chinese proverbs into Latin. Comparative proverb studies might be a new field to develop for students of Latin and Chinese. A list of examples of Lati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roverbs, done by Chinese students, is added.

提要

本文章谈论汉语及拉丁语格言的比较和这些语言的格言的翻译问题。中国学生一般都很喜欢中国成语和格言。将中国格言译成拉丁语也许能深化学生对拉丁语的兴趣。学习拉丁语或汉语的人可以发展这种“比较成语学”的新领域。作者加上中国学生翻译的汉语成语。

A successful Latin teacher in China should probably try to build many bridges between Latin and China so that the Chinese students feel that this “strange”, “foreign” and “remote” language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ir own culture, language, and especially with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fact no other language could combine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East and West in a better way than Latin.

Here are some of the “bridges” which I use during my Latin courses:

- 1) Show that many English words are derived from Latin roots. “Society” comes from “societas”, thus without Latin there is no modern society and no socialism.

- 2) Show that many Western names are derived from Latin, Greek, and Hebrew words. “Westminster” comes from “monasterium”, “Napoleon” and “Naples” from “neapolis”.
- 3) Show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 words are derived from Latin, for example “civil law” (minfa), “international law” (guojifa), “science” (kexue), etc. In fact most academic terms of modern Chinese are not found in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and thus are reproductions of Latin and Greek Western terms.
- 4) Point out that some Chinese words of everyday life are from Latin, e.g. “ka” for “card”, which comes from “charta”.
- 5) Show that the Latin script (alphabet) is universally used also in China for the education of kindergarden kids, before they lear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 6) Use the names of cars (Santana, Audi, Volvo, Focus...) to memorize Latin words.
- 7) Show that the grammar structure and the use of metaphors of modern Chinese has been considerably shaped by English and Latin, for example words like “muxiao” (alma mater), “muyu” (mother tongue, lingua materna), “zimu” (alphabet, matrix) are not found in classical Chinese.
- 8) Show that Latin has accompanied Chinese history throughout the past 7 centuries. The first Latin teacher in Beijing was probably Montecorvino OFM (around 1300), and there are Latin tombstones from the time of the Mongol dynasty found in Yangzhou etc. Kangxi learned Latin himself, and he had some Jesuits teach the language to some Manchu diplomats. Ma Xiangbo and Liang Qichao promoted the study of Latin.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Wu Yuzhang (1878-1966)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use of the Latin ABC so as to replace the cumbersom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oday most Chinese dictionaries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Latin) alphabet.
- 9) Try to find all kinds of wonderful and attractive convergences between Latin and Chinese, for example these: man = strength (ploughman) + virtue (courage), 男= 力 (种田) + 美德 (勇气) explained in Latin and Greek roots (MAS, MART, ART, VIRT) like this: mas, masculinum, (Gr: arsen), Mars (Gr:Ares), ars (Gr: arete), arator (Gr: aroter), virtus (Gr: arete, aristos). Another example: woman + child =

blessing, 女+子=好=福、富、丰、发（财）, explained by words with the same beginning (F is a “lucky letter” in Latin and even in Chinese!): femina + fetus = felicitas, fecunditas, fertilitas, festum, fenus, ferre > fortuna.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the Chinese mean when they choose “8” (ba = fa, facai) for the number-plates of their car: 8888 would be in Latin “fefefefe”.

In this short paper I want to point to a tenth possibilit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Latin and Chinese. Every teacher of Latin knows about the countless Latin proverbs relating to the fields of jurisprudence, ethics, medicine, logic, theology, philosophy, etc. On the other hand, every Chinese student has memorized countless Chinese idioms and proverbial expressions since his or her childhood. A comparison or a kin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rich traditions might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and thought, but one might also arrive at astounding similarities. This field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proverbs has not yet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but it might become a very attractive way of approaching both cultures and of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them.

Books dealing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Latin proverbs into Chinese or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into Latin are the following (according to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Commissio Synodalis ed.,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公教教育丛书》) Lazarist Press, Beijing, 1930-31 (partly used in L. Leeb, *Jianming Ladingyu Jiaocheng*,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2010, p. 140-141)

Th. Mittler, E. Boehm, ed., *Magnum Lexicon Sinico-Latinum*, (《中华拉丁大辞典》) St. Paul's Press, Hongkong 1957 (contains the Latin translations of many Chinese idioms),

Margaret Shuxin Wang (王淑馨), ed. *The Most Common Proverbs-Equivalents in Nine Languages*, (《常用谚语汉、日、俄、英、德、法、西班牙、意大利、拉丁九种语言对照》)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Beijing 2002 (Chinese, Japanese, Russian, English, German, French, Spanish, Italian, Latin),

L. Leeb, *A Dictionary of Latin Proverbs (Latin-English-Chinese)*, (《拉丁成语辞典》) Religion and Culture Press, Beijing 2006

L. Leeb, *A Polyglot Dictionary of Legal Proverbs (Latin-English-German-Chinese)*, (《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 Religion and Culture Press, Beijing 2008, esp. pp. 238-240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Latin legal expressions)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Latin proverbs can be approached in different ways. One could find proverbs that are very similar in meaning, for example “Liangyao kukou” (“Good medicine is bitter”) and “Quae nocent, docent”, or “Shao bu xue, lao bu zhi” and “Quae in iuventute non discuntur, in matura aetate nesciuntur” (Jerome). One could also find proverbs that are opposed in meaning, like Zhuangzi’s “Xiaoyao fa wai” (“Easy-going leisure outside the law”) and Cicero’s “Libertas in legibus”. Another way would b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sayings that depict a similar situation, for example “Ren zhi jiang si, qi yan ye shan” (“Before death one talks sincerely”) and “Nemo praesumitur ludere in extremis.” (“Nobody is presumed to make a joke when facing death.”) Soon it will become obvious that many Latin proverbs are imbued by the spirit of law and have certain legal conno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relatively few Chinese proverbs deal with the law and legal rules. Possib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ety ruled by the law” in China needs the influx of a good number of legal maxims and proverbs that express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other people.

Topical research could list up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Chinese and Latin proverbs concerning certain themes, for example, love, work, death, sickness, calamity, virtues or vices, etc. Throughout the last years I have tried to find Latin proverbs related to the animals of the Chinese zodiac. Thus in this year of the rabbit I found a word from Terence: “Lepus tute es et pulpamentum quaeris” (“You are a rabbit yourself and ask for meat to eat?”) In this way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different animals in different traditions can be elucidated. One could envisage to compile 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Latin and Chinese proverbs. There are already similar dictionar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Since 2004 I have been teaching Latin at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ce 2009 also at the CUPL (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 and Law). Usually we used a couple of hours to re-translate the first lines of Intorcetta's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 *Zhongyong*, (Latin: "Medium") from the year 1667 (compare Luo Ying's M.A. thesis *Prospero Intorcetta and his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May 2008). It starts like this: "Tian ming zhi wei xing" (天命之谓性), translated as "Quod a caelo inditum est, dicitur natura rationalis." In this way the students come in contact with Latin translations of famous Chinese phrases or proverbs. I have often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write as homework the Latin translations of two or three Chinese proverbs, and usually they liked this kind of homework very much. Throughout these last years I have kept record of the more successful of their translations. The students could choose themselves which proverbs they wanted to translate into Latin, some even translated some Chinese poems. In the following I present in alphabetic order a list of some of the more elegant examples (in brackets are the names of the translators, mostl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Renmin University). Some proverbs have more than one Latin translation.

自从 2004 年以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拉丁语、古希腊语（2006 年以来也教古希伯来语），2009 年以来也在中国政法大学提供拉丁语课程。我和学生都会用一两个小时一起翻译 Intorcetta（殷铎泽）1667 年译成拉丁语的《中庸》（参见罗莹著《殷铎泽之〈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08 年 5 月）。第一句话是“天命之谓性”，被译成 *Quod a caelo inditum est, dicitur natura rationalis*。这样学生接触一些著名的中国格言或引语的拉丁语翻译。我曾多次鼓励学生写这样的作业：选择两、三个中国成语并把它们译成拉丁语。一般来说，这种作业很受欢迎。这几年中，我也保存了比较成功的翻译。学生们很自由地选择了他们所要翻译的成语或格言，有的也翻译一些中国诗。下面我按照 ABC 排

列一些比较优美的翻译。在括号中有译者的名字，大多译者是人民大学各学院的本科生。部分的成语有两、三个拉丁语翻译。

大智若愚 Non est verus sapiens superbus, sed humilis est. (颜景波)

哀莫大于心死 Mors cordis tristissima est. (游贝)

覆巢之下无完卵 Nido perduto ova perdita sunt. (陈江南)

好马不吃回头草 Bonus equus non comedit herbas qui in tergo sunt. (金昕然)

和而不同 Concordia et non simulare. (张好)

化敌为友 Obtineo socios pro hostibus. (赵梦晗)

画蛇添足 Dum pingit serpentem addit pedes. (钟言)

患难见真情 Amici probantur rebus adversis. (王伟)

祸从口出 Calamitas procedit ab ore. (吴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Quod non amo non do alteri. (岑霭咏) Nisi aliquis ipse amat rem, non det eam aliis. (刘迪)

见贤思齐 Sapientem video, eum imitor. (颜景波)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Facile est montes movere, sed naturam convertere difficile est. (彭倩) Si aliquis mutat mundum, is non potest mutare ipsius mores. (刘迪)

狡兔三窟 Callidus lepus habet tria cava. (苏凌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Qui est amicus nobilibus erit nobilis, qui est amicus mediocribus erit mediocris. (彭宇哲)

举一反三 Ab uno disce omnes. (张鹏)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Magnus vir saepe non dicit, sed is agit celeriter. (刘迪)

乐极生悲 Nimia gaudia afferunt miseriam. (郝汉)

良药苦口 Acre est bonam medicinam manducare. (范祎)

名不正则言不顺 Cum ratio non est justus, tum narrare non est naturalis. (刘泰民)

没齿难忘 Memorari usque ad edentiam. (范祎)

女人是衣服,兄弟如手足 Uxor viro vestis est, frater viro corpus est. (邱锐)

人不可以貌相 Homo non a specie aestimetur. (韩青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Nullus homo est Deus, et quisque habet vitium. (涂皓雪)

人之初，性本善 Quoad pueros, natura hominum bona est. (彭宇哲) In iuventute naturae sunt bonae. (蓝悦天)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Nemo dicet malum in extrema morte. (唐娜)

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 Humanitas est non prope? Fiat humanitas, et facta est humanitas. (贺文清)

赛翁失马 Saius omittit equum, sed fortasse non miser est. (苗莉咋) Bona in calamitate. (张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 Tres homines eunt, certe unus magister meus est. (周维) Cum tres homines conveniunt, certe unus eorum magister meus est. (杨柳) Quisque est magister meus. (谢思源)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Forma vacuitas, vacuitas forma. (贺文清)

上善若水 Virtus optima est prope aquam. (Reecy Chen)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Tribulatio enim vivificat, luxus autem occidit. (颜景波) Vivere in curis, mori in commodo. (刘泰民)

事实胜于雄辩 Facta sunt optima verba. (Reecy Chen)

书中自有黄金屋 Casa splendida invenitur in libris. (吴洁荔)

殊途同归 Omnes fluvii ad marem currunt. (李一杰)

水落石出 Aqua subsidente silex eminet. (于兆瀚)

水往低处流 Aqua fluit de altis ad humilis. (吴丹) Homines ascendunt ad altos fines, aquae fluunt ad humiles regiones. (杨柳)

守株待兔 Exspectat capere leporem considens infra arborem. (吴洁荔) Exspectit lepore apud arborem. (钟言)

随遇而安，适者生存 In aqua nata, in caelo vola. (范祎)

天道酬勤 Superi iuvant laborantibus. (王修楠) Beati qui laborant, quoniam ipsi dona Dei recipient. (张鹏) Studiosis fortuna adiuvat. (刘璐洋)

无欲则刚 Firmatur qui sine libidinibus est. (颜景波)

物以稀为贵 Nam res parva est, itaque cara est. (杨柳)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Verba vera non sunt dulcia, verba dulcia non sunt vera. (刘泰民)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Qui discit sed non cogitat confundetur.（颜景波）
 Studens non cogitans caecus es, cogitans non studes, in dubio es.（张璇）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Studere et saepe exercere nonne laetum est?
 言多必失 Plurimae sunt vanitates in sermonibus innumeris.（贾睿彬）
 言有尽而意无穷 Vox brevis at sensus profundus.（李满宇）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Studium praestat in diligentia sed deletur in ludis, opus perficitur ex prudentia, sed deletur in ludis.（艾宸彬）
 引狼入室 Invitare lupum in domum.（苏凌云）
 有其父必有其子 Talis filius qualis pater.（万婧忆）
 有容乃大 Augeri est fructus magnanimitatis. Auctoritas sequitur magnanimitatem.（颜景波）
 有志者，事竟成 Si habes voluntatem, potes rem bene gerere.（唐娜）
 寓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Qui nec corrumpitur luxu, nec vexatur paupertate, nec inclinatur violentia, verus vir est.（颜景波）
 欲速则不达 Qui vult citius pervenit tardius.（张鹏）
 朝闻道，夕死可矣 Mane audiebam veritatem, noctu volo mori.（艾宸伊）
 知吾不知者为吾师 Quicumque scit quod nescio, magister meus est.（郝汉）
 子不教，父之过 Si filius non docetur, pater errat.（周维） Si liberi non educantur, parentum culpa est.（苗莉味）

Maybe other Latin teachers in China can also use this attractive method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students and to guide their creativity.

中国诗歌的拉丁语翻译

Massimo Scorsone

中国诗歌的拉丁语翻译

Massimo Scorsone, translation of 'Seeking the Master but not Meeting'

Scorsone's Latin version of these verses by a Tang dynasty poet, Jia Dao (779 – 843 A.D.), was one of several he published in the Italian journal Semicerchio (XXXIV, 2006) and also made available at http://www3.unisi.it/semicerchio/upload/sc34_scorsone.pdf A more literal English translation is given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Jia_Dao More of Scorsone's translations can be read in VATES, an on-line journal of Latin poetry (<http://pineapplepubs.snazzystuff.co.uk/Vates%20issue%204.pdf>). 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an extended Latin account of the poet Li Po (李白) and his work.

CHIA TAO

賈島

寻隐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THYIADII

(Chia Tao)

Anachōrētā quēdam quāerit poēta,

neque tamen invenit

Pīnūs subter, ab asseclā

Dēsertī dominum jūre requīrimus.

Is vērō «Procul hinc pater:

Herbās jam medicās ipse per ardua

Terrārum, atque virentia

Collēctūrus abit, nūbibus abditus

Spissīs,» inquit, «et āēre.

Quō sēcēdat... iō! mē penitus latet.»

Enovem carminibus

Quae *Chiu ko* Serice dicuntur

Qui pro patria ceciderunt

[Kuo Shang]

Latine vertit metroque quadravit

Ivo ROTHENSTEIN

Britannus Londiniensis

«Pectus unicornē tecti, vel valente brachia

Aegide aptati, rotisque Martium sonantibus

Proelium nos inter artum fortiter commisimus.

Solis offecit nitori multitudo insignium,

Hostis ut procella nobis imminebant agmina.

Pugnam inivimus, sagittis dum pluebat undique,

Copias sed olle fregit militum nostras globus
 Ac manus evertit ; ictus spiculis laeva ruit
 Cornipes multus, simulque vulneratur dextera.
 10 In lutum sidunt quadrigae, praepeditis jamjam equis :
 Tunc iaspium feroces malleum destringimus
 Inpias contra catervas tympanis tonantibus. »
 Sic tuis, bello juvenus incluta, in fatis erat,
 Caelitus secunda vobis nec fuere numina,
 15 Namque concidistis omnes omne campi per solum :
 In cruentas caedis oras, inque leti luridas
 Vos iter fecistis, eheu ! non regressuri domum.
 Tesqua per remota, opacos per viarum tramites
 Jam suis munus piaculis evolat vestri memor :
 20 Vmeris arcum gerentis, gladio cinctos latus,
 Jam caput cervice volsos, at triumphatos tamen
 Laude non virtutis unquam, nominis nec gloria
 Strenuos quidem, atque fortes vos adoramus pie.
 Nempe enim, superba pubes, usque pugnax ad necem
 25 Ne decus periret omne, neve laudi debitum ;
 Ast, tametsi functa vita sis, paterna manium
 Turma, jam vester manebit fine spiritus carens
 Atque vivax in perenne saeculum : sic pallidis
 In silentibus, silentum coetus heroumque eris.

国殇

http://www.gushiwen.org/wen_1051.aspx

【原文】Original Text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絏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怱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怨。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注释】

- ①犀甲：用犀牛皮制成的铠甲，最为坚韧。
- ②旌（jīng）：旌旗，旗的通称。
- ③骖（cān）：古时用四匹马驾车，中间的两匹叫服，两旁的两匹叫骖。
- ④絏（zhì）：绊住。
- ⑤怱（du）：怨恨。
- ⑥反：同“返”。
- ⑦秦弓：秦地制造的弓。
- ⑧诚：实在是。勇：勇气。武：武艺。不可凌：言战士宁死不屈，志不可夺。
- ⑨神以灵：精神不死，神魂显灵。鬼雄：鬼中的英雄。

【译文】Modern Translation

手持吴戈身披犀牛甲，
车轮交错短兵相厮杀。
旌旗蔽日阵前敌人多如云，

勇士争先哪怕乱箭交坠下。
强敌冲我阵，队列遭践踏，
左骖倒地死，右服被刀扎。
车轮深陷四匹战马被拴住，
挥动鼓槌猛敲响鼓勇拼杀。
苍天哀怨神灵怒气迸发，
将士阵亡尸横荒野山下。
勇夫出征一去不复返，
荒原渺茫道路多遥远。
佩带长剑秦弓拿在手，
身首分离雄心永不变。
真是既勇敢啊又有武艺，
始终刚强啊不可侵袭。
身虽死啊精神不死显威灵，
就是做鬼啊也是鬼中雄。

【赏析】

国殇是指为国牺牲的将士，未成人夭折谓之殇。戴震《屈原赋注》：“殇之义二：男女束冠笄而死者谓之殇在外而死者谓之殇。殇之言伤也。国殇，死国事，则所以别于二者之殇也。歌此以吊之，通篇直赋其事。”《九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所祭的都是自然界中的神祇，独最后这一篇《国殇》是祭人间为国牺牲的将士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和战国时秦楚战争有关，楚怀王时楚国多次和秦国交战，几乎每次都遭到惨重的失败。楚国人民为了保卫国家，抗击强秦，英勇杀敌，前赴后继。屈原写这篇作品就是为了歌颂楚国将士为保卫国家不惜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

诗中前十句写激烈而悲壮的战斗场面，在强敌面前楚军浴血奋战，其斗争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后八句悼念将士为国捐躯，颂扬他们至死不屈的英雄精神。全诗直赋其事，激昂慷慨，是古今诗坛不朽的杰作。

LAOTII

seu

VETERIS MAGISTRI

Viae virtutisque liber

Latine

Metro concinnatus dactylico

Caput I

老子道德 上篇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

Haud silici stat, amice, via
Noscere quam poteras ; pariter
Nomina quae vocitatur, ea
Mobilia, aut minime solida.
5 Aetheris id caput, atque soli
Quod tacitum ; simul omniparens
Nomine quod resonat genetrix.
Nil igitur cupias, agedum,
unquam, hominum cate, dum moneo,
10 Hujus uti subeas adytum ;
Vota sed ipse, tibi facile
Finis ut illius adpareat,
Adsidue foveas animo.

LEPORII (Li Po)

Carmina



I.

*Carmen ex tempore conscriptum,
cum Thynium Xuensem monachum poeta audivit canentem*

Vesperī subter jubar, albicantes
Nubibus linquit tumulos, et altas
Ome īcautes monachus Xuensis,
Tramite prono

5 Qui pedem latus virides in umbras
 Laetius celsae valedicit Alpi,
 Dum lyra ludit, melicos retangens
 Pollice nervos.

10 Mille per valles, querulosque mille
 Per jugi saltus vaga sic refertur
 Pineum spirans fidibus canoris
 Aura susurrum,

15 Vt stuporatis trepidanter haustu
Carminis dulci satientur aegra, ac
Consonent nobis rapido fluentum
Corda tumultu,

20 Donec et, fusa per inane voce,
Serus auditu redit ominata
Frigidam cantus moriturus inter
Aera pruinam,

Desuper cum tot gravidas ab Arcto
Caerulae pandant nebulas tenebrae
Rura condentes simul atque valles
Nocte profunda :

25 Nec nives ultra modo, iaspisve
Montium rupes prope jam cadentis
Solis, autumnus neque fuscioris
Sum memor ipse.

II.

Per quietem nisus ad montem Caelestis Matris nomine nuncupatum.

Propempticon ad seipsum

Magica quo nautis modo jam memorata frequenter
Altis obitur insula fluctibus ac nebulis,
Dura quidem undivagis appulsu littoris alnis,
Sic mira patria refert garrulitate *Ju ē*

- 5 Caelestem perhibens, montana cacumina, Matrem,
Quae flammeis intermicat nubibus aëriis.
- Vasta decussato qua panditur aetheris ora
Sub axe, Quinqueverticis illa super Scopuli
Ardua, Purpurei trans et fastigia Muri,
- 10 Caelestis assurgens procul Mater ab Astriferis
Cernitur Aggeribus, quorum de margine tangas
Vel celsa mundi sidera, quae sua nobilitas,
Cum juga silvosas prolixa severaque moles
Quadrages, dein octies, mille pedum numerent.
- 15 Fabula quae fingit meditatus, collis ad austrum
Spectantis in mentem mihi venit, uti placidas
Per tenebras iterum peterem memor, auspice somno,
Saltus *Ju ðos* ac vetus, regna remota, *Vu ü*
Donec ego, gelidas pinnis evectus in auras,
- 20 Supervolabam Vitrei limpida stagna Lacus,
Fallax subsequebatur iter, fulgente serena
De nocte luna, lucidis umbra relata vadis
Jen ad aquas, ubi nunc etiam, clarissima quondam,
Eri *Xie* insustinet putria tecta domus
- 25 Et, petulans querulo cum simia perstrepat ore,
Turbatur amnicus color, lymphaque callaina.
Continuo, sumptis regum de more cothurnis,
Gressu *Xie ðlae* ducis factus item similis
Cana poli gradibus conscendere nubila coepi.
- 30 Exin oriri splendidi sol medio pelagi,
Atque diem per inane canens rutilumque nitorem

Auditur ipa caelitus nuncia lucis avis.
 Mille per anfractus, decies per mille viarum
 Praerupta, totque scrupulis aspera limitibus
 35 Tortilis ambigua ducet nos semita calle,
 Adhuc terendum tramitis flore tegente solum.
 Tum fessis ipsum silices fulcimina praebent,
 Cum vesperascet. At, sonans rauca voraginibus
 Ex imis, ursi fremitu, seu voce draconis,
 40 Rapax liquorum vis furit; squallet ater nemoris
 Horror ; inaccessi pallemus culmina montis.
 Jam crassiore (vae !) minis turbinibusque globo
 Cominus imbriferi densentur in agmina nimbi ;
 Jam summa, defluentibus fontibus in barathrum,
 45 Saxa vaporoso (vae !) caligantur amictu.
 Tumultus inde redditur terribili strepitu,
 Cui reboans iterum majora per aethera longus
 Commiscet ignibus fragor murmura fulmineis,
 Montosique ruunt apices ; vertentur et ipsi
 50 Astralis antri cardines, ad reseranda cito
 Immensi late stellantia caerula caeli,
 Stridore claustrorum gravi. Pulchra micante nimis
 Argento superum per templa jugatus et auro
 Coruscat hinc volubilis fulgor uterque poli,
 55 Iride cum velata humeros, equitataque ventos
 Labantur augustis focus undique caelicolum
 Numina. Tenta tonant jam tympana ; tigrides, una
 Phoenixe cum multa, vagis molliter apta rotis
 Volvunt praecipiti gyro sua membra (tot intus

- 60 Propinqua divabus scatent nubila, cannabia
Quot celeri mulier percurrit pectine fila.)
Repente, percussus metu pectus, ut attonito
Immitis rigidos mihi cum tremor occupet artus,
Somno crebris lucem replens questibus excutior.
- 65 Rustica sed tantum reperitur culcita mane,
Cervical aut sudoribus roscidulum. Roseae
Quomodo labuntur ventosa per aëra nubes !
Sic ipsa vitae, jam scio, gaudia praetereunt.
Ad solem rapidis orientem defluat undis
- 70 Amnis : decem Rerum, ut reor, millia non aliter
Diffugiunt. Valeas, abeo. Sed quaeris, amice,
Quando domum tum denuo sim rediturus ego.
Gramin candidulus depascat sinite cervus
Clivumque tondat herbidum. Me modo abhinc rapio :
- 75 Ad montem celebrem laxatis liber habenis
Curram. Anne demissis, miser, visibus ante procos
Ipse potestatem venerabor, et aurea sceptrum,
Frontem colorans simplicem, sive tegens animum ?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 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 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壑路不定， 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 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 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 邱峦崩摧，
洞天石扇， 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 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 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 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 恍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 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 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III.

In Theonis senis obitu, cellarii egregii

Vmbras Pallentesque, senex o callide, Fontes
Isti. Sed usque ad inferos
Forsan adhuc Veteris ministras pocula Veris.
Nocturna nullo sidere
Vnquam, nec redeunte nitent Fastigia luce :
Num quem iuvabis nam mero ?

III.

*Ad lunam, sola sub nocte potatio
Multo sub nemoris flore, sodalibus
Absque, at non madido, clara, sine urceo
Plenum rite propinans
Solus, luna, tibi scyphum,*

5 *Te, lentamque hilari voce simul vocem,
Prae nostris tremula quae sub imagine
Se fert artubus, umbram,
Mecum ut participes cadi*

10 *Sitis. Nocte micans, ad calices rude
Salve, stelligerum quod remeas polum
Sidus ; tuque, fidelis
Quae jam munere fungeris*

15 *Huic dudum socii, sedula, corpori
Compar, o species ! En nova nectimus,
Hac nos inter in hora,
Dulcis vincula foederis.*

20 *Ambobus comites auspicibus mihi
Quinam sunt propius, quive opus hospites ?
Potanti satis umbra,
Necnon luna superque erit :*

*Blandum non alio more sibi paret
Vnquam symposium quisquis iners, neque
Circumstantibus ullis ;*

Seclusas otii terit

25 *Aetates, residis vere silentia*
Secum semper agens vespers, ebriae
Dum serus vacat urnae.
Donec mutua gratiae

30 *Curent officii munia, conscia*
Quodamst ipsa sui mens hominis modo :
Cum delira canamus,
Jam tum sidereo levis

35 *Exsultare choro, tum titubantibus*
Tardus vestigiis ille mihi globus
Vix reptare videtur ;
Cum saltemus, et haec, sequax

40 *Confestim gracili jam pede saltitans*
Nobiscum effigies, in numerum celer
Ludit, nostraque pone
Fidis membra movet modis.

Nostrum ast quisque, parum cum memores sui
Vesana premimur denique crapula,
Pacti devius errat
Dispari placiti vice.

45 *Vos autem faciles, vel sine pectore*
Palanti usque latus cingite complices
Concordi mihi gressu :

Laeti, sic alias pio

Longe, nec dubium, celsa sub omine

50

Caelestis pariter Fluminis ad vada

Omnes conveniemus,

Licto terrigenis solo.

花间一壶酒，

A pot of wine, under the flowering trees;

独酌无相亲。

I drink alone, for no friend is near

举杯邀明月，

raising my cup I beckon the bright moon,

对影成三人。

for her, together with my shadow, will make three people

月既不解饮，

the moon, alas, is no drinker of wine;

影徒随我身。

listless, my shadow creeps about at my side

暂伴月将影，

yet with the moon as a friend and the shadow as a slave

行乐须及春。

I must make merry before the spring has ended

我歌月徘徊，

to the songs that I sing, the moon flickers her beams;

我舞影零乱。

with the dance I weave my shadow tangles and breaks

醒时同交欢，

while we were sober, three shared the fun;

醉后各分散。

now, we are drunk, each goes their own way

永结无情游，

may we long share our eternal friendship,

相期邈云汉。

and, meet together again in paradise.

*Fannio Chunio, Pierio Gentio, Congio Chophuo poetis
rursus ad montes redeuntibus*

«Tigridas ille nequit deprendere, sive leones
Retia qui lepori modo tendit, »
Caeruleis pleno delapsus nubibus ore
Prae latebras ita praeco canebat.
5 O magne ingenio, Fanni, vir, sancte magister,
Et facili, probe Pierie, aevi
Integritate potis, praeclare at tu quoque, Congi,
Tot bene muneribus cumulate,
Devoti nebulis, cultores aëris omnes,
10 Montanae super ardua pinus
Culmina mens frugi, cordataque robore virtus,
Si gracilis prope, tollitur isto :
Vna tribus lodix sat erat, dum caute grabatum
Sternitur accubitis spatiosa,
15 Hiberni fracta glacie qui flumina rivi
Frigida saepius ore sumebant ;
Sic pedibus senis, de consuetudine, binum
Sufficiebat item crepidarum
Par, cum, ceu vario palantia nubila caelo,
20 Quo libet, errabatis inanes.
Mox autem nemorum, mandante antistite, lustra
Deseruistis, et hospita saxa,
Sibila tollentes, tenui per acumina ferri
Constricta, pie coetus, abolla,
25 Saltibus hesterna cui jam per somnia vastis
Nocte redire jugoque videtur.
Otia harundifera lunae sub sidera cordi

- 30 Valle, virenteque ludere clivo ;
Atque Eoa Lycone vale, salveque bibentes
Nuper ad ostia triste vicissim
Extrema cellis deprompta cernimur urna
Hinc discessuri, positaque.
At, quamquam gelido terrarum senta teguntur
35 Vellere, et aspera, fitque caduca
Lubrica canitie, dum ningit, equoque labante
Semita vepribus abditur altis,
Vester fumifici redolens ut caespitis herba
Sit tamen ipse mihi memoratus,
40 Quae neque vere suis ubicumque vaporibus aurae
Aestifero neque tempore parcit.

七碗诗 卢仝

一碗喉吻潤，
二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
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發輕汗，
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靈，
七碗吃不得也，
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LOTINII (Lu Tung)

Ex caldo theae quae uocitatur potu in homine gradatim effecta

hic per ordinem digeruntur

primo rigantur ora poclo, uel gula,
dehinc secundo solitas resoluitur.
subit profunda tertium praecordia
latentiumque mille rimandis sagax
notarum opertis in putri fouet sinu.
sudorem amaris haustibus leuem ciet,
tandem misello de mea uita mihi
cutem per ipsam quidquid eluens mali,
quartum : resumpto namque quintum uasculo,
carens ab omni labe reddor, et nitens.
adducit usque nos ad immortalium
fines, beatos atque sexta potio
facit perennis esse consortes poli.
tum labra uero septimus petit calix.
at inde egomet ipse non bibam amplius :
adflante lenis en tumescunt halitu
aurae fauentis, blandulo cum frigore,
late fluentes chiridotae, sentio,
manicae. sed, oro, jam mihi nunc dicite
ubi locorum nam, remotus omnibus,
ferunt Eoo quem salo circumdatum,
uirente *Peng Lai* nubifer sit insula.
itaque uolucris sinit illac ut uehar
flabro, sereno qua gausus tempore
uiuax in aeuum uere defruar deum.

*With the first bowl my mouth and throat are moistening.
Then, with the second shatters the walls of my lonely sadness.
The third searches the dry rivulets of my soul to find the stories of five
thousand scrolls.
With the fourth the pain of life's grievances evaporates through my pores.
The fifth relaxes my muscles and bones become light.
With the sixth I find the path that leads to the immortal ancestors.
Oh the seventh cup! Better not take it! If I had it the only feeling
Is the fresh wind blowing through my wings,
As I make my way to Penglai.*

*The first bowl moistens my lips and throat;
The second bowl breaks my loneliness;
The third bowl searches my barren entrails but to find
Therein some five thousand scrolls;
The fourth bowl raises a slight perspiration
And all life's inequities pass out through my pores;
The fifth bowl purifies my flesh and bones;
The sixth bowl calls me to the immortals.
The seventh bowl could not be drunk,
only the breath of the cool wind raises in my sleeves.
Where is Penglai Island, Yuchuanzi wishes to ride on this sweet breeze and go back.*

(Steven R. Jones 2008 ;

cf. <http://teaarts.blogspot.it/2011/02/lu-tongs-seven-bowls-of-tea-lutong-tang.html>)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大事记（学年 2014-2015）

“拉丁语与汉学传播”讲座在我校成功举办

（日期：2014-06-26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6月9日7点到9点，“拉丁语与汉学传播”讲座在我校逸夫楼213教室举办。

本次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博士工作委员会承办。我们有幸请来了北外拉丁语西方古典文学教授麦克雷（Michele Ferrero）老师，他为大家讲述了拉丁语与汉学传播的历史过程。

几百年来在欧洲大陆上广泛流传的有关中国资料文献大多是由拉丁语记载。1550至1780年，拉丁语记载的有关中国的文献数量达到了顶峰。麦老师为大家展示了相关的图片，并例举了种种充满风趣的事例，使得在场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讲座结束后是提问环节。在仔细听完讲解后，大家纷纷举手向麦老师提出相关问题。通过与麦老师的互动，在场听众加深了对拉丁语与汉学传播历史的认识。

本讲座的举办，不仅仅丰富了广大听众的知识，还提供了师生交流互动的平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第四届拉丁语暑期课程

(日期: 2014-07-01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2014年6月23日至7月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Latinitas Sinica)举办第四届拉丁语暑期课程。本年度注册学员数为250余人,来自中国大陆的诸多省市以及欧美部分地区。

本年度任课教师包括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杜大伟(Quentin Dauthier)教授、意大利罗马慈幼会大学萨约维奇(Miran Sajovic)教授、美国圣本笃军事学校卫欣齐(Anthony Wesolowski)教授、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成员罗莹博士及张明明博士。

本年度课程设有2个初级班、1个中级班,教学内容主要集中于拉丁文法,同时介绍古罗马和中世纪文化,拉丁历史、诗歌、谚语、文章选读以及拉丁文在当今世界的应用。

按照惯例,本次课程期间,主办方组织学员参观了北京栅栏墓地的拉丁文碑铭。此处完好地保存有17、18世纪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的60余座陵墓,其中著名者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郎世宁和刘松龄等。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服务社会的举措之一,本课程坚持免费对公众开放。其主旨在于希望通过拉丁语这一津梁,促使中国大众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语言与文化,并可以此为参照,更为深入地反思中国语言与文化。

汉学中心师生参加暑期拉丁语和古典文化课程

(日期: 2014-07-21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罗马慈幼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的 4 名学生 (薛维华, 刘美华, 潘铮铮, 闫佳男) 以及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 目前正在罗马参加由北外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和罗马慈幼大学一同创办的暑期拉丁语和古典文化课程。

7 月 14 日, 慈幼大学校长卡罗·纳尼教授(Carlo Nanni)和国际拉丁学会秘书长罗伯特·斯巴塔洛教授(Roberto Spataro)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暑期拉丁语和古典文化课程将持续 4 周, 课程包括拉丁语, 西方经典历史, 艺术, 基督教的历史和语言学。

总共有 14 名中国学生参加第一届课程, 他们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大学, 社会科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新华社。

本年度任课教师包括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杜大伟(Quentin Dauthier)教授、意大利罗马慈幼会大学萨约维奇(Miran Sajovic)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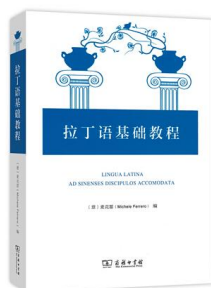
慈幼大学的老师也为学生准备了主题讲座, 分享他们研究领域的学术经验。

本次课程还会参观罗马古迹以及意大利的著名城市(阿西西, 佛罗伦萨等)。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为海外汉学中心的 4 名学生提供了奖学金的支持。

麦克雷编《拉丁语基础教程》出版

(日期: 2014-10-13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日前,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麦克雷教授新编《拉丁语基础教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一部英汉双语的拉丁语初级教材,以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介绍拉丁语基础语法,并辅以拉丁语原文作为阅读材料,涉及历史、文化及宗教等内容,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本书根据麦克雷教授多年教学经验编成,充分结合了中国读者的需求与特点:对“语法篇”的讲解进行了简化;“轻松读拉丁语”的例句均选自延续多个世纪的拉丁传统;“练习”可供学生进行自测;“拉丁语哲言和传统”的句子均是有着悠久历史、在西方众所周知的名句,是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的好帮手;“原典阅读”包含拉丁语寓言故事、宗教典籍及罗马文学选读,可为学生深入了解西方历史、哲学和宗教打开一扇大门。书后配有4个附录:“附录一”为每课书中出现的“练习”、“拉丁语哲言和传统”以及“原典阅读”的英、汉译文;“附录二”汇集了古代拉丁语名篇,并在其后附有英、汉译文,方便阅读理解;“附录三”包含拉、英、汉三语的基督徒传统中的最著名的祈祷文;“附录四”是拉、英、汉三语词汇表。

拉丁语存活于西方文化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拉丁语教材中较有特色的一种,本书可为中国学生深入了解丰富的西方文化遗产铺一条路。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杜大伟(David Quentin Dauthier)教授、斯帕塔罗(Roberto Spataro)教授、萨米兰(Miran Sajovic)教授、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等同事以及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成员张明明博士和罗莹博士的帮助。

拉丁中心麦克雷教授、罗莹博士在墨西哥讨论拉丁语

(日期: 2014-11-03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拉丁语学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的根,而且在于加深中国历史知识。”这是在墨西哥举行的研讨会上得出的关于拉丁语的结论。

2014年10月8日到10日,拉丁语言文化中心麦克雷教授和罗莹博士在墨西哥城参加了“文明的对话:中国墨西哥国际研究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举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推动、支持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全程分19场,内容涉及语言、诗歌、社会问题、经济、国际关系、艺术、法律等。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的发言以“拉丁语在中国”为题,他向墨西哥学者介绍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拉丁语资料,特别提及,从1500年到1700年大部分关于中国的文本系以拉丁语撰写,其中很多手稿尚未得到翻译和研究,这些资料对于历史和语言研究特别重要。

来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萨拉斯教授(Omar Alvarez Salas)的发言以“西班牙语的精华之古典语言”为题,用来自印欧语系的例子强调:西班牙语语言的根源来自拉丁语言和文化,因此,学习拉丁语对了解西班牙语很重要。西班牙语属于墨西哥现代历史,拉丁语则属于西班牙语历史。

拉丁中心成员罗莹博士的发言也围绕拉丁语资料:“十七世纪来华传教士笔下的儒家思想”。她比较不同的拉丁翻译,声称,一些汉学家的儒家翻译受到其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些翻译改变了原文本本义以适应译者的理论。

该分场会议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国际研讨会主席巴尔加斯(Aurelia Vargas)教授主持。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和上海意大利总领事馆举办拼音会议

(日期: 2014-11-03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麦克雷教授与意大利驻沪总领事裴思泛

“字母与技术：东西方日常交汇的平台”圆桌会议 2014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市徐汇区顺利举行。此活动同时也是意大利自 7 月 1 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及意大利语言周期间的活动之一。意大利驻沪总领事裴思泛为会议开幕致辞，并邀请多位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中欧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和上海科学院的知名学者。

总领事回顾了利玛窦与徐光启于 17 世纪初在拉丁语和汉语音译方面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关系所做的贡献，乃至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现代手机使用的就是拉丁语的键盘，以便能更快地输入中文“汉字”。

来自意大利的麦克雷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汉语罗马化音译简史”介绍了两位意大利人，Michele Ruggeri (罗明坚 1543-1607)和 Matteo Ricci(利玛窦 1552-1610)，是如何首先开启拉丁语与汉语的音译的，以及后来的 Lazzaro Cattaneo (郭居静)和 Angelo Zottoli (晁德莅,18 世纪后期)。

华为集团总监李黎黎先生强调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同样也是商务活动中成功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华为总是依赖于公司的国际化道路以及科研工作（意大利是华为在欧洲进行投资的第二个国家，而且他们在米兰有一个致力于微波技术的科研中心）。

其他重要的演讲还包括魏明德教授（法国，复旦大学）的“汉语书写和罗马化音译：耶稣会汉语学家的贡献”，杜大伟教授（美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拉丁字母的演化：从古埃及语，腓尼基语，希腊语和埃特鲁斯基语”，朱晓红教授（中国，复旦大学）的“东西方的翻译和音译：宗教术语示例”，白思凡教授（意大利，华东政法大学）的“跨世纪的《Vox Latina》：关于拉丁语发音的简要历史分析”，晏可佳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徐光启：第一个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赫梯语讲座

（日期：2014-11-03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本系列讲座第一讲“赫梯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国内赫梯语专家李政教授。李政教授为东北师范大学与德国鲁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供职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课程有：赫梯语语法、赫梯语初高级文献阅读、赫梯条约与书信、赫梯法典与训文、赫梯历史文化和祷文等，研究领域包括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史、哈梯语与象形文字鲁维语、吕西亚语等。在两个小时内，李政教授结合大量实例，介绍了赫梯语的历史、语法、文字及现代研究状况，希望以此启发听众关注赫梯语等古代语言，并结合各自所学语言进行比照与思考。

在本系列讲座开讲伊始，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感谢了首讲主讲人李政教授以及北外图书馆对本系列讲座的大力支持。波兰赫梯语专家、李政教授的业师罗兹科瓦斯卡（Hannah Roszkowaska）教授、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成员张明明博士以及本校 40 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本学年“古代语言”系列讲座设有“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拉丁语”、“梵语”、“古斯拉夫语”诸讲。欢迎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可关注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网站通知、海报及麦克雷教授微博。

(日期: 2014-11-13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汉学中心师生参观利玛窦等传教士墓地及早期汉学家的天主教堂

2014年11月7日,中国海外汉学中心的同学们和拉丁语班上的一些研究生及本科生在中心外籍专家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的带领下参观了位于北京党校内的利玛窦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汉学中心的同学还参观了三个与汉学历史有关的天主教教堂——北京北堂、北京南堂和北京西堂。

11月7日,恰好是立冬时节,北京已有了冬天的气息,但是同学们的热情却融化了空气中的寒意。早上8点半,40多位汉学中心和拉丁语班的同学们就已经集合完毕,在麦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前往利玛窦等明清传教士们安息的墓地参观。

墓地现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内,名为“栅栏墓地”。据史料记载,当时为了建造仁恩寺,杨姓太监共花费了四万只金条,但仍然没能阻止官府没收这块土地。没收后的栅栏别墅被称作“栅栏官地”。自明神宗特别降旨将栅栏官地赐予利玛窦作为墓地后,栅栏官地改名“栅栏墓地”。除了著名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外,还有60余名其他传教士的墓碑坐落在此处。

“栅栏墓地”专家沈昌瑞老师热情详尽地介绍了墓地的历史和现状。麦老师还为大家讲解了墓碑上的符号以及碑上拉丁文的含义。

随后,麦老师又带领汉学中心的同学们参观了三个与早期汉学家有关的天主教堂——北京北堂、北京南堂和北京西堂。

北堂是北京最大的教堂，位于西安门内的西什库，坐北朝南，本名救世主堂，最初由法国传教士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北堂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建筑，整体呈现出哥特式风格。教堂里坐落着耶稣和圣母的雕像，墙壁上悬挂着栩栩如生的宗教绘画，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看到阳光透过五彩缤纷的玻璃窗时折射出的美丽光辉。教堂志愿者还向同学们展示了许多来北堂参观的国内外天主教会人员。

南堂则位于宣武门内，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为神宗皇帝批给来华耶稣会士的住地，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来京后也在此地居住。清顺治七年（1650 年），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其建成一座 20 米高的巴洛克式大教堂。如今，南堂门外就有利玛窦和汤若望的铜像。南堂命途多舛，曾遭地震、火灾破坏，后又遭义和团破坏，经过了多次修葺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西堂在西直门内大街。由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 年）。这位神父于康熙年间来华，曾受命在朝内教授皇子西学，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雍正皇帝的雍亲王，所以他受优待能在京置地建堂。西堂于 1912 年重修。每到一处教堂，麦老师都会向同学们耐心讲解该教堂的历史，教堂中布局及摆设的含义，并解释教堂中刊刻的拉丁文意义。

一天的参观让同学们受益匪浅。他们不仅了解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西交流中作出的贡献；而且通过参观三所天主教堂，对基督教文化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和体验。

（李先慧）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印欧语系讲座

(日期: 2014-11-18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本系列讲座第二讲“印欧语系:向东与向西的迁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e of Philological Research, UNAM, Mexico)研究员奥马尔·阿尔瓦雷斯(Omar Álvarez)教授,翻译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语系研究生褚立东同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以及 40 余位师生和外国专家参加了本次讲座。

阿尔瓦雷斯教授特别强调语言的迁移:针对亚欧各种不同的语言,学者们发现,欧洲人最古老的语言中的四种(拉丁语、希腊语、梵语和波斯语)之间有着相似之处。19 世纪时,学者们通常将该语系称为“印度-日耳曼语系”,亦称“雅利安语系”。此后人们逐渐发现欧洲大多数语言都与此有关,该语系名称也即转变为“印欧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梵语和立陶宛语及拉脱维亚语的古口语方言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这些语言共同的假想祖先被称作“原始印欧语”。关于

该语系的起始地（Urheimat），今日的学者主倡两种说法：一是黑海和里海北方的草原，一是安那托利亚。

本学年“古代语言”系列讲座设有“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哥特语”“拉丁语”、“梵语”、“古斯拉夫语”诸讲。欢迎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可关注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网站通知、海报及麦克雷教授微博。

“拉丁歌在中国” 第三届拉丁歌会

（日期：2014-11-26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2014 年 11 月 23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Latinitas Sinica）组织举办了“拉丁歌在中国（Cantores Sinenses）——第三届拉丁歌会”，吸引了大量中外拉丁语爱好者。

中国人民大学拉丁语专家雷立柏教授和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语专家杜大伟教授为本次歌会致开幕辞。

得益于拉丁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的精心筹备以及演出者的热情与才华，本次歌会为公众奉献了丰富而精彩的节目。节目包括：北京南堂国际合唱团 (Ave verum corpus, Panis Angelicus, Anima Christi); 北外欧院合唱团 (Est Europa nunc unita, Gaudeamus, Ubi Caritas); 北京文艺复兴小型合唱组 (Salve Regina, O Quam gloriosum); 北外学生 Giulia 朱羚 (Magnificat);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Beatrice 蔡洁 (Adeste Fideles), 九门复音 (Stella Splendens in monte, O beatum et sacrosanctum diem, In Dulci Jubilo, Noe, noe, psallite);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圣乐班 (Agnus Dei, Regina Caeli, Dona Nobis Pacem)。在每一首歌之后，拉丁语班的同学带了一些“拉丁字”游戏，所有观众均可参加和得到奖品。

歌会最后，麦克雷教授致辞，对所有参加者的精彩表演以及参与本次歌会组织工作的各位朋友表达了谢意，与大家相约来年第四届拉丁歌会再度欢聚。

不少外国老师也观摩了本次歌会，包括北京大学拉丁语老师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教授及北外的八位外国专家。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圣书体”讲座

(日期：2014-12-02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本系列讲座第三讲“圣书体”（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拉丁语言文化中心顾问杜大伟（Quentin David Dauthier）先生。

杜大伟教授的讲座运用了 ppt 和短片等多样的形式，特别介绍了罗塞塔石碑——一块制作于公元前 196 年的花岗闪长岩石碑，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y V）的诏书。由于该石碑刻有同一段内容的三种语言版本，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个版本，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的意义与结构，这一发现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杜教授指出：在许多尝试解读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中，19 世纪初的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

第一个证明碑文中曾多次提及“托勒密”这一人名的发音；而法国学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则第一个理解到，一直被认为是用形表义的埃及象形文，原来也是具有表音作用的，这一重大发现此后成为解读所有埃及象形文的关键线索。

本学年“古代语言”系列讲座设有“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哥特语”“拉丁语”、“梵语”、“古斯拉夫语”诸讲。欢迎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可关注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网站通知、海报及麦克雷教授微博。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古希腊语”讲座

(日期: 2014-12-15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本系列讲座第四讲“古希腊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李致远博士。

李老师特别提及古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的关系。他以两个有代表性的句子“勿过度”(梭伦)和“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为例,阐说了古希腊语同价值观念的关系;继而简单说明了希腊语的发展过程:古希腊语、中古希腊语、希腊语的历史断层、现代希腊语;最后通过三个题目(古典语文学、语文学与哲学、哲学与解释学),介绍了古典语文学。北外 40 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学年“古代语言”系列讲座设有“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哥特语”“拉丁语”、“梵语”、“古斯拉夫语”诸讲。欢迎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可关注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网站通知、海报及麦克雷教授微博。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古希伯来语”讲座

(日期：2015-03-18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5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本系列讲座第五讲“古希伯来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语言教师、拉丁语言文化中心顾问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

本次讲座分为三部分。首先，雷立柏教授比较了希伯来语的字体和其他地中海古代字体的形式。其次，雷教授就中国学生学习古希伯来语的必要性给出了十个论点：1、学习古希伯来语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古犹太文化，研究该文化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参照；2、可研究古代文字及 ABC 字母的来源；3、学习古希伯来语是走向闪族语言及其他语言的大门；4、古希伯来语最重要的文献集是《旧约》，即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重视的文献，而深入了解这些宗教传统必须先读懂其经典（《旧约》）的原文；5、可帮助我们

了解现代西方人使用的很多人名；6、在西方大学里有一个学科称“解经学”或“圣经解释学”。这个学科很发达，有很多学术专著和专家，而在中国也应该可以发展这种学科，但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学者有能力面对《圣经》原文，即古希伯来语；7、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分析《旧约》中的文献、诗歌、叙事、格言等。《旧约》文献和中国古代文献可以开始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比较文学对话，但如果想深入进行这方面的比较，应该看懂古代文献的原文；8、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的一神论传统深深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比如一神论有一种特殊的宇宙论（创造说）以及特殊的历史观（直线性的历史观）；9、从法学和伦理学的角度研究，犹太人的文献非常重要，他们很重视法律，摩西十诫成了基督宗教的基本道德框架；10、从中国历史本身来看，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应该研究古希伯来语，因为从唐朝以来中国已经有犹太人居住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尤其著名者是开封的犹太区）。再次，雷教授回答了听众的问题。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和 50 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学年“古代语言”系列讲座设有“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哥特语”、“拉丁语”等。欢迎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可关注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网站通知、海报及麦克雷教授微博。

“古代语言”系列讲座第六讲：“哥特语”

(日期：2015-03-31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5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本系列讲座第六讲“哥特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商务印书馆编辑赵飞先生。目前国内通晓哥特语者似乎不多，本次讲座对国人而言是很难得的机会，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和 50 多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赵飞博士特别强调如下题目：1. 哥特语是一种由哥德人所使用的、从属于已灭亡的日耳曼语族语言，对现代德语有明显的影响；2. 哥特语是印欧语系的语言之一，可通过许多例子与英语、德语、拉丁语比较；3. 目前只可找到少数留存下来的哥特语文件；4. 有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乌尔菲拉。他是哥特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也是哥特语《圣经》的译者、哥特字母的创造者。

本学年“古代语言”系列讲座设有“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哥特语”“拉丁语”、等。欢迎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可关注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网站通知、海报及麦克雷教授微博。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拉丁语”讲座

（日期：2015-04-17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5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本系列讲座第七讲“拉丁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50 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麦教授首先讨论了如下题目：虽然今天没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拉丁语，但这种语言只属于过去吗？

毫无疑问，拉丁语属于历史：自公元前 753 年罗马建立至 17 世纪末期，拉丁语一直是常用语言（例如依撒格·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于 1687 年用拉丁语写就的）。拉丁语言和文化是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支柱和基石。

此外，世界上五种重要语言由拉丁语演变而来：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英语单词也有 65% 来自拉丁语。所以，要从西方语言的形成过程理解拉丁语的重要性，而在学习拉丁语的过程中我们会涉及到这些语言的历史。

如今，拉丁语并非某一国的语言，但很多国家都会用到它。麦老师用很多例子说明拉丁语并非会话语言，但常被用到：从大学校训到机构座右铭，从电影到

漫画，整个世界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拉丁语。它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现今依然活跃在法律、科学、医药、哲学、宗教学、历史、文学领域。在西方社会，懂得拉丁语也被认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

最后，麦老师提到古典学者玛丽·比尔德的一句话：“为什么学习拉丁语？因为很多著作是用拉丁文写就的！”

本学年“古代语言”系列讲座设有“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哥特语”“拉丁语”等。欢迎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可关注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网站通知、海报及麦克雷教授微博。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凯尔特语”讲座

(日期: 2015-04-28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从事外国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讲授世界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在从事语言的实用型教学之外,有系统地引导广大师生关注古代语言,不仅可加深其对现代语言的了解,也可推动其对所研习的文明体系的认知。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国内外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合作,特于 2014-2015 学年举办“古代语言”系列讲座。

20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本系列讲座第八讲“凯尔特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开讲,主讲人为来自爱尔兰的 Tommy Murphy 教授,爱尔兰驻华大使夫人康美薇(Rosemary Kavanagh)女士和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教授出席,50 多位师生听取了讲座。北外高级翻译学院研究生王雨馨同学担任翻译。

Murphy 教授首先解释了凯尔特人曾居住的领土,进而说明了爱尔兰历史、基督教在语言上的表现。他举出凯尔特语言、文化的例子,特别提到早期中世纪的手稿,并提及最早识别 Hiberno 拉丁语作家之一科伦巴努(爱尔兰: Columbán, 543 - 615)。

本学年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古代语言”系列讲座共举办了八讲:“赫梯语”、“印欧语系”、“圣书体”、“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哥特语”,“拉丁语”、“凯尔特语”。很多本校师生和语言爱好者前来参加。主办单位希望该活动可对我国的语言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麦克雷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讲座

(日期：2015-04-29 来源：海外汉学中心)



2015年4月28日上午9:30--11:30,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600室做了题为“拉丁语与汉学传播”的学术报告。

麦克雷教授指出,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广泛流传的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大多是由拉丁语记载。1550至1780年,这类拉丁文献的数量达到顶峰。麦教授以拉丁语典籍中“中国”一词的演变为线索,梳理了西方世界从古罗马直到18世纪间与涉及中国的重要拉丁文献。

麦克雷教授认为,在古罗马,人们将中国同丝绸联系在一起,用 *Seres* 一词代指中国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世纪时,人们称中国为“*Tartars*”或“*Cathy*”。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与中国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有关中国的拉丁文献数量在这一阶段不断增长,内容形式也更加多样,出现了拉丁语的中国区域地图、拉丁语汉语词典等。甚至中国儒家经典也开始被译成拉丁语在欧洲传播。17世纪后,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进一步推动,大量涉及中国风土人情、典籍制度、汉语教学、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拉丁语书籍在西方世界出版。

最后,麦克雷教授鼓励在场的听众尝试依据自身专业从不同角度思考以上拉丁语文献,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做出努力。接着,同学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麦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本次讲座涉及海外汉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中的诸多问题,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切入视角与详实的文献资料。在两小时的演讲中,麦

克雷教授展示了大量拉丁语书籍与手稿的图片，其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流利的汉语表达更获得了在场师生的一致钦佩。讲座结束后，麦教授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赠送了自己的著作 *Spiritual Sinology*。

（邓默晗）

<http://www.sinologybeijing.net/cn/detail/13699>

麦克雷教授,汉学中心参与制作的纪录片《纽带》正在央视九 频道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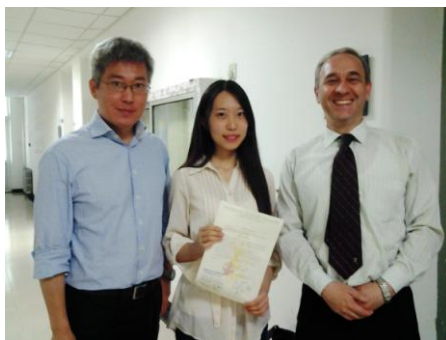
(日期: 2015-05-19 来源: 海外汉学中心)



由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协助组织的大型文化学术记录片《纽带》正在央视九台播出,该片是首次全面梳理了海外汉学的历史,介绍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张西平教授为该片的历史顾问和脚本撰写者,汉学研究中心顾钧教授,杨慧玲副教授,罗莹助理员分别参与了节目的制作。。这是我校学术机构首次与央视记录频道的重要合作,记录片的播出,扩大和提升我校学术影响力,目前该片正在热播之中,每晚八点央视九频道,欢迎我校师生观看。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众华获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奖学金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文铮，硕士研究生王众华

为了提高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教育水平，推动西方古典语言（尤其是拉丁语）教学以及欧洲语言历史相关研究，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所属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罗马慈幼会大学古典语言学院（Institutum Altioris Latinitatis）合作，设立“2015-2016 年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奖学金”，计划为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1 名学生提供前往罗马慈幼会大学古典语言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总额 1 万欧元的奖学金资助。

在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赵刚教授领导下，收到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文铮教授推荐，经选拔，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意大利语专业、2014 级硕士研究生王众华获得该项奖学金。据悉，王众华将于 2015 年 9 月前往罗马慈幼会大学进行拉丁语言文学、罗马文明史、古典与基督教艺术史等课程的系统学习，此次留学期限为 10 个月。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举办欧盟使馆开放日音乐表演

2015 年 6 月 12 日是欧盟驻华代表团使馆开放日，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在欧盟驻北京代表处组织了一场欧盟盟歌表演。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老师带领北京外国语大学古典音乐协会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艺术研究院王狄老师的指导下以及华崑泽同学的协助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古典音乐协会在欧盟驻华代表团的花园为大家带来演奏了《欢乐颂》、《茉莉花》和《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三首曲目。

1985 年，欧盟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采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著名乐章作为欧盟的正式盟歌。盟歌的拉丁语歌词由维也纳的彼得·罗伦教授创作，并于 2010 年提交给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

欧盟现有 28 个成员国。中国与欧盟 1975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15 年中欧建交 40 周年。

欧盟驻华大使史伟亦莅临表演现场，并对北外学生表示感谢，其后欣然与同学们一起合影留念。

演出之前，到场同学们首先聆听了关于伊拉斯谟奖学金(Erasmus Mundus)、欧盟经济、申根签证、欧盟体制内容的讲座，演讲嘉宾同青年学生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

音乐会结束后，与会者们在欧盟驻华代表处的后花园分享了烤肉大餐——正所谓“了解欧洲，从美食开始！”

(张放、邵新盈编辑)

